

木兰奇女传

作者：清·不题撰人

目录

木兰奇女传序

忠孝勇烈奇女传序

贞德公主忠孝勇烈传序

忠孝勇烈奇女传辞

- 第一回 朱若虚孝弟全天性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
- 第二回 窦忠怒击虎头牌 朱盈梦会痘神女
- 第三回 入龙宫凡夫行雨 酬茶恩义士封尸
- 第四回 授天书蛟精返窟 谒越王女侠盗令
- 第五回 弹宝铗红绢说奇人 画三策李靖献良马
- 第六回 评花卉盈川师李靖 观书法若虚荐尉迟
- 第七回 魏征挥金逢杰士 若虚解梦识天机
- 第八回 木兰山天禄三祈嗣 大雾顶丧吾初聆法
- 第九回 观音寺丧吾说法 白莲池九贤赋诗
- 第十回 朱若虚遗言嘱子媳 尉迟恭奉旨造西寺
- 第十一回 天禄贫受千户职 木兰剑劈白狐精
- 第十二回 香元参禅难丧吾 太宗降诏讨突厥
- 第十三回 怜亲病孝女从征 听波声木兰赋诗
- 第十四回 占营运李靖识奇人 钱军仪青莲谈敌国
- 第十五回 黑水渡焦周回上国 五台山靖松赠明驼
- 第十六回 界牌关额保告急 五狼关颡和被擒
- 第十七回 老颡和再抢五狼 小木兰三败番兵
- 第十八回 木萁三败诱唐兵 木兰黑夜袭界牌
- 第十九回 宛邱城唐将献捷 石子铺宝林被擒
- 第二十回 金牛关康和换将 五狼镇木兰装神
- 第二十一回 金沙谷木萁自刎 康和阿仍复帅印
- 第二十二回 康和下令敕番兵 尉迟冒雪取金牛
- 第二十三回 太宗降诏责尉迟 突厥出榜募贤士
- 第二十四回 真孝女遭厄刎颈 铁道人遗书诛妖
- 第二十五回 突厥称臣降中国 木兰举酒论奇门
- 第二十六回 靖松封书谢故人 太宗赐爵酬将士
- 第二十七回 天禄焚香祝神明 丧吾悬书试门人

第二十八回 木兰险遭花棍厄 太宗敕赐功臣宴
第二十九回 伍登省亲走湖广 太宗慕贤赐诏书
第三十回 木兰初上陈情表 丧吾吟偈回西天
第三十一回 木兰二上陈情表 太宗屈杀伍娘子
第三十二回 木兰三上陈情表 太宗建庙旌贤良
忠孝勇烈奇女传跋

序

尝思人道之大，莫大于伦常；学问之精，莫精于性命。自有书籍以来，所
载传人不少，求其交尽乎伦常者鲜矣，求其交尽乎性命者益鲜矣。盖伦常之地
，或尽孝而不必兼忠，或尽忠而不必兼孝，或尽忠孝而安常处顺，不必兼勇烈
。遭际未极其变，即伦常未尽其难也。性命之理，有不悟性根者，有不知命蒂
者，有修性命而旁歧杂出者，有修性命而后先倒置者。涵养未得其中，即性命
未尽其奥也。乃木兰一女子耳，担荷伦常，研求性命，而独无所不尽也哉。

予幼读《木兰诗》，观其代父从军，可谓孝矣；立功绝塞，可谓忠矣。后
阅唐书，言木兰，唐女，西陵人。娴弓马，谙韬略，转战沙漠，累大功十二
，何其勇也。封武昭将军，凯旋还里。当时筮者，谓致乱必由武姓。谗臣嫁祸
武昭，诏征至京。木兰具表陈情，掣剑刎胸出心，示使者而死。死后，位证雷
部忠孝大神，何其烈也。去冬阅木兰奇女传，复知其幼而领悟者性命也，长而
行持者性命也。且通部议论极精微，极显豁，又无非性命之妙谛也。尽人所当
尽，亦尽人所难尽。惟其无所不尽，则亦无所不奇。而人奇，行奇，事奇，文
奇，读者莫不惊奇叫绝也。此书相传为奎斗马祖所演，卷首有武圣帝序。今序
已失，同人集费付梓。书成，爰叙其缘起如此。

光

绪四年六月上浣 修庆氏谨撰

忠孝勇烈奇女传序

尝闻天地无不泄之精华，古今无不传之妙蕴，帝王无不垂之经济，圣贤无
不著之斯文，忠肝义胆，无不建之大勋猷，烈节英风，无不播之名誉。论其性
，则性刚健。论其情，则情慨恻。论其心，则心慈和。论其志，则志果决。处
焉，正身心，励诚明，为道义门树千百年仪型之标；出焉，本盛德，为大业
，于身世间创亿万岁奇绝之功。可以为孝子，可以为忠臣，可以质天地，可以
泣鬼神。上可与日月星辰同其光华；中可与雷雨风云同其振奋；下可与乃圣乃
神乃武乃文同其拨乱而反治。斯人也，斯诣也，自古迄今，求之男子，固觉历
历而难数；求之女子，盖诚寥寥而无几矣，而木兰则首屈一指者焉。

夫木兰物一女子耳，其父祷木兰山则生。人传为木兰山灵所感，或亦有据

。八岁参性学，十四替父征，任提调军马总管之职。北征突厥，十二载枕戈待旦，不敢遑处。卒至功成告退，封官不受，赐禄不受。圣天子赏功懋德，封为武昭将军而后止。后遂以虚衔招实祸，一时奸佞，得以颠倒是非，媒蘖其短，谓唐代宗社，必从武字致祸。此先诬伍登，后诬武昭，所由来也。虽三次陈表，而祸焰难熄，竟至自割肌肤，自剖心肝。烈乎苦哉，千古少有矣。

兹不俱论，第就十二年中，无人知其为女身论之，此从小心中来也。小心者，仁也。就三次诏无从辱其一毫论之，此从大力中来也。大力者，勇也。而其中将兵将将，措置咸宜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者，而智又处乎其间矣。智、仁、勇兼全，是即天地之正气也；是即古今之奇节也；是即帝王之措施，圣贤之学问也。人以肝献忠，彼以忠献肝。人以胆披义，彼以义披胆。烈节之奏，直驾乎凌烟阁功臣之上，而不为誉；英风之布，远播乎唐贞观边隅之外，而不为阔。忠臣孝子，反出于巾幗织机之手；文武圣神，亘古一人，竟来自闺范窈窕之身。天地间，造物莫测。刻以待豪杰，正厚以待豪杰也；虐以处名流，正宽以处名流也。不刻则不奇；不虐则不显。奇则绝，显则古。所以天下后世，垂之简编，列为篇章，妇人孺子，朝野上下，啧啧人口，代为椎心而泣血者，正为此也。

然此犹浅言耳，就其书而深探之，而性命又寓焉。若者传为诗歌，皎月止水，未足形其光辉；若者著为论说，丧吾铁冠，无非欲绵薪传。再细推之，木兰者，姪女也。织机者，转法轮也。从征者，用武火也。战胜者，降六贼也。必十二年而成功者，益信一纪飞升也。及太宗见木兰之心，不啻一颗舍利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，益信舍凡体，证金身也。

晚观此书，能开发修人之志据。故起念刊刻，以广其传。尤虑独力难支，广为劝输，以成厥志。后之修者，果不泯灭于斯书，则幸矣。是为序。

皇清宣统元年元旦吉日

河南陈州府扶沟县继贤刘芳拜撰

贞德公主忠孝勇烈传序

天生奇人，必有奇遇；人称奇才，必有奇节。人不能敦伦，不足为奇遇；人不能修身，不足为奇节。能敦伦，而不能修身，亦不足为奇人。旷观忠孝勇烈木兰传，诚千古之奇人也。祖朱若虚，隋文帝时屡举孝廉，不就。木兰聪明过人，五岁入学，读十三经，过目不忘。又喜看佛道典，三教宗旨，心印妙法，一一贯通。观其幼习弓马，代父从军，何其孝也。屡败番兵，建功沙漠，何其忠也。立十二大功，封武昭将军，何其勇也。三上陈情表，对天使剜心，何其烈也。夫木兰，一女子耳。父朱天禄，梦玄帝召，谓之曰：“唐室当兴

，选天真下降，建立奇功，为唐代之完人，可称为巾帼中女丈夫也。”观朱若虚师事李靖，荐举尉迟与魏徵、褚遂良，博通古今，与丧吾等参司性理后，每日焚香静坐，梦文昌帝君召为南宫桂香殿主簿。以生平所读之书，传之木兰。木兰幼习遁甲，操演枪法，早立忠孝之机；吟诗念佛，隐喻性命之理。迨至凯旋还里，与花阿珍打坐参禅，不应召至京，修其天爵，而弃其人爵也。后被谗臣嫁祸，唐太宗谥武烈公主为贞德公主。题其坊曰“忠孝勇烈”。读此书者，谓其奇遇，谓其奇节，而不知始可称为奇人也。后人读此书者，以忠地勇烈自勉，庶几恶世化为升平，娑婆改换莲花。诚劝世之铭箴，度人之宝筏也。

适有河南省陈州府扶沟县大冈集贡生刘君讳芳字继贤，清举孝廉方正，在周滨同读忠孝勇烈木兰传，无不拍案称奇。刘君因有心疼病，发愿许刊板，以广流传。自捐银洋五十五元，劝捐四十五元，病即全愈，感应如神。忠孝勇烈贞德公主在天之灵，默为保佑也。钦旌孝子、帮医院员丁君讳福魁字冠五，生平喜印善书，刊板无数，不惮心力，较对付梓，普结善缘，善哉！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也。事成，索序于予。予忝列儒林，身进佛门，心参道妙，据事直陈，挽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，何敢以序云。

兹不俱论，第就十二年中，无人知其为女身论之，此从小心中来也。小心者，仁也。就三次诏无从辱其一毫论之，此从大力中来也。大力者，勇也。而其中将兵将将，措置咸宜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者，而智又处乎其间矣。智、仁、勇兼全，是即天地之正气也；是即古今之奇节也；是即帝王之措施，圣贤之学问也。人以肝献忠，彼以忠献肝。人以胆披义，彼以义披胆。烈节之奏，直驾乎凌烟阁功臣之上，而不为誉；英风之布，远播乎唐贞观边隅之外，而不为阔。忠臣孝子，反出于巾帼织机之手；文武圣神，亘古一人，竟来自闺范窈窕之身。天地间，造物莫测。刻以待豪杰，正厚以待豪杰也；虐以处名流，正宽以处名流也。不刻则不奇；不虐则不显。奇则绝，显则古。所以天下后世，垂之简编，列为篇章，妇人孺子，朝野上下，啧啧人口，代为椎心而泣血者，正为此也。

然此犹浅言耳，就其书而深探之，而性命又寓焉。若者传为诗歌，皎月止水，未足形其光辉；若者著为论说，丧吾铁冠，无非欲绵薪传。再细推之，木兰者，姪女也。织机者，转法轮也。从征者，用武火也。战胜者，降六贼也。必十二年而成功者，益信一纪飞升也。及太宗见木兰之心，不啻一颗舍利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，益信舍凡体，证金身也。

晚观此书，能开发修人之志据。故起念刊刻，以广其传。尤虑独力难支，广为劝输，以成厥志。后之修者，果不泯灭于斯书，则幸矣。是为序。

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仲春中旬

古毫高阳子任从仁薰沐敬撰

贞德公主忠孝勇烈传序

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，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。昨夜见军品帖，可汗大点军。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

此便说出孝女愁叹之故。只因父有病，又无大兄，欲免戍边，非自去不可，真奇女子也。军帖，征兵之册籍。隋末称天子曰可汗，唐初仍然。点，查点也。

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

此言从军之具，不可不精良，故备写东南西北之市。

朝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地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

此言辞亲远行，不闻爷娘唤女声。质朴妙婉，犹是闺中女子口气。

旦辞黄河去，暮宿黑水头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。

复说一遍，愈觉凄切。

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回。回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策勋十二转，赏赐百千镗。可汗问所欲，木兰不用尚书郎，愿借明驼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。

将军，或云指番将康和阿也。此言功成受赏。朔气，北方寒气也。柝，夜行所击之梆也。十二转，封爵之等级也。镗，钱索也。明驼，木兰之坐骑也。送儿归，终不脱女子声音，好绝妙。

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。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

一家喜悦，摹写生动。

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间订。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。当窗理云有空，对镜巾花黄。

有绝世奇人，有绝世奇事。

出门看伙伴，伙伴皆惊忙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

木兰之苦心奇节，却于伙伴说出，奇绝妙文。

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。

扑朔，蹉跌之貌。迷离，散乱之貌。木兰十二年不露破绽，若经人辨，不其危乎？借兔为喻，谑浪生姿。一篇极质古文，至末篇用戏笔，真绝世奇文也。

。

先由黄河而至黑水，又过燕山，明是自南而北，后人讹传为河朔人，不辨自明。

第一回 朱若虚孝弟全天性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

古乐府所载《木兰辞》，乃唐初国师李药师所作也。药师名靖，号青莲，又号三元道人。先生少日，负经天纬地之才，抱治国安民之志，佐太宗平隋乱，开唐基，官拜太傅，赐爵赵公。晚年修道，炼性登仙。盖先生盛代奇人，故能识奇中奇人，保全奇中奇人。奇中奇人为谁？即朱氏木兰也。

木兰女年十四，孝心纯笃。亲衰而病，适军令至，女扮男妆，代父从征，十三年而回，无人知晓，又能居丧如礼，全命全真，岂非奇中奇人。虽然木有根本，水有源流，若不叙其祖宗何人，桑梓何处，何为忠孝，何为勇烈，则徒一木兰女也。

木兰祖父朱盈川，名若虚，道号实夫。祖母黄氏，名仪贞，居于湖广黄州府西陵县(今之黄陂县)双龙镇。这朱若虚天性至孝，善事父母，勤俭持家，和平处世。春耕秋读，积日而月，积月而岁，不数年竟至钜富。当时隋朝文帝下诏求贤，屡举孝廉。若虚闻知越王杨素、太傅宇文文化及等，专权用事，只推亲老，不肯应诏。惟爱日惜阴，以事父母。遇父母稍有未适之处，便痛加责刻，手书一诗，悬于中堂以自勉。

诗曰：

父母养育恩，匪只如天地。

天地生万物，父母独私我。

一日，母亲宫氏谓曰：“汝兄伯祥十九岁，将婚而逝，予日夜忧思，成怔仲之疾。三年后，汝父祷于木兰山，蒙天垂佑，方始生汝。予昨夜复梦汝兄形状，与在生无异，醒来精神恍惚，即以炉火当胸，犹嫌风寒刮面。”其父元华在旁答曰：“夜梦死人，为病之兆，病梦死人，必死之征，汝其戒哉！”一句话不值紧要，惊得若虚一身冷汗，遂跪而言曰：“吾往日欲以长子天锡，继兄之嗣，使他永承兄祀。因家中多故，尚寝其说。今兄长见梦，莫非欲求其后乎？”宫氏点头道：“然，然。”若虚即命家人李福、刘东，去请诸亲六眷，立起亡兄灵位，即命天锡行八拜礼，转拜祖父、祖母，次拜亲眷人等。又命天锡拜自己为叔，拜妻子黄氏为婶；又命次子天禄，与天锡答拜。自己向亡兄灵前再拜曰：“天锡永承兄嗣，即兄之适子，兄其荫庇，阴相厥昌焉。”其父元华与宫氏好不快活，连病都不见了，与亲眷饮酒，夜深方散。惟有妻子黄氏，暗地里有些啼嘘。若虚当时择个吉日，送一子一侄入学攻书。

光阴迅速，过了数年，父母相继而亡。若虚守孝三年，未尝见齿，乡党宗族，无不称其孝焉。到了炀登基之日，大赦天下，令府县官员举荐孝廉。这诏书一下，谚云：孝廉孝廉，清官举贤，贪官要钱。

却说西陵县县令杨廷臣，系关西人氏，也是孝廉出身。虽然官卑职小，到

也忠心为国。当日接了炀帝上谕，要举孝廉，要取几个有才得意门生。出示晓谕地方道：

西陵县正堂杨 为钦奉圣谕举荐孝廉事。 今皇上龙驭，新主日升。先帝在位数十年，优礼以尊贤士。新圣登临未百日，曲体以重儒生。本县自下车以来，愧无德政及民，思有名贤荐上。凡有真正孝廉、经书通达之士，列为文秀；有武艺超群、兵法精熟之人，列为武秀。尔里长保甲人，务要联名花押，开报名帖。履历清白，年貌真实，到衙投递，候本县卜期面试。尔里长耆约人等，如有私受人财，开报虚士，必然重罚。

这告示一出，四乡里长晓得县官清正，任他有财有势的土豪，无学无术的卤夫，用尽机关，求买路径，再也不能。不上半月，杨知县接有数十张名帖，一一拣看。偶见朱若虚名字，心中想道：本县素闻其名，道他孝弟无亏，才学有余。前任知县荐他孝廉，屡征不起。或者今日父母去世，有意为官？到是个得意门生。遂出示限十日，各秀士到衙中面会。

却说朱若虚是个超群拔萃的豪杰。平生抱负，一筹未展。每逢青天化日，和风庆云，见鸟雀高飞，松林挺秀，便发动了少年壮志，未免抱膝长吟。又见杨素等专权误国，重利轻贤，只得与琴书作伴，诗酒为朋，所以对月徘徊，临风啸傲，盖出于不得已也。却又想道：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。于是用心教子，将平日所学，口口相授。而二子亦心心相印，不数年，成文武全才。

一日，里中有人报麦穗双歧。若虚往观之，奋然泣下，乡人皆掩鼻而笑。若虚手掐数茎，回谓二子曰：“官有善政，以至于此。今本县杨太爷来此数年，爱民如子，仁风所播，草木呈祥。若里甲献瑞，杨太爷申报，上司必然升迁他去也。吾有志未遂，沦落如此，岂不可惜！”次日，往街上访友，见一簇人相聚，不知所观何物。有等识字的在那里观看，不识字的在那里叫奇叫怪，口中说道：“如何官府出示，朱笔、印信俱是靛花？”又一人接说道：“莫非是银朱贵了，杨太爷过于吝啬，故用靛花代银朱？”若虚是个明白人，也站在一旁仔细观看，方知文帝晏驾，幼主登基，是本县官奉诏求贤的告示。若虚回家，合家俱着孝服，以遵国制。

少顷，武营中有两个兵丁对李福说道：“我家副爷并司主徐老爷，请你家员外到署中说话。”原来双龙镇离县城一百一十里，系湖广河南交界之所，五方杂集，舟车交通。有个武职官子户李长春，带领一千人马，在此驻扎。又有一个文职官巡检徐保先，领五百弓兵，在这里镇守。当日二官接了誊黄抄报，并邑侯角文，差人到观音寺，设立文帝龙位，分头去请绅士、耆老。依着部文，何日举哀，何日举荐，七七日礼毕，百日之外，方公堂理事。朱若虚是举过孝廉的，所以亦与其数。

过了几日，若虚在家看书，李福手拿全简二封，上前说道：“本镇千户、巡检徐、李二老爷，带领乡约里长，俱在门外，不知何事，说是来与员外贺喜的。”若虚听了，心中想道：必是同来保举孝廉，要我应诏的意思。同二了出来迎接，到了中堂叙话，又命家中治酒相待。酒行数巡，李千户忍耐不住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我等同来，别无事故。今新主登基，崇儒重道，举行孝廉。员外幼学壮行，理宜出仕，我等情愿共出花押，日后你我都是朝廷命官，这个喜酒是要吃的。况且皇上隆重贤士，兄之前程不可限量，日后做了我等上司，便不敢放肆饮酒。今日居我讯地，不及时狂饮，更待何时。”呼李福取盞来，“我等吃个大醉，爽快一爽快！”徐巡检接说道：“朱公日后高升，若念平日交情，提拔一提拔，也不枉我二人保荐一场。”二人一路说话，一路饮酒。朱着虚殷勤相劝，候他二人语毕，才开口言道：“晚生才疏学浅，蒙二位不弃，竭力推荐，此恩此德，铭心不忘。若说出仕为官，晚生何德何能，敢妄希荣遇！况且人事参差，缘分有定，仕途显与不显，命运通与不通，晚生只得听天守分。今日二公光顾，薄酒蔬肴，何须挂齿。”便下席再拜，拱捧大杯，向二官伸敬。直吃得月从东上，方才散席。若虚送出门外，两个官员一个乘马，一个坐轿，吆喝而去。

若虚回至书房，谓二子曰：“今日二公前来推荐我的孝廉，我所以慨然不辞者，实有两桩心事：一者闻朝廷今日以越王威权过盛，渐渐的屈退了，任用两个大臣，到是忠心为国，一个是太傅伍建章，一个武官是韩国公韩擒虎。二公乃当时名贤，老王在日，言听计从，今日幼主登基，一定是他二位股肱，我且进京看他用事如何。二者闻越王府中有一幕宾，姓李名靖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神出鬼没之机。若说他是贤人，就不该依附权门；若说他是一派虚声，就不能忆则屡中。凡自京都来者，无不称其人品。我到京都，单去谒见此人，试看他的名实果然相孚否？”长子天锡说道：“先帝既任用韩、伍二公，就该疏斥越王、宇文文化及，却不该许他仍在军机房行走，与韩、伍二公互相掣肘。叔父进京，当见机而行，看新王动作如何，切勿贪图仕进，致后日生退悔。”天禄说道：“吾观父亲此回进京，必定空劳跋涉。”若虚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天禄道：“杨素、杨林是先帝至亲，韩、伍二公亦是先帝元勋，越王与韩公平日不睦，赖先帝圣明，两下得以保全。今观先帝遗诏，父亲不必进京。”手出抄稿，送与若虚观看。略曰：

朕自开国以来，上叨天眷，四海清平。自愧德薄，以致万方多罪，朕敢辞其责焉。朕今连日喘嗽，日就垂危，势不能起。窃思皇太子宽厚有余，刚断不足，不若皇次子才德兼优，钦贤礼士。即向日平陈之乱，皇次子亦与有劳焉。定北征南，树奇功于天下，修文偃武，遗至善于寡人。朕上卜之于天，下询之

于人，宜继大统，诸皇戚国亲、内阁大臣，及朝内朝外文武众卿，宜尽心翼戴，毋负朕意。

若虚观毕，天禄又说道：“皇太子性情懦弱，以先帝之明，就不该册立为太子，天下已奉为储君矣。皇次子久获圣心，既卜之于天，询之于人，废长立贤，早应令群臣奉次子为陛下，如何先帝龙驭归天之后，始出此遗诏？以儿之见，其中必有不测之变。父亲宜迟缓一二年，候二次选举，再求仕进，未为晚也。”若虚想了一会，曰：“吾儿所见极是。但日月逝矣，吾年逾四十，日即于衰，岂甘与草木同朽，没世不称耶！”天禄唯唯而退。天锡又说道：“近日童谣，父亲闻之乎？童谣所云：

唐棣花开李树上，占尽春光造化长。

逐水杨花空荡漾，红日偏不照山阳。

这四句童谣，据儿意见，首二句或是说唐国公李姓，上天眷顾，此人将来必受天命，而福祚无疆矣；第三句是说杨氏国祚不永；末句是说唐公居于山西，乃山之阴，非山之阳。父亲壮志未销，雄心不释，进京一览便回，切不可侥幸富贵。”若虚连连点首称善。

过了数日，里长领两个公差，求见若虚曰：“本县太爷请孝廉公即日到衙中面试。”着虚听了，一面治酒相待，一面安置行李，命李福作伴，嘱咐二子用心读书，又分付刘东好生看守家务。天锡、天禄送了数里，珍重而别。若虚到了城中，寓于安静所在，到了试期，用了早膳，不一时街中炮响，城中老少人等，到行前争看孝廉。果然一个个儒冠儒服，清气宜人。知县虽依着朝廷大典，碍着国制，不好张灯结彩，只打鼓升堂，三班六房一齐上前叩头。知县分付道：“传各处里长乡约，一齐上堂。”众人皆上堂叩头。知县道：“今朝廷大典，尔等站立答话。”然后问曰：“尔众等所报孝廉，果出真实否？”众皆曰：“皆是实行。”知县又问道：“履历、年貌俱各清白？”众人曰：“不敢蒙昧太爷。”知县曰：“朝廷重典，务在得士，本县不敢不尽心。”那礼房已将所报花名开成一册，长者在先，少者在后，共有三十余名。知县逐一看过，提起笔来就点头名。礼房一旁唱曰：“礼教乡李逢吉。”李逢吉在堂下答曰：“有。”规行矩步，走上堂来，作了三揖。知县双手一拱，李逢吉站在一旁。知县问曰：“秀士所学何经？”李逢吉答曰：“门生所习《书经》，兼通《易经》。”知县又问曰：“学的那一种书法？”李逢吉道：“门生所学是楷字，兼学隶字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可当堂默写《君陈篇》，并《五子歌》；以隶字默写恒、升二卦。”李逢吉当堂就写。知县又点二名，礼房唱曰：“溲源乡朱若虚。”若虚答曰：“有。”雍容雅步，匆匆上堂，作了三个长揖，侍在一旁。知县问道：“秀士所学何经？”若虚答曰：“门生资质鲁钝，负性好学。感

父台善政，年丰民乐，故门生得以尽日读书，门生却六经皆通。”知县喜形于色，又顾问曰：“是习那一种书法？”若虚答曰：“真草隶篆，兼而学之，恐不中父台选举。”知县曰：“尔只以真字默写《洪范》、《鹿鸣》二篇足矣。”若虚道命而坐。以后三十余名秀士，俱逐一考试。午未之后，各人缴卷，一声炮响，众秀士依次而退。

过了三日，街中炮响三声，梆鼓齐鸣，旗伞引道，兵壮侍从，杨知县捧案送出仪门之外，贴在照壁之上。知县方才进衙，那看案的人颠颠倒倒，到也好笑。若虚候众人散去，方近前观看：

第一名，朱若虚、李逢吉、王龙、陈益脩、李怀玉、刘有光、杨辉、窦建柱。

末批云：

墨水污卷不取，遗失字句不取，书法不工不取，讲义不清不取。

惟有那案上有名之人，各具门生帖子，齐进街中，谒见父师。知县早已备酒相待。到了次日，又随知县进圣庙行香。一个个方巾大帽，插花披红，好不光彩。知县又限日期，引孝廉上府看验。一路上鸣锣开道，旗伞侍从人役送至沙口地界，早有两只大船在那里伺候。知县分付人役俱回，只留四个亲随侍从。见风平浪静，命两船相并而行。师生九人，有时谈论诗书的乐意，有时谈论为官的苦楚，有时谈论民情狡猾，谈到高兴之处，便用诗酒交酬，唱和赠答，十分忘形。到了晚间，见雁浮寒水，鸟集成楼，星垂平野，月涌大江，果然江景如画，洵不诬矣。

次日，到了黄州，见天色尚早，换了公服，同八名秀士到府堂，谒见府尹。先到清号房挂号，号役接了小礼，心中嫌轻，晓得杨知县是清官，更兼朝廷大典，不敢怠慢，只得进门房去通报。门丁接了手本，进内署见府尊禀道“西陵县杨廷臣，在仪门求见。”却说这黄州知府，姓王名玖，向日是越王一个亲随，在越王跟前曲意逢迎，颇得其意。平陈之后，文帝赏录功臣，越王冒加功绩，遂得那黄州知府，与杨县令素不相睦。幸他为官清正，无隙可乘。这一日，在内衙与老婆呕气，见门丁来禀道“杨知县求见”，心有拂意之事，又遇拂意之人，自然怒上加怒，口中骂道：“这狗官来做什么？前去问他，不守汛地，来此何事？”门丁出去了一会，又进来回道：“杨县令带着八名秀士，说是孝廉，特送来验看的。”王知府听了此言，发一声冷笑，骂道：“好不晓事的狗才！难道本府就是他做着不成？命他带众秀士一齐进来。”那门丁仗人势，走出仪门，大声喝道：“大老爷唤尔等一同进去！”杨廷臣引八个门生步入侧门，见府尊坐在二堂之上，只得近前参见，分立两旁。府尊问曰：“这都是你取的孝廉么？”廷臣答曰：“卑职采访真切，皆是实行实学，现有试卷

花押履历为证。”府尊曰：“今日权退，明日再到辕门听候罢。”却说得声色俱厉。可怜杨知县有兴而来，无兴而回。正是：

鸡群嫌鹤立，浊水混明珠。

要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 窦忠怒击虎头牌 朱盈梦会痘神女

却说杨知县见府尊意思冷落，鼠窜而回。进了公馆，各人个个无言。次日早起，用了几样点心，又引着八人到辕门听候。只见众人围做一堆，口称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知县心中恍惚，喝开众人，只见虎头牌高挂，上写道：

黄州府正堂王砮为西陵县知县杨延臣轻忽国典，冒纳虚士，本府已经申详，差赵义，燕清押住公馆，不许回署，俱候上宪批文发落。

八名秀士不看此牌犹可，看了此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齐声道：“我等进取功名，却累及父师，如何是好？”惟有窦建柱，字忠，其情性刚愎，怒气冲冠，伸手向柱上将虎头牌取下来，向石上一击，打得粉碎，口中大骂：“不受人抬举的狗官！冒昧申详，妒贤慢士，有失朝廷重意。我等一齐向武昌节度使衙门，代父师伸冤。”不住的千狗官、万狗官，竟骂上堂来。跟着他看的百姓，蜂拥而入。窦忠一发骂得高兴，站在公堂之上，叫声：“众位休得喧哗，听我说个明白。西陵县所荐孝廉，第一名朱若虚，二名李逢吉，皆是先帝征名数次，他二人因亲老多病，不肯应诏。这狗头王玖，道西陵县冒进虚士，难道前任官长也是冒进虚士，先皇帝也是冒取虚士？我等权且出气，再到上司与父师伸冤。”那看的百姓，因知府平日贪酷两全，一个个公报私仇，大家骂个不止。

却说这知府有个异父兄长王砮，是他母亲先在人家为妾生的。后来夫死家贫，母子无靠，出嫁于王氏，才生王玖。王玖出任黄州，他兄长也随母到任，衙内衙外，皆以大老爷称之。今日见兄弟详了杨知县，遇窦忠这般大骂，他却带着家丁出来厮打。见公怒齐发，不敢动手，呆呆的望了一会。又见窦忠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声如铜钟，锦幅花袍，腰金佩玉，十分华丽，站在公堂之上，尊严若神。又见他两个家童侍在身傍，眉清目秀，俊俏端庄，雅致不凡，王砮暗暗称奇。势利眼看势利眼，热肠人观热肠人。王砮轻轻附家丁之耳，说了几句言语，那家丁点头会意，走进公堂旁边，向青衣小童拱手道：“请问你家老爷尊姓大名？”青衣回道：“这是我家三老爷，是西陵城西窦府，名建柱。我家大老爷名建德，现任河南开封府节度使；我家二老爷，现居太子少保、吏部左侍郎；镇守山西太原府唐国公李渊，是我家老爷姊丈。今日府太爷目不识丁，我家老爷还要诣阙叩阍，奏称王知府轻典傲贤，不体朝廷重意，要把这狗官斩首方休。”两个家丁听了此言，走至王砮面前，把舌一伸，将上项

言语一一说明。正是迅雷不及掩耳，吓得王大老爷毛骨悚然，急进内室，向王玖说道：“你性情急躁，惹下祸来，吾不知尔之死所也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王玖大怒道：“这狗才，咆哮公堂，辱骂官长，我把知府不做，就与他拼了罢。”说罢，向外就跑。众幕宾一齐上前相劝，王知府进内室去了，王砭也随着进去。

王玖对王砭低声道：“此事非曹师爷不可，我私去见也。他必有开解之处。”遂坐个小轿，开了后门，至关王庙，见了曹师爷，下了一礼，分宾主而坐。便说道：“曹师爷知今日府中之事否？”曹师爷道：“黄州城内，老少人等，互相传说，因而知之。人言窦忠是个世家，京都必有内援，此事只宜和，不宜结。”王知府道：“小弟特来求教，望师爷指示。”曹师爷道：“老爷府中幕友甚多，小弟何足挂齿？”知府道：“他们只晓得刑名钱谷，决不疑，定大患，非我师不可！”曹师爷低头不语。原来曹师爷与众幕友不睦，个个在王知府面前挫他短处，知府耳软，就疏慢了他，因此辞馆而出，欲回汉阳原籍。知府见他低头不语，只得下他一全礼。曹师爷扶起道：“我所以低头不语者，心有所思耳。王公今日申文是旱路，还是水路？”知府道：“是水路。”曹师爷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尊驾急早回府，令两个能干衙役，乘着快划，赶回文书，我自自有道理，晚间弟必有佳音回报。”知府拱手称谢而去。

曹师爷即换了衣服，唤了从人，备了名帖，坐一乘玻璃小轿，到西陵县公馆下轿，对门子说道：“通票你家老爷，说汉阳曹瞻字福堂，特来拜会。”门子接了全帖进去。少顷，又出来：“我家老爷有请。”这曹师爷大摇大摆，走进中堂，与杨太爷叙礼，就分宾主而坐。杨知县曰：“久慕大名，无缘拜会，今日相见，足慰平生。卑县碌碌庸才，有劳师爷下顾，实出望外。”曹瞻道：“末弟年近七十，尚为人役。杨老夫子宰治西陵，德洽民心。湖广县令一百余人，未有如公者。小弟缘分浅薄，未得趋承教益，恨甚，恨甚！但小弟前来，兼访窦府三老爷。”知县即命窦忠出来相见。二人叙礼毕，窦忠道：“弟与足下素不相识，今日先生屈驾，不知何以教我？”曹瞻道：“弟在京都，蒙令兄大人不弃，颇称莫逆。因弟年迈思乡，才就黄州幕馆。今春喘症屡发，欲回汉阳故土，暂寓关王庙养病。今日闻王公得罪了贵县杨老夫子，并诸位孝廉公，小弟已劝王公赶回详文，请杨老夫子并诸位孝廉公到府中，彩觞谢过。署中幕友都知小弟与令兄大人平日相善，故劝王公委弟来寓，邀个人情。弟素知杨老夫子居心忠厚，度量宽宏，料诸位孝廉公亦是才，必不小见。若说到上司处分辩，纵然置王公于重治，三老爷咆哮公堂，辱骂官长，也有多少不稳便之处，并陷杨老夫子一个取人不当的条款。”曹瞻口中说话，手内挥扇，那扇上写的一行晋字，是临的右军书法。窦忠见了，借来一看，款写彬斋愚弟窦建文

题，果然是亲兄笔迹，遂不敢怠慢。曹师又说道：“弟在京都，闻令兄大人屡称贤弟高才，居家谨慎，免旅人内顾之忧；尽日讴吟，期圣主旁求之诏。弟每神驰足下，以室远为恨，贤弟若不弃，瞻愿拜下风，使瞻久而不闻其香，则生平之愿足矣。”这一片言语，说得窦忠毛骨豁然，好不快活也。说道：“末弟素性遇懦，仁兄过奖，使弟名实不称。愧甚，愧甚！”曹瞻遂起身向杨知县作一长揖，又向窦忠也作一长揖，说道：“我等卜期再会，兰集赋诗，表末弟忱意。只是今日之事，要看我的薄面，恕过了罢。明日我等好去开怀畅饮。”杨知县道：“凭曹先生分付了就是。”曹瞻道：“王公说过了的，明日彩觞陪罪。”窦忠道：“我们也不吃他的酒，也不进他的衙门，就到先生寓所来，候先生罢。”曹瞻道：“最妙，最妙。”起身拱手称谢，欲回王知府口信。杨知县同八个孝廉送出公馆门外。曹瞻上了轿子，抬进府堂，故作辛苦劳倦之态。王知府接着，忙问事情如何？曹师道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知府听了大喜，忙排酒酬劳。曹师略略饮了数杯，辞知府而去。次日，与知县欢呼饮酒不表。

过了二日，知府传杨县令进衙，慰以好言，就发八角伸荐文书，又每人赠仪程银子五十两。八位幸廉方进府叩谢，王知府设酒饯行，催促八人作速进京，以副圣意。于是杨知县率八人回西陵而去。

再说朱若虚回到家中，就有许多亲友临门相贺，李福、刘东俨然一宦家官长。朱若虚择了吉日，拜别祖先，嘱咐妻儿好些言语，只带李福作伴，马上插一面黄旗，上书：“奉旨吏部候选”，望京都进发。正是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，渐于骨肉远，转与童仆亲。后人诗曰：

新起茅檐壁未干，马蹄催我上长安。

儿童只道为官好，老去方知行路难。

千里关山千里念，一番风雨一番寒。

何如静坐短窗下，翠竹苍松尽日闲。

主仆二人在路上行了五六日，看过数县风景古迹。有时高兴吟诗，有时凭今吊古。这长安大道，生随风卷，驴屎马溺之气袭人口鼻。回思在家之时，何等清闲，未免有些伤感。又想起男子志在四方，恨不得插翅腾空，霎时便到长安。家人李福巴不得赶着八人，一路同行。朱着虚见窦忠一派富贵气象，李逢吉等十分巴结，所以访亲问友，故意迟延在后。

一日，行至南阳地界，询及土人，离城只有五十余里。若虚思进城歇息，策马加鞭，大约行了三十余里，看看红日西沉，望见一个老人，跨着青驴，纶巾羽扇，飘飘若仙。后面跟着两个青衣童子，一个肩挑竹杖，挂着青蔑小篮，内盛木兰花，香气扑鼻，心腑俱凉；一个手提酒瓶，风送香醪，舌下生津。若虚欲上前问路，数次加鞭，赶之不上。转过几处杨林，忽然不见。若虚举

目四下一望，却不是官塘大路，到了一个乡僻所在。遥望竹苞松茂，一族寒烟。有个居户人家，不得已上前问讯。过了月池，见八字门楼，上书“痘母词”三字。李福将门一扣，内中犬吠不休。须臾，走出一个中年尼僧，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若虚不等李福开口，便答曰：“我们有事要进南阳城，偶然失路，烦大士指引。”尼僧道：“官人要进城，如何从小路到这里来？此地进城还有四十里。”若虚道：“大士有几位令徒？”尼僧道：“就是小尼一人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欲在宝庵中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可容纳否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慈悲方便，歇息尽可，款待却无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来得造次，不见喝叱足矣。”命李福带马进庙，先拜了圣神，次向尼僧施礼。举目各处观看，见神像如生，心生敬畏，当面供着香花水果，十分精洁。两廊之下，尽是朱漆栏杆，小池内金鱼对对，花台上蛱蝶双双。太湖石畔，篆竹猗猗，夹道槐阴，白鸟鹄鹄。两廊外另有一座小小客堂，横书“小洞天”三大字，壁上字迹淋漓。近前一看，上写道：

良夜伊何静，香残许自烧。

无心怜客恨，有意惜春宵。

市远难沽酒，思繁强品箫。

青云何处去，叫客独伤雕。

三元居士李靖题

春夜夜何在，醉卧仍复起。

月色照庭除，徘徊吟不已。

问我何所思，霄汉横秋气。

披衣觉露滋，空阶滴疏雨。

性情万古同，莫道称知己。

靖再题

若虚看罢，连声称赞不已。叹道：“此人志气不凡，怀抱非小。今番进京，务必要去拜访。”须臾，尼僧献茶，排出山珍果品，鲜色非常。若虚问道：“这题诗的一位李先生，几时邀游到此？”尼僧道：“五年前到小庵，挂过了单的。”若虚曰：“何为挂单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借歇，名为挂单。前日闻他在越王府中作了幕宾。以小尼愚见，越王未必识贤，此人非甘居人下者。或者心中别有所图，亦未可知。”若虚问道：“大士是中年出家，是幼年出家？”尼僧道：“亡国余奴，枉劳下问。”再欲问时，尼僧掌灯，催他主仆二人进客堂安歇，自去敲钟擂鼓，也进禅房安歇去了。若虚心中想道：这个尼僧必是陈后主宫人。陈后主好酒娱诗，所以宫人亦皆风雅。睡至二更时分，心犹不寐，但闻四壁虫声，唧唧嗟嗟，李福鼻息如雷。若虚心中想道：这般凄凉景况

，怪不得李靖清夜赋诗。

将交三更时候，忽闻钟鼓齐鸣，箫管沸耳，若虚好生惊异。举目看时，不觉身子已出房外。只见痘母娘娘坐在殿上，好些有像面善。两边数十个女童，长幼不等；下面数十个长衣大汉，分立两旁。娘娘分付道：“把张七姑唤进来。”两个凶恶汉子，牵四十多岁的一娘子，跪在阶下。娘娘怒骂道：“痘疹有常例，三日发热，以通脏腑脉络。又三日开腠理发苗，以象六数。始于头面，以象天星；畅于四肢，以象万物。三日齐浆，以象九数。又三日落痂，以象十二数。尔如何迟延日数，索人酒食？又藏头露面，妄示灾祥？种种不法，有干天究！”命左右杖八十，再请旨发落。左右将女娘推倒在地，打得他呼爷叫娘，惨不可闻。朱若虚不忍，上前跪下道：“祈娘娘慈心待物，恕他这一次。”娘娘立起身来，喝叫：“住打！今看朱先生之面，暂且饶恕，若再蹈故辙，定不宽恕。”慌忙下坐，请若虚起来。若虚俯立，不敢仰视。娘娘分付青衣掌灯，引客到客堂拜茶，两旁人役，一一退出。娘娘道：“官人休怪，这女儿是要责罚的。因他在世日，本富室女子，服御饮食，华美成性。嫁往婆家，家贫无活计，他却尽出妆奁，使伯叔贸易，遂成钜富。待公婆以礼，顺丈夫以情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喜悦，封为麻痘正神，属在我的部下。前村杜氏有二子患痘。因触犯了他，他就迟延日期，使二子顺症翻为逆症。杜氏一家惊慌，百般祷祀，竟置罔闻。杜氏司命向予告急，予另差正神前去调回症候。又念他前功不可尽弃，今日趁官人在此才加杖责，也是谅官人必来讨情的。”

朱若虚听了，方才心定。拱手问道：“娘娘乃何代人氏，有何功德居此上位？”娘娘愀然下泪道：“尔真个忘我也。”若虚骇然不答。娘娘道：“我是尔前世妻，何氏女也，名静贞。”若虚益发愕然。娘娘道：“尔前世贪取仕进，宦游忘家，予十八岁适汝，不上一年，汝就出门，至二十八年始回，余年四十有六矣。予因劳碌成病，公婆皆七十有余。汝见家贫亲老，妻病无嗣，心生悔悟，竭力操作，不上一年，予病亦痊，连生二子。汝与余藜藿自甘，少有所积，即买鱼肉供亲，如此八年，公婆相继而亡。居丧三年，未尝缺礼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封予南阳麻痘正神之主，凡境内灾祥，莫不预知。汝因名心未化，故重游人间，不久亦当回神位也。吾昨日命土地迎汝至此，以期冥会。”

不一时，三四女童排列酒肴，果然是琼浆玉液、仙果佳珍，非人间所有。着虚道：“卑人今造圣境，三生有幸，不知卑人亦得为神否？”娘娘道：“贤人栽培心地，圣人涵养性天。天机不可泄漏，亦不容长秘，汝慎勿言可也。人言：人有三魂七魄，女子十四魄，皆虚语也。人之生，只有三神。”着虚问曰：“何为三神？”娘娘道：“三神者，元神，识神，尸神。天命之性，灵而不昧，静而不躁，好善恶恶者，谓之元神。其神属阳，居于心之上，肺之下。父

精母血感而成孕，十月胎完，气足降生，渐而开知发识，思虑运动，佐元神理事者，谓之识神。其神属阴，居于心之下，脾之上，是为命根。人言命属阳，性属阴，是不知先天后天之道，人心、道心之别也。”若虚道：“敢问何为尸神？”娘娘道：“怀胎之后，贤父贤母心神顺适，六欲不生，胎气安和，则浊秽气轻，故生聪明男女；愚夫愚妇虽然怀胎，仍然纵欲，喜怒不常，饮食不节，纷华不戒，行坐不端，则浊秽气重，故生蠢男蠢女。混沌初开，天地正气，日月星辰，河海山岳，胎气化为十万八千魔君。儒释道三教皆正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学修心，故无近功；旁门邪术，皆魔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学符咒，故有速效。人生之后，浊秽之气化为尸神，厌旧喜新，嗜酒娱色，善怒喜斗，悦美丽纷华，皆尸神用事。居于心下肝肾之间，引诱识神。以蔽元神。百年之后，元神绝灭，即识神亦听命于尸神，故谓之鬼。所以改头换面，夺舍投胎。上帝慈悲，命三教圣人说法度世，崇正道，辟异端。汝元神未能为主，尸神未能绝灭，焉能解脱人世也？吾在世时，未能潜修至道，元神、识神不能合一，算不得性命双修，难还清阳真境。虽为正神，未离鬼趣，徒司人间祸福，治百姓灾祥而已。”

若虚问道：“如何为性命双修？”娘娘道：“曾子三省，颜子四勿，皆是尽心。尽心即是修性，到了人欲净尽，尸神灭矣。天理流行，识神听命于元神也。静则一念不起，动则万善相随。斯时也，心如明月，念着止水，非明心见性而何？由此推求至道，抱一含真，凝神金窟，丹落黄庭，温养灌溉，四象八卦倒转道生。其道至简，其理不繁，用工愈久，妙绪无穷。久则元神冲翥，周游六合。乾坤以上，另有乾坤；八极之表，别有风气。永入清阳真境，才算得出劫神仙，性命双修。大道如斯毕矣！”若虚又问道：“弟子今承娘娘指示三教，我当从何教？性命双修，我当从何处下手？”娘娘道：“心原属火，火空则明，人心空亦明，此自然之理。圣人曰：‘心无欲念则空，心有主宰则诚。’释近于道，其法不二；道近于儒，其式抱一。儒者执中，其象太极。太极之道，左阳而右阴；圣人之道，左仁而右义。吾于深明儒术，自有模范遵循，何须下问？”若虚又问道：“诚如子言，则三魂七魄无有是物也。”娘娘道：“三数生，七数杀，人魂强则生，魄盛则死。人身岂真有三个魂，七个魄哉！”若虚曰：“内经云：‘肝藏魂，肺藏魄。’娘娘说元神居心上，尸神居心下，内经之言，不亦诬乎？”娘娘道：“《黄帝内经》是就常人言之。常人阴气盛，阳气弱，故魄居上，而魂居下。若夫至人，则阳旺阴衰，魂居上而魄居下，故曰魂升魄降，道气长存也。”

朱若虚听了这一片言语，跪下道：“卑下不愿进京，就在此处修道若何？”娘娘道：“汝英气太锐，此回进京，雄心壮志自然消尽，宜早回家潜养心

性，此地不宜久居。”若虚道：“娘娘这般清凉圣境，如何不可久居？”娘娘只是长叹不言。又嘱道：“官人回家，切不可从此地经过。”若虚再欲问时，忽听鸡鸣数声。娘娘道：“咫尺阴阳，如隔万里，请官人回寓。”左右女童引路，娘娘降阶相送。进了客房，南柯一梦，酒气仍然在口，清气依然在袖，梦中言语，切切在心。

霎时天明，尼僧鸣鼓烧香。若虚连忙起来，望神圣再拜，就在庵中用了点心，取出五两银子，送与尼僧道：“卑人在此吵扰一夜，这点微资，以作神前香烛之用。”尼僧双手接着，笑容可掬，合掌谢道：“本不该受此厚赠。前日小尼静坐，观心入定之时，见本庙娘娘催我往别处安身。小尼因半文无办，不敢远行。今日得此厚赠，小尼愿再生报答而已。”若虚道：“汝将觅何处安身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行踪难定，晓得缘法在于何处？”若虚道：“就往西陵安身若何？”尼僧猛然省悟道：“三年前李靖相我之面，说我四十五年命犯迁移；又代余卜《易》，留着四句批辞，有西陵二字。”遂寻出来，送与若虚看：

地火明夷第几爻

批云：

挥金逢义士，举趾入齐安。

西陵可驻足，添油续命丹。

若虚看毕道：“李靖深明《易》理，精通数学，真是诸葛一流人物。不知他何故至此？”尼僧道：“他先进南阳，见了伍云召总兵大老爷，劝伍大老爷弃官云游，可免此地生灵涂炭。起初伍大老爷还客礼相待，后来听了幕宾言语，道他妖言惑众，他就连夜逃至此地，微服进京去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作速收拾往西陵会罢。先问双龙镇，寻朱天锡、天禄，出吾手书，必然收留。”迳取文房四宝，问了尼僧法号，就书道：

吾路过南阳，遇此尼僧。法名慧参，颇通禅趣，通晓藏典。今僧有事故来此，尔可缓缓代觅安身之所，不可怠慢，负予之意。是嘱！

慧参将书收好，若虚主仆望西而行。尼僧也收拾行李，又央人代他照理香火，拜别神圣，向东而去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 入龙宫凡夫行雨 酬茶恩义士封尸

却说李靖生于隋文帝之时，京兆乡中李家村人氏。字青莲。又名药师，道号三元道人。幼喜读书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刘氏勤于纺绩。李靖勤于采薪，贫苦自守，分毫不敢妄为。一日，奉着母亲刘氏之命，往洛阳探亲。时洛阳大旱，李靖行得又饥又渴，及至柳家店，见一座茶店，牌上书“修来茶社”四字。李靖入座，急呼拿茶来。一老妪不慌不忙捧着一壶茶、一个杯，放在桌上，说

道：“客人用茶。”李靖渴得口内生烟，执着就饮。却嫌这茶是一壶滚水，如何吞得下去？只得连连细细而饮。老妪见了这样光景，又添一壶不热不凉的茶来。李靖接着，囫囵囫圇，一吸而尽，伏在桌上，呼呼而睡。过了一个时候，方才醒来。双手将眼揉了几揉，又取茶饮，老妪止住道：“客人伤了暑气，这有绿豆粥汤，可用些。”李靖接着，又喜又爱，连吃了四大碗，方开口道：“多谢妈妈！就请问这到洛阳，还有多少路？”老妈道：“还有四十余里。”李靖道：“茶钱、饭钱共该多少？”老妈道：“贫婆姓庞，中年失偶，膝下无嗣，在此施茶以修来世。漫说客人只饮茶一次，就千次万次，是不敢受你钱的。”李靖向上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生以一礼为谢！”就辞了庞母，背着包袱，望大道而行。

行了二十余里，见一座杨林，干得枝枯叶落。李靖却就阴凉之处，打坐纳凉。坐了半个时辰，拿起行李，又望东而行。行不上十里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不觉心慌。又行五里，但见星斗横天，不辨南北。心中想道：倘有虎狼当道，怎生是了？即不然或遇着强人劫抢行李，亦只好听其自取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见一点灯光，似在半山之际，远远一里之谱，遂望见灯光。行不上一里，果然一座小土山，松柏交荫，灯光又不见了。遂摸着山势，寻上山来，并不见人家。此时李靖心下又无主，叉手(足局)足，矐目侧耳，凝神伺听，隐隐闻妇人相语之声。靖大呼道：“何人在此说话？祈指吾径路。”连响数声，无人答应。李靖无法可施，大声喝道：“有迷路人在此！”只这一声喝去，山谷齐鸣。忽然山阿之下，灯光四射，二女娘问道：“何处狂夫，夤夜在此大惊小怪？”声音滴滴，犹如阁上箫声，花间燕语。李靖答道：“我是远路探亲，迷失路径，不敢投宿，愿求指引。”女娘道：“此处二十余里，前后并无人家。既是远路客人，待我二人禀过主母，或者许客借宿，亦未可知。”未及半刻，二女娘挑灯叫曰：“主母有命，请客至草堂上坐。”李靖约行百步，见朱门丹户，云靠玉宇，光华耀目，随着女娘依栏杆而行，举目四下观看，两廊开阔，中有水晶牌坊，金书“丹霖灵府”四字。李靖心下想道：原来是俗家借居僧寺。进了大厅，又不见神像，只见珠灯夺目而已。一长联云：

步虚空云飞万里，奋精神浪贯百川。

走进客房，二女娘道：“客人请坐，主母即刻出来相见。”李靖告坐。见珊瑚为几，白玉为桌，玛瑙砌阶，玻璃作窗，上书短联云：

唾津资造化，呼气塞虚空。

此时李靖疑在梦中。二女娘向内呼道：“客人在此，奉茶来。”闻室中唧唧啞啞，有三四人答应。瞬息间，锦衣女童对对而出，一个捧水，一个捧茶，一个捧果，一个捧香，排布桌上，分列两旁，与二女娘俱侧身而立，向着李

靖，十分恭敬。李靖却不慌不忙，净手饮茶食果。

二姑娘谓李靖曰：“主母至矣。”李靖急抬头看时，见一老妈鹤发童颜，黄衣短襟，策杖而来。李靖连忙起身施礼。老妈曰：“年老之人，不能答礼，先生休怪！”李靖又谦逊了一回，方才敢坐。老妈曰：“贱躯性僻，不喜与俗人居，却喜与善人清谈。故不惜残朽，与先生少坐。”李靖曰：“晚生性情疏慢，不学无术，恐见辱于长者。”老妈曰：“观君品节详明，德性坚定，莫非佳士乎？”少顷，女童罗列酒肴，果然山珍海味，玉液琼浆。李靖吃了几杯，不敢多饮，固辞乃已。因问曰：“太夫人尊姓，太公可在世否，有几位公郎？”姥曰：“老妇姓金，大君中年去世，二子名金鳌、金鲤，皆往北海探亲未回。几个顽仆见主人外出，老妈慈懦，俱醉卧不起。先生今日受了辛苦，早安宿罢。”遂起身向丹墀咳了数声，犹如洪钟振响，惊起十数个狞狰大汉，面貌有善有恶，皆来拱手听命。姥曰：“尔等去打扫迎宾馆，送客人安睡。”众大汉诺诺连声。李靖随着大汉走过数处曲栏，将行李铺在床上，叫众人出房去了，自己和衣而卧。心中想道：这个人家，定是在朝廷做过大官的，不然那得如此富贵？未及二更时分，忽闻扣门甚急，闻室中惊呼：“天使至！”李靖忙起侧耳而听，但闻异香满室，不闻一毫声息。将欲就寝，数仆请曰：“主母请先生起。”李靖急整衣而出，老姥迎面谓曰：“本不宜使先生知予行踪，今有事相烦，不得不言。予乃本境龙神，上帝怪此地民习奢侈，以早年告诫，使知稼穡艰难。洛阳令张公瑾志诚祈雨，感格上帝，方才御旨下降，限于末丑初，大雨时行。恨二子探亲未回，予年朽迈难以转侧，欲烦先生代我身行雨。”靖曰：“靖乃一介凡夫，如何能行雨？”龙母曰：“不难。”命左右将洪钟乱撞，众神蜂拥而至，皆向龙母稽首。龙母曰：“御旨前来，子末丑初，甘霖弥野，尔等作速登程，毋违天意，以副众望。”众神曰：“惟命是听。”龙母又命左右牵龙驹来，龙母曰：“请先生乘此龙驹。”手授寸余一个净瓶，谓靖曰：“此先天至宝，内藏壬癸之精，驹若嘶鸣，汝便倾一点水在鬃上，切不可乱施。”靖曰：“然。”左右将缰绳一撒，龙驹四足腾空。

此时，李靖头顶星月，足履风云，雷公在左，电母在右，雨师在前，风伯在后，乘着电光，俯视下界，历历在目。却依龙母之言，不敢妄施雨点。风驰云飞，也不知行了几多路程。忽然望见柳家店，心中想道：此处较他处望雨更甚。又念庞母施茶之恩，不免以公报私，竟将净瓶一连滴了八九点。那驹也不敢再鸣，直行过百十里，那驹复鸣，李靖仍然发雨。又不知行了多少地方，雨师曰：“雨足矣！尔等先回，待我分开阴阳，收了云雾，即来缴旨。”李靖等先回。龙母曰：“有劳先生了。”分付众圣各回本位。龙母曰：“天尚未明，先生辛苦一夜，仍回客房休息罢。”李靖曰：“谨如尊命。”

将欲就寝，又闻扣门者甚急。左右开门，见二位少年惊慌而至。龙母责之曰：“昨夜若非李先生至此，汝等有灭族之罪矣。李先生代汝效劳，宜速拜。”二位龙子请李靖出来，向靖再拜。二龙子曰：“愚弟兄与北海龙王为长夜之饮，不期御旨下降，先生真是我全家恩人！”李靖未及答时，又扣门者甚急。二仆上前禀曰：“天使至！”金鳌、金鲤忙排香案，跪接御旨。为首一位金甲尊神，领着数十个虎贲之士，持矛仗剑而立。金甲神展开御旨读云：

无极至尊昊天上帝诏曰：金鳌、金鲤，不遵御旨，妄施而数，柳家店一村，男女尽歿，淹死良民五百五十三人。念尔先世有功于社稷，不忍加诛，命值日司刑正神，鞭金鳌三百，鞭金鲤二百，减一等，降受伯爵。候有功之日，再行升赏，毋负联望！

诏书宣罢，金氏弟兄望天谢恩，解衣伏地。左右武士动起手来，打得皮开血溅，呻吟之声令人鼻酸。龙母在一旁痛哭。室中六个女娘、十数个家丁，见主人要受杖，皆掩面流涕，吓得李靖战栗不已。须臾，左右收了刑，众仆扶主人入内室去了。金甲神谓龙姥曰：“若非汝有功于社稷，二子难免剑下之诛矣。以后行云布雨，切不可怠玩，吾去也。”李靖站在一旁，形如木偶。

龙母送了天使，慰李靖曰：“先生休惊，若非先生效劳，则误期之罪，更甚于误雨。只是老身不该使二子俱出，以罗此咎。”李靖亦无言可答。二女娘请靖入书房用饭，李靖好不过意，龙母指二女谓靖曰：“此二女自幼侍予，颇适予意。今欲遣二女使奉先生箕帚，惟先生所择。”靖曰：“靖乃庸夫下士，如何敢上干仙体？此事断然不敢从命！”母曰：“先生虽居尘俗，品若上界真仙，使二女得此佳婿，亦愿足矣！先生幸勿辞焉。”靖曰：“靖贫无赖，采薪度日。茅檐之下，无立锥之土，瓮室之中，无隔宿之粮。即仙姬不弃，靖将何以自立？”二女闻之，皆目视李靖，微微而笑。姥曰：“天之困厄，每甚于豪杰之士。岂不闻人生于世，所患者在寡德，不患寡财？今观二女之意，均非无意于君者。予别无所赠，出夜光珠三颗，开唐宝剑一匣。”谓二女曰：“此珠价值连城，汝二人收为妆资，与先生下山永成百年之好。”二女向龙母下拜，李靖不好推辞，只得也拜谢龙母。母曰：“他二人年长者名春兰，年少者名秋菊，先生宜善教之。”又谓二女曰：“以顺为政者，妾妇之道也。汝二人宜善事先生。吾二子受杖过伤，不能送客，先生海涵。”于是春兰背着行李，秋菊佩了宝剑，随李靖下山。龙母送出大门之外，挥泪而别。

李靖谓二女曰：“柳家店一村男女，皆没于水，吾为之灾也。予欲售一珠，觅尸封葬，以释予愆。”二女曰：“惟君所命。”不上半日，到了柳家店，果然被水淹成大坑。李靖触目伤心，歔歔再四，觅居近人家，寄居二女，单往洛阳探亲。那亲长见李靖衣服褴褛，却不十分理会。李靖私去当铺中当珠一

颗，得银子五千两，仍回柳家店。收买白布一千余匹，又买棺木五百五十三付，不论远近，送一死尸来者，谢银五两。不上四五日，计敛死尸共有五百五十二头。命居近之人遍视群尸，单不见有庞母。李靖出帖，晓谕乡人，有能觅获庞母尸者，谢银一百两。又过了三日，绝无影响。李靖无可奈何，只得束草为人，上书“庞母真魂”四字，入棺安葬，以了心愿。又于各尸封葬之所，烧纸焚帛，虔诚致奠。

次日，收拾行李，欲辞乡人而回。乡人老老少少皆来款留，李靖惟心领而已。将欲起程，客来报曰：“庞母至矣！”靖曰：“庞母安在？”果然庞母策杖而来。李靖曰：“为不见老母，险些寻杀小人。”庞母曰：“适闻乡人语先生用过其情，老妇在世尚且感激不尽，况死于地下者！”说罢，向李靖下拜。李靖连忙扶起，曰：“妈妈出此大难，真乃吉人天相，不知妈妈何以预知而逃？”庞母曰：“自先生去后，老妇即发寒疾，只得往舅家暂住。刚病了半月，舅母亦寡贫而衰。昨日闻知先生如此用情，故特地赶来，以酬先生之意。”众人曰：“庞母至此，先生可少留数日，使我等各尽其情。”李靖即取出三百（两）银子与庞母，另造房屋。又将百两银子，以作庞母养生之资。盘桓三日，拜别庞母，辞了众人，望西而行。乡人尽皆洒泪，依依不舍，李靖也切切而去。正是：

点水须当涌泉报，千金一掷不知贫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回 授天书蛟精返窟 谒越王女侠盗令

却说李靖别了柳家店，携二位龙女行了七八日，早到西城。旋回故里，今二女权立门外，先进家中见了母亲，将误入龙宫行雨收尸之事，一一说明，又出夜光珠、宝剑为证。李母曰：“尔平生谨慎，今出此荒诞之言，似觉难信。观尔精神发越，往时寒酸之气尽消，亦似有奇遇者。也罢，命二龙女进来，待吾审视。”李靖出来，招二女入内，二女跪地不起。李母曰：“吾儿有何德何能，而龙母错爱，既授之以珠，又赐之以女？”二女叩首曰：“龙母以几辈自幼居于异类，不谙人事，闻老母亲贤慧无比，能于教子，必能教媳，故使儿辈奉先生箕帚，兼学老母亲德操。”李母曰：“吾母子居贫守俭，吾年七十，犹亲纺绩。吾儿年二十余，采薪之外，别无所能，龙母误聆虚声耳！”二女又叩首曰：“圣人云：‘不仁者，不可以长处约。’龙母所慕老母与先生者，正惟此耳。”李母曰：“善！汝二人真吾儿媳也。”遂以手扶起二女，即日命李靖与二女成礼。合卺之后，相得甚欢。二女助李母纺绩，日夜不休。一日，二女相语，歌曰：

贫子衣中珠，光自圆明好。

虽然善为藏，终是龙家宝。

李靖怪而问之，二女曰：“郎君市珠，可以致富，何自苦如此？”李靖曰：“予感龙母之德，不忍遽售，非宝此珠，正宝龙母之惠也。”二女曰：“此珠终非人间之物，他日龙神行雨，见此珠光，一吸而去，不若售之，得金为妙。”李靖曰：“我得之，使彼失之，仁者未必为此。”二女默然不答。一日，雷雨骤至，李靖启柜视之，珠果不见，靖乃责二女曰：“吾若听汝二人之言，遗害于他人矣。”二女再拜谢过。

又过数月，二女曰：“吾不忍老母操作于内，汝不懈于外，吾二人有赤金项圈各一，紫玉镯各二，往售之。”李靖然其言，果如其数。二女曰：“郎得此，可免采薪之苦矣。宜晓夜攻书，以求上进。”靖曰：“孔孟六经，吾既诵之类，老、庄、荀、列之言，却将何书为先？”二女曰：“孔孟六经，醉而无疵，乃入世之法，所以训天下之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者。诸子之言，放荡不羁，乃出世之法，所以训天下之妄生、妄死者。”靖曰：“出世、入世，二者吾将何先？”二女曰：“入世之法，造其极，可以出世；出世之法，会其源，亦可以入世。孔子曰：‘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’彼抱咫尺之义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靖曰：“三圣不传之秘，其书何名？”二女曰：“其书名《遁甲天书》。”靖曰：“遁甲之名何义？”二女曰：“甲者，十干之首，人君之象。《易》曰：‘帝出乎震，位坎向离’是也。遁者，隐也。甲尝畏庚，干之七数也。甲性好生，而庚性好杀。甲适于六仪之下，以避其凶，却又以乙妹妻庚，以制其内。甲之子曰丙、曰丁，皆能克庚而救甲，故乙、丙、丁号曰三奇。”靖曰：“六仪者何？”二女曰：“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是也。”靖曰：“甲既畏庚，何又隐于庚？”二女曰：“甲与己合以养之，丙与辛合以泄之，丁与壬合以挠之，戊与癸合以威之。如此，庚不但不敢与甲为仇，而反感甲之德，畏甲之威，而为甲所用也。”

靖曰：“学此道安用？”二女曰：“知此道者，可为王者师。”靖曰：“孔子言仁义，老子言道德，宜为王者师，未闻以遁甲者。”二女曰：“遁甲，数学也，与理学相为表里。甲、庚、丙、壬、戊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五端。圣人曰：‘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性，性同此理。’又曰：‘人同此身，身同此气，气同此数。’古圣人未有明心达性，而不知遁甲者。”靖曰：“古人云：甲之神有六，何也？”二女曰：“以甲游行十二支，故有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辰、甲午、甲寅之称，非一甲之处，更有五甲也。推而行之，远取诸物，有天上之甲，地下之甲，一国之甲，一家之甲，一年之甲，一月、一日、一时之甲，一事之甲；近取诸身，则有一动之甲，一静之甲，一身之甲，一心之甲。子善读之，可以察天时，卜地利，知人间祸福，逐日吉凶。故

曰：理有一定，而数有长短。是理为主，而数为末也。数有一定，而理有权变，是数为主，而理为末也。用理而不用数，则吉凶消长之道盲然；用数而不用理，则君臣父子之伦息矣。有以理驭夫数者，明哲保身之人也；以数循夫理者，杀身成仁之士也。自古以来，未有立大功、创大业而不知遁甲者也。”靖曰：“其书安在？”春兰开筐取出一书，双手授于李靖，李靖再拜而受之。其书大半是蝌蚪字迹，文义幽深，古奥难测。二女乃尽心指点，一年有余，靖乃学成。

一日，二女又相语而歌曰：

琴兮瑟兮音太和，山兮水兮志未磨。

遁甲天书人识破，空留日月掷金梭。

李靖怪而问之，二女泣曰：“龙母欲以天书畀汝，使吾二人奉先生箕帚，欲观先生之心术耳。今见先生之心术正大，予二人乃敢出书授汝。汝今揣摩既成，予二人留此何为？将复龙母之命。”李靖曰：“予今揣摩此书，自信可图人间富贵，与卿二人共之。今欲弃我而回，予愿从汝，同侍龙母可也。”二女曰：“不然。予二人蛟族也。君前去自有佳偶，勿以予为念，后会亦当有期。”二女同向李母下拜，靖方欲挽留，二女化清风而去。李母与靖怅然自失。

不上一年，李母招李靖而谓之曰：“人之在世，生灭无定，如月盈亏，如花开谢。今生前死，今死后生，今死不明，后生奚保？吾将远逝，勿用深悲。”言毕而逝。李靖服丧三年，极尽其礼。

一日，见白气横天，知南阳必有兵变，乃往见总兵伍云召，劝他去官回里。云召不悦，夤夜逃至痘母祠，题诗感叹，潜往长安，谒越王杨素。越王见客，置侍妾三十余人于左右，皆制宫服色，号曰活香锦屏。越王见李靖仪表非凡，心甚喜之。及扣其所学，靖应对如流，目不斜视。越王益奇之，因设席命坐，右红拂技冯红绢为舞。越王曰：“此女最有口才，试听之。”红绢乃执红拂为舞。李靖佯醉，辞越王回寓，越王曰：“无事时，可来相访。”靖拜谢而去。

回至寓中，又看了几卷古书，日夕而卧。将交三更，忽闻扣门声。开门看时，见一少年，系二马而进，峨冠博带而入，不揖而坐。靖问曰：“先生何来？”少年曰：“吾乃今日席昌之歌妇冯氏也。”靖视之，果然。曰：“尔来此何事？”绢曰：“长安不久将属他人，岂不闻危邦不入？不知先生来此何故？却又与死尸对饮，不亦羞乎？”靖曰：“子将何以教我？”绢曰：“安排青眼，阅人多矣。求其胸襟洒落，无如君者，吾盗有越王令，欲与先生逃。”靖曰：“将安往？”绢曰：“太原唐公，仁人也，可依之。”靖曰：“越王追及奈何？”绢曰：“此堊中枯骨也。君费一席话，妾为一曲歌，必免。”李靖送

与绢窃关而逃。

次日，越王府中不见红绢，左右遣使捕捉，越王曰：“红绢入府，经五年矣，未尝以颜笑假人，吾尝谓绢有侠士气。昨日席间，以目熟视李靖，必从靖去矣！”左右往察之，果如越王之言。请于越王，欲追之，越王曰：“藩镇诸侯如予荒色嗜音，多选名门女子贡予，是其来也如云，其去也当如水。胶漆无情之物，尚然相投，况绢与靖，天下之奇才也，而有不相怜者乎？蜂蝶戏于花间，吾每拂蛛网以快其意，今日独不容靖与绢，毋乃不善用其情乎？惜乎！靖非知予者。知予必不去，吾将厚赠之。”左右曰：“恐其有效尤者将若何？”越王曰：“惟靖与绢则可，非靖与绢则不可。彼小人与女子，情欲而已矣，吾必扑杀之，汝等毋多渎。”左右不敢复言。自此天下贤士，多有依附越王者。惜乎！不学无术，好谋无成，不能回隋氏之乱。彼哉，彼哉！要知李靖去后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五回 弹宝铗红绢说奇人 画三策李靖献良马

却说李靖与红绢策马而行，来至临潼山，到了梅林镇。日暮投店，歇于楼上。次日天明，濛雨不休。李靖晨起，捡书观看，红绢亦对镜理发。对门楼上，坐着一颀白老者，发如旋螺，须若短松，以目视红绢。李靖心甚恶之。绢低声谓靖曰：“对门老叟，状貌不凡，才识必出汝之上，子试往拜之，必有所赠。”靖信其言。老叟曰：“子先怒我而复来拜我，必对镜者之所教也。”靖曰：“然。”老叟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吾李靖也。”叟曰：“对镜者为谁？”靖曰：“室人冯氏也。”靖因问曰：“先生为谁？”曰：“吾亦姓冯，名冀，西洋人也。”靖曰：“先生何以至此？”冀曰：“吾观中原气数参差，故吾越国而来。近见太原正气时现，吾将安用？思往南安一游。”靖曰：“弟欲与先生订同胞之谊，若何？”冀曰：“不然。尊嫂姓冯，吾亦姓冯，吾当与嫂结为兄妹。”李靖返告红绢，绢大喜，于是绢拜冀为兄，冀拜绢为妹。

一日，靖谓冀曰：“人生斯世，必如何方称为奇人？”冀曰：“关所谓奇人者，举世不能建之功，而我能建之，三纲于焉而明，举世不能立之节，而我能立之，五常因之不坠。为天地所依赖，为古今所推仰。冀虽不才，心窃窃焉慕之。”靖曰：“不然。此所谓英雄也，非奇人也。所谓奇人者，言不奇于人，而言可法；行不奇于人，而行可师。规规乎见利不趋，见害不避，澡其身于德，若鱼之浴于水，呼吸吞吐，无非善也。到若功与节，视乎时，审乎外，不以得之为喜，不以失之为忧。靖虽不敏，愿从事于斯焉。”红绢曰：“此所谓贤人也，非奇人也。奇人者，尽性了命之人也。夫凤生于山，人莫不知其为凤者，以文辨也；龙居于水，人莫不知其为龙者，以鳞识也。奇人与世居，而人知其为奇者鲜矣。岂惟不知而已哉，疑之者视之为愚，谤之者称之为矫。奇人

处疑谤之间，择其善者而教之，其不善者而化之。志与众人异，而心不忍与众人离。浑于物比，不知有我，虽至老不悔。”靖曰：“此奇人之操也，奇人何所学而成？”绢曰：“子曰诵圣言，尚未间奇人之所学乎？圣圣相传，只此‘中’字。审中道而行，谓之奇人。所以言行遵先王之法，视听效先哲之为，异乎流俗，遁于污世，故疑谤之士，视若奇人，虽然，果有奇于人哉！”靖曰：“此奇人之节也，奇人之心术若何？”绢曰：“主乎‘中’者，谓之道心；出乎‘中’者，谓之人心。道心者，操之则易，存之则难。存而不伤于固，谓之善养，则更难，故曰惟精。精易失之太过，防其太过而止之，则又失之不及，故曰惟一。一而至于浑忘，谓之允执。允执者，身不出‘中’外，心不出‘中’中，其神如化，其德配天，而人莫之拟焉，故谓之奇人。舍中道而言奇人，异焉而已矣。”于是冯冀掣宝剑，击桌而歌曰：

大道根茎识者稀，愚人日用不自知。

为君直指性命理，但教心与性相依。

李靖亦执剑击桌而歌曰：

日月虽明不为明，日月之明有时昏。

我心之明无昼夜，不是奇人是奇人。

红绢亦持剑击桌而歌曰：

堪叹我身寄世居，淡云飘泊走天衢。

从风不若从龙去，择拣身心傍太虚。

三人在店中盘桓了三月有余，每日谈诗论道，彼此相长。冯冀恐误了自己大事，拜别李靖夫妻，欲往安南，李靖亦欲往太原。冯冀临别嘱曰：“期至十年八月初十日，看南方红光烛天，即吾事成之日。十五年，吾当来中土致贡，与汝在长安相会。”于是三人挥泪而别。

不言冯冀南行，单言李靖与红绢行至太原，果然耕者让畔，男女别途，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又天朗气清，山川献瑞，不时有王气纵横，李靖惊讶不已。及至太原，觅了寓所，谒见唐公，唐公待之甚厚，命长子建成答拜。红绢于帘内窥之，谓靖曰：“无能为也。气滞神驰，非善终之辈。”他日，次公子元吉来访，绢又谓靖曰：“未语先闭目，其中多诈；开口欲人从，其志不谦；与人言而目多内顾，其意必奸，宜远而不宜近之人也。”

一日，李靖偶过学宫，值三公子在泮池闲步，公子谓从人曰：“走马者是谁？”左右曰：“此人姓李，数日前来谒老令公，大约携妻子寄食者耳。”原来三公子好学不倦，每日视膳问安之后，即入学宫读书，不比建成、元吉终日游荡，故此未与李靖会面。当日瞥见李靖，即备名帖来访。李靖接见，分宾主而坐。公子曰：“先生抱济世之才，不远千里而来敝邑，使弟得承教益，实为

万幸。不知先生教我以何者为先？”靖曰：“公子名德施于天下，虽三尺之童，莫不仰望，况靖以四海为家者乎？”公子跪而言曰：“交疏者，言必浅；礼厚者，教必深。某愿以师礼事先生。”靖亦跪而答曰：“靖实不才而公子错爱，愿效犬马，以备裁取可也。西席之位，则予岂敢当哉！”公子曰：“吾观先生，伟丈夫也。先生自度与古代名贤，堪与谁为伍！”靖曰：“靖学浅志下，求无愧于今人足矣，焉敢与古人为伍哉！然靖虽不才，亦愿闻公子之志。”公子但笑而不答，李靖亦点首会意。又谈论些闲话，公子辞李靖而去。红绢出帷，迎谓靖曰：“此真命主也。他日鞭笞藩镇诸侯，其惟斯人乎？”次日，三公子又来相访。自此，李靖与世民交游甚厚，逐日往来，却无一言及于天下大事。

一日，世民招李靖，饮于北城栖霞楼上。世民乘醉顾李靖而言曰：“大丈夫当纵横宇宙，为一世不可少之人，作千万世推重之主，必何道而可？”李靖对曰：“夫所谓大丈夫者，审成败之势，定进退之局。因民之利而利之，因人之恶而恶之。故不劳而泽加于民，不战而威行于世。譬之顺风而呼，背日而视，其声加疾而明知远者，势使之然也。然后牧民以文，卫民以武，以遗万世之安。”世民乃执李靖手入密室中，跪而请曰：“某不才，愿受教于先生！”靖曰：“公子自料太原可成王业否？隋氏之气运隆替否？天下诸侯可以力制否？”公子曰：“方今海内一家，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，隋氏不为不隆。太原属在西陲，守则可矣，未可以战。天下诸侯皆英勇之士，事之且恐力不继，焉能受制于不才乎？”靖曰：“不然。方今文帝老迈，任用谗臣，又频年饥馑，四夷屡叛。再者，皇太子柔弱有余，皇次子刚勇过甚，他日必有争立之变，国运可谓衰矣。天下诸侯，譬如群狗，据关而吠，勇士尚避其威，曳尾而郊行。虽三尺之童，皆可以持杖而逐之，何惧哉！太原风俗俭约，易教之以礼；地沃民勤，易使之以富，然后静以观天下之变也。乘变极思治之时，则义师一举，天下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”公子大悦，再拜而谢。自此李靖佐公子理农桑，治兵甲，交结宾客。天下豪杰，无有不知世民之贤者，皆李靖之教也。如此三年，公子志不少懈。

又一日，李靖谓公子曰：“吾为公子画三策，可运天下于掌上。”公子正立，拱手受教。李靖曰：“第一策，公子当与匈奴主厥突，结为唇齿。他日举兵南向，庶无内顾之忧。第二策，长安，人文广集之地，吾当再谒越王，招天下贤士来自太原。第三策，紫薇垣中，帝星摇摇，时有白气蒙蔽。客星居于帝座之右，光芒四射，其兆甚凶。吾去见机行事，以成三策。三策成就，大事济矣。”公子乃顿首谢曰：“先生真王佐之才也。”二人名虽朋友，心实君臣。

世民也素知番王厥突重利娱色，乃选美女十名，黄金千镒，彩缎千匹，交

纳番王。厥突大悦，亦以厚礼酬答。自此两国往来不绝。李靖乃谓公子曰：“越王所最爱者，良马也。乞借公子黄龙驹，往长安一行。”公子慨然与之。公子问几时起程，李靖曰：“明日乃黄道吉日，可以起程。”公子赠黄金五百两，李靖少之，曰：“吾此行胜起十万精兵，求公子益予黄金千两，可以济用。”公子遂如其数。李靖恐越下防己之诈，带红绢同行，公子尽一日之程相送。红绢宿于驿亭内室，公子与李靖抵足而卧，谈叙一夜。次日临别，靖嘱曰：“欲上人者，必以身下人，方能收贤士之心，公子牢记。”进与红绢策马，望长安大道而来。

不上数日，到了梅林镇。靖谓绢曰：“向年同冯冀萍水相逢，结为兄妹，相居三月余，不觉今已五年矣。”二人在马上感叹了一回。又行数日，已到长安。牵着宝马，佩了开唐宝剑，同红绢望越府而来。左右将李靖名帖，并陈情表文传进。越王细看，其表文内云：

罪臣靖自与红绢去后，感大王不追不杀之恩，遂男女有室有家之愿。虽大王宽仁，视婢妾若薨薨之虫，而义士铭心，愿衔环以报生生之德。今献黄龙驹一匹，德力兼优，兴王剑一柄，金玉可荆。臣愿附骥尾，垂千载之令名，永随鞭蹬，作侯门之清客。心出至诚，伏祈照鉴，谨表以闻。

越王看毕，喜形于色，命左右取宝剑带马进来。越王一见此马，遍体黄毛，果然是五爪龙驹；那口宝剑，光芒射目，寒气袭人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吾料李靖，必有以报予者。”命请李靖与红绢入见。李靖、红绢伏地请罪，越王曰：“先生休矣！”命左右扶李靖起，分宾主而坐。越王曰：“先生盗我万人俊，却还我千里驹。”李靖曰：“大王以明珠投人，臣敢不以宝剑相赠。”时红绢依于靖后，越王曰：“不见子已五年矣，已非复昔日之红绢也。”红绢敛襟而答曰：“大王威仪如故，惟须发加白矣。”越王命左右择一静室，居李靖、红绢于内。李靖厚赂越王之左右，无不称李靖之贤，越王亦夸其得人。凡有接见宾客，常使李靖在座，因此天下豪杰，无有不知李靖者。靖居越府，直至炀帝下扬州之日，方回太原。此是后话不表，细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回 评花卉盈川师李靖 观书法若虚荐尉迟

话分两头。再说朱若虚在路上行了月余，将及长安地界，路上行人纷纷传说京中之事：文帝被弑，太子遭戮，太傅伍建章被诛，炀帝竟是废伦自立。若虚闻之，仰面号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吾命之不长也。”意欲转辕而回，复又想道：此地离京都不远，且进京都游览一回，只去见过李靖，即便回家。主意已定，策马加鞭，又行了数日，早到了长安。

觅了寓所，备个名帖，隐去孝廉二字，只写山人朱若虚拜访，来至越府，向门官作揖道：“我是西陵湖广人氏，特来拜访李师爷的。”取出一个小小

门包，递与门官。门官接着，将若虚上下一看，见是儒生打扮，不是公衙中人，就不怪他出手太小，接着帖儿，就进去了。转身出来说道：“李老爷请先生进去。”若虚随着一个青衣童子，端肃而入。只见越王巍巍大殿，十分壮丽。进了正殿，转过花厅，真个闹中静境，别是一番气象。果然：

阶下草青阶上绿，牖边花发牖中香。

李靖早已站在阶沿之上，拱手叫道：“不知贤士驾至，未得远迎，有罪，有罪！”若虚答道：“芝兰生于幽谷，嗅其香者，不惮险阻；况先生乃上苑名葩，愿拜下风者，独予一人乎？”二人遂挽手而入，叙了主客之礼。李靖道：“先生屈体来访李靖，不但光生敝斋，今观先生气秀神清，彬彬雅度，必具高才，却又卑以自牧，光顾鄙人。诚哉，其为若虚也！”若虚答曰：“弟久慕大名，奈天各一方，难亲道范。今观先生貌恭而言安舒，德柔而行刚断，无怪乎以靖命名也。”

李靖见若虚语言谦逊，知是诚实君子，即命安排酒肴，与若虚酣饮于花亭之上。靖曰：“人生于世，草本逢春，故君子窃取名花以喻其德。惟桃李争春比艳，无足论也。牡丹、芍药，朱紫之客尔。我中心羡慕，殆不及此。竹中虚而有节，松外实而内坚，此二者高超万木，萃拔群枝，靖愿效之，恐不能及！此数种之外，先生之志可得闻欤？”若虚举目，将园中群花遍视良久，答曰：“君子之志，有隐有见；君子之时，有屈有伸；君子之性，甘淡泊而不厌，则无不同。丹桂气浓而致远，芝兰香灿而栖幽，篱菊傲霜而形单，皆不可自效。惟有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备五色而不侈。叶偏偏而圆，茎亭亭而洁。舍是而金玉名高，虽艳浓皆为末节。”靖曰：“善哉，君子之爱也。”若虚曰：“不才承先生推情下问，敢放言无忌。不知先生所钟情者，在于何品？”靖曰：“天下之物，莫不皆有其偶。仆所愿者，孤洁之物耳。”若虚曰：“草木之类，堪备玩赏者，皆天地之英华，夫子之志诚高矣。所谓孤洁者为何？”靖曰：“夫所谓孤者，不俟春王之令，不须绿叶之敷，众皆零落我独条达。喷异香于冬末，挺灵秀于春先。所谓洁者，辞阳和之雨露，免蜂蝶之摧残。披瑞雪而姿色亭亭，历严霜而精神越越。不有梅花，吾将安适耶？”若虚曰：“居今之世，仿古之行，先生其张良之亚欤？”李靖心上机关，被若虚一言打动，遂暗暗称奇。良久答曰：“弟与足下各评论花卉，何得攀及张良，岂不愧死！”若虚见天色已晚，即忙告退。李靖送出大门之外，谓门官曰：“朱先生再来，不必通报，听其自进。”

次日，若虚效着古礼，备个门生帖子，束修一封，彩缎二匹，纹银五十两，来至越府。见了李靖，行师生之礼。又请师母红绢相见。八拜礼毕，李靖引若虚往拜杨素。越王命其子杨玄感与若虚弟兄相呼。李靖遂将生平所知所能

，一一授与若虚，若虚心领神会。不上一年，将遁甲中天地神人鬼、龙虎风云，阳九局、阴九局，四千三百二十变局，三十六吉格，三十六凶格，内外三十六生格，三十六死格，般般学会。又参悟心中遁甲，才知克念作圣，甲之遁也；罔念作狂，庚之獫也。始悟三教同源，理数合一。养元始于太极之中，穷秘妙于先天之内。

李靖见若虚颖悟非常，十分欢喜。一日，与着虚谈及性命之理。若虚问曰：“世间以何物方能形容‘性命’二字？”李靖曰：“心如堂上坐着一个官员，这官员的职分便是性。盖有职则为官，无职则为民也。这职分中所任之事，便是性中之理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是也。这官人发政出令，因时制宜，即是性道流行。承宣天命而见之于行事，忠、孝、廉、节是也。政之或宽或慢，或暴或残，乃气质之性，君子所不任者也。这官人入则群趋众奉，出则后拥前呼，犹人五官百骸，凭精气而为生命者也。故曰理以成性。理者虚而周流，亘古常存，性中之命也。气以成形，形者有生有死，精气假合之命也。所以下士养形，上士养心。”若虚心闻至理，遂不愿为官，欲回家参学理数。拜别师父、师母，李靖送至十里长亭，嘱曰：“天命之性，如水之清；气质之性，如水中着了些酱醋在内。凿丧了天性，违背了天命，将欲返本還元，或埋之以土，或澄之以砂，所以圣人教人，要正心诚意，方可复转天良，明心见性。吾观汝志气清明，必是神仙中人物。汝去吾别无所托，但遇英雄豪杰才堪国用者，即修书荐来，吾必厚遇。”若虚会意，答曰：“门生知道。”二人又珍重一回，方才撒手而别。

不言李靖回府，却说若虚因南阳兵乱，从东路而回。行了半月，已到朱仙镇。住在店中，却往街上散步，见一座不周不正的草店门首，挂着两行隶字，上写道：

天下无难事，世间有难人。

人难因运难，运难难上难。

天下无易事，世间有易人。

人易因运易，运易易上易。

心田居士题

若虚是个爱字之人，上前细看，见笔笔风流，字字端正，生气勃勃，如春园之草，精神洋洋，若游水之鱼。诗中意味，乃英雄遇困厄而无告之语也。因问店家道：“此诗何人所题？”店主连忙答道：“此是山东一位客人写的，先生莫非有买字之意？”若虚道：“斯文同骨肉，你可引我进去看他。”店主引至客房，指着道：“那病不死的一个僵尸就是！”若虚近前一看，见这大汉身长九尺，浓眉大眼，面黑无须，憔悴如柴。头枕两只竹节钢鞭，恹恹而卧

，病在床上，灰尘勃勃裹体，衣中秽迹淋淋。若虚见了，心中凄惨，叫声：“仁兄！奈何遭此重厄？”那大汉睁开二目，将若虚一看，挣起身来，却又衣不遮体，仍然坐在床上，问道：“兄长何人？”若虚曰：“弟乃湖广黄州府西陵县人氏，姓朱名若虚。适在街上行游，见兄台书法高明，特来相访。请问兄台尊姓大名？”壮士答曰：“小弟乃山东麻衣县人氏，姓尉迟名恭，字敬德，外号心田。在家务农为业，蒙地方官擢我孝廉，上京候选。到了京都，却又思回乡里，来经此地，投亲不遇，陡遭疫症，病了二月有余。这店家又不时絮聒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写两行草字，不期有辱尊驾，一见如故，少舒我胸中之气。”若虚听了，抚慰道：“天之馭人，将欲亨之，必先困之。公今受此大厄，必成重器。兄台若不弃，可同我回寓中养病若何？”尉迟恭曰：“小弟这样光景，岂不有辱尊驾？”若虚道：“你我志同道合，何出小人之言？请少待片时，小弟即来邀请？”若虚道罢，他就出店而回。那店家又惊又喜，尉迟恭却不（以）为意。

过了两个时辰，不见人来，那店主不住的在门前观望，就向着尉迟恭说道：“我看这个人说话，过于容易，自然是个不诚实的人，况他是湖广，你是山东，又非亲非故，岂肯缠你这个病鬼？快快与我出去，我只当遇着一个强人，偷了十两银子去了的。”尉迟恭婉言答道：“大丈夫不甘受人怜，又不肯轻受人恩。此人果是豪杰之士，自然疏财仗义，言信行果；若是鄙细小人，我也只当未遇着他的，来之不喜，去之不忧。”店家大怒道：“你空着两手，长在我店中，吃了我百十餐饭，就把你身上的皮都剥下来，也不够算到茶钱。快快与我出去罢！”尉迟恭将欲开言，抬头看见若虚进来，却不作声。那店家满脸怒气，回头见了若虚，也不做声。若虚心中明白，就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弟回寓，因伴仆闲游去了，所以来迟，二位休怪。”便问店主道：“尉迟兄饭钱共该多少？”店家道：“他来店中，共有八十天，就该九两六钱。”若虚将银子还了，又叫尉迟恭取出当票，命李福到当店中，将衣服行李逐一取出，尉迟起来沐浴更衣。店家说道：“请二位老爷到客堂拜茶。”若虚年长，尉迟恭年幼，依次而坐。店家排上茶来，掇出果盒，七八样糕饼茶食。二人饮了两杯茶，店家又献上酒来，对着若虚说道：“小人在此开店二十余年，从来未见朱老爷这般仗义。”又向尉迟恭说道：“小人肉眼无珠，往日言语唐突，祈尉迟老爷海涵。小人店中有事，不能奉陪二位老爷，宽饮几杯。”店家说罢，退出去了。尉迟恭道：“弟与兄平日参商，今朝萍水，受此大恩，何以为报？”若虚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方便第一，力到便行，何敢望报！贤弟若不受此重厄，叫愚兄往何处来会你？此系天缘，不可不贺。”二人说至此处，大笑不止。

若虚命李福代尉迟恭背了行李，尉迟恭自己提着钢鞭，辞了店主，随若虚

回寓，又设酒相贺。尉迟恭因久病新愈，多饮了几杯，就昏昏欲睡。若虚寻思：此人日后必是朝中柱石，待他病好，将他荐往越府，也不负吾师嘱托，遂与尉迟恭在朱仙镇住了一月有余。一日，尉迟恭对若虚曰：“弟受兄长如此大恩，杀身难报，欲与兄长结为兄弟，订生死之交，不知兄意若何？”若虚提笔曰：

男儿重义气，何用结生死。

意气果相投，生死不可易。

莫学尘世子，订盟称莫逆。

一朝时势改，相见不相识。

尉迟恭观了此语，拜服其论。

一日，二人游于东郊，偶然风雨大振，二人衣衫皆湿，尉迟神色不变。若虚曰：“迅雷风烈必变，然则圣人亦畏之乎？”恭曰：“圣人敬之也，非畏之也。君子畏青天，不畏雷霆；小人畏雷霆，不畏青天。畏雷霆者，畏众人之口；畏青天者，畏自己之心。己心不畏，天且不惧，况雷霆乎！”若虚甚服其论。又一日，若虚言君子趋吉避凶，是循天理之正，顺人事之宜。尉迟恭曰：“谓循天理则必吉，则比干不见杀，伯夷不见饿，三闾大夫不见放。范增陷身于项羽，不失为杰士；武侯折兵于祈山，不失为草臣。君子尽人事，循天理，至若吉凶祸福，何足以计心哉！”若虚叹曰：“真杰士之语也。”又过了数日，若虚道：“男子志在四方者，当以功名为重。贤弟仍回京都，到越王府中，持我手书，去见李靖，必有推荐之处。我也要回家，再图后会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弟在京都却也知道此人，现今他依仗权门。恐是有名无实，所以未去见他。”若虚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才知为人。你不要负我之意，就明日起程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弟受兄恩，寸心未报，愿随侍一年两载，再进京都，未为晚也。明日就要分手，叫小弟如何割舍。”若虚道：“你年近三十，还是孺子口气，少（不）得后会有期。”二人谈论多时，到了次日，若虚催尉迟恭起身，送了二十余里。若虚见尉迟恭去得不愿，心下也十分快悒。回到朱仙镇，主仆而行。此话不表。

尉迟恭别了朱若虚，眼中流泪，心中想道：我日后得了好处，定然将恩报恩，断不做负恩义之徒。望长安大道而行。行了五日，身上零钱用尽，思想到那个铺口，换几两银子。看看日落西山，不免早投客店罢。进了店房，用了晚饭，觉得身子困倦，开铺欲睡。袋中一封银子，不知失于何处，心下着忙道：“可怜朱恩兄一片婆心，恩情并重。失金事小，吉恩兄知道，岂不道我无才。”又停了一会，忽然悟道：“此金失去不远，前不多时，思量要换银子，我还模来的。明日早起，望原路找寻，或者找寻得着，亦未可知。”遂一夜无眠

，等不得天明，即叫店家开了店门，交代行李，照旧路找来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 魏征挥金逢杰士 若虚解梦识天机

却说尉迟恭于黎明时节，找寻银子，大约有四五里之遥，见路上插着一片白板，有三尺多高，数行大字。近前一看，上写道：

东邻招饮，偶尔夜回。

伊何人也，遗金道旁。

醉后强持，愿尔来取。

斤两锭数，姓氏图封。

一一如数，我方不吝。

鹿鸣村魏征题

尉迟恭看了此牌，心中想道：此人到算得一个廉士。只是这一封银子，朱兄说是五十两，面外却是朱盈川的图书封记，内中锭件多少，银色高低，却我一毫不知。且去见了魏先生，再作区处。正想之间，来了一个农夫，尉迟恭问道：“请教这里到鹿鸣村有多少路？村中有个魏先生，所作何事？”农夫道：“那绿树中间，烟火起处，但听学生读书声音，便是魏先生的学堂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有劳指教。”遂望鹿鸣村而来。

远远听见咕啐之声，尉迟恭将脸上露水抹了一抹，身上衣衫整了一整，斯斯文文走进学堂。那先生正在教学生的书，见了客人进来，也站起身来，叙了主客之礼。魏征道：“观足下风尘甚重，定是远来之客，祖居何地，尊姓大名，何故来此？乞赐教言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弟乃山东麻衣县人氏，姓尉迟名恭，字敬德，别号心田。因有事进京，昨日途中困倦，故尔遗金。蒙先生狷介，题诗于路，所以轻造宝斋，望希恕罪。”魏征曰：“足下既然远来，可在小斋盘桓数日再行罢。”恭曰：“先生拾金不昧，又使小弟领受教训，消除鄙吝，岂不幸上加幸。”二人谈论一时，学生报曰：“酒熟矣。”就在书案之上，二人对饮。魏征想道：此人相貌魁伟，必然文武全才，但不知他志气如何，且试探他的心事。尉迟恭也想道：此人面圆目长，印开准丰，定然博古诵今，但不知他心术正大不正大？若是个一介书生，不足有无之辈，就不要在此盘桓，耽搁了路程。

酒至半酣，有两个学生正念《易经》，尉迟恭曰：“圣学中惟《易经》是穷理尽性之书，所以读《易》者多，通《易》者少。先生若不吝，弟愿求教于先生。”征曰：“《易经》泄天地之秘蕴，定人事之吉凶，碌碌庸才，焉能言《易》哉！”恭曰：“愿闻其约。”征曰：“善言《易》者，必善言性，善言性者，必善于用情。盖尽情即是尽性，尽性必先穷理，理有未穷。用情多有不

当，性情味矣。故古人立教，必始于学校。善用《易》者，必明乎气候。气候者，阴阳进退之序也，吉凶悔吝所由生也。故君子燮阴阳，齐本末，一理数，返太极，合太虚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太极、太虚乃二物乎？”征曰：“以理而言，谓之太虚，以气而言，谓之太极。有气便有动静。合而言之，气聚则生万物，各具一太极；气散则死，本乎天者还天，本乎地者还地，万物同归乎太虚。开经第一义，便曰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盖乾为天德，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即春夏秋冬之序，万物之生死，莫不寓于其中，所以六十四卦，终于未济。知此，则知贞下起元，剥极反复之义也。”恭又问曰：“敢问近取诸身何义？”征曰：“性为天德，乾之象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统属于性。日用常行之道，各有当然之则，所以六十四卦，始之于乾。知此则知育物以仁，鞠物以义，甄物以礼，陶物以智。曲成万物，范围天地，诘虚语哉！”恭曰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此一‘信’字；仁、义、礼、智、性，此一‘性’字，此二字何解？”征曰：“此‘性’字，自形而上者言之，其德配天；此‘信’字，自形而下者言之，其德配地。”恭曰：“孔、孟而后，善体《易》道者何人？”征曰：“留侯欲报韩氏之仇，却知韩氏子孙不可复兴，依汉高祖而成己志，是以数循理，《易》之道也。武侯知刘氏不可复兴，乃鞠躬尽瘁以循王命，是以理循数，亦《易》之道也。”恭曰：“以《易》道安天下若何？”征曰：“《易》为天人交至之书，治天下乃其余事耳。知《易》者知天命，知人心。昔者孔子尊周室，孟子亦尊周室，皆此意也。”恭曰：“今日之世若何？”尉迟恭这一句话，问得魏征半晌不言，良久答曰：“弟所谈者，皆前人之糟粕，若论及今日，则吾不知也。”恭曰：“交疏则言浅，志不作则道不合。弟与先生邂逅相遇，宜夫子之辞以不知也。”魏征但笑而不答。于是尉迟恭在鹿鸣村，住了七日。

一日，魏征谓尉迟恭曰：“近日童谣，兄能测之乎？”恭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征曰：“童谣云：

琼花等时开，杨花逐水来。
飘飘何所似，夕照影徘徊。
西山雨露近，洪荒平野陔。
二九郎君至，天下乐悠哉。”

尉迟恭曰：“据此童谣，先生何以解之？”征曰：“琼花不知所指何物，大约目下之妖孽，日后之祯祥也。杨花逐水，荡而忘返，指隋氏而言也。夕照影照，喻言不久也。西山雨露，言山西有兴王之兆。洪荒，太也。平野，原也。是指山西太原也。二九，十八也。郎君，子也。隐隐是一李字。天下乐悠哉，李氏若出，天下必安也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儒者以救时为急，今新主大举孝

廉，兄台缘何不出？”魏征曰：“吾师傅王通，献《太平策》十二卷，计十万余言。开陈治道，救时之急。书屡上，而主上不用，尔我复何望哉？先帝以诈力平陈，不思以儒行治世，任用杨素、宇文文化及等，皆非命世之才。各藩镇诸侯，谁为尚义之辈？今炀帝禽色并荒，音酒兼嗜，而饥馑臻至，盗贼蜂起。吾恐剥复相循之候，乱极思治之时，其在斯乎？”尉迟恭听了魏征这一番言语，遂将遇朱若虚之事，一一言之，邀魏征一同去见李靖，魏征欣然应允。

住了数日，魏征分付兄弟魏徽好生照理家务，不可荒芜田地，同尉迟恭望长安而来，投见李靖。李靖待为上宾，说道公子世民之贤，恳他二人往见唐公。魏征、尉迟恭难却其意，竟携了荐书，又向太原而行。李靖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见了公子，出予角书，切不可效韩信故事，使萧何甚费周旋。予许与公子建三策，已成其二矣，若三策成就，吾即来太原，与汝等共议也。”三人再拜而别。

却说三公子李世民，自李靖去后，如有所失，二年有余，杳无音信。一日，一少年秀士来访，公子出见。其人清秀非常，公子延之上座，问曰：“足下风尘甚重，必由远路而来，愿聆尊姓，不才便于请教。”少年曰：“吾长安人也，姓房名玄龄，今有事故来此。久闻公子大名，特来拜谒。”公子曰：“请先生暂停于此，使不才少聆清诲，以毕平生之愿。”玄龄曰：“公子既然不弃，弟亦愿侍文几而聆德音。”公子大喜。次日，公子引玄龄往见唐公，唐公十分敬重。玄龄见唐公父子如此爱贤，始出李靖荐书云：

房玄龄博古通今，长于文艺，非百里之才，殆游夏之选欤。公子宜使之兴学校，迪教化，范人民。区区太原之地，未足以限其学焉。公子珍重，珍重！

公子见了此书，执弟子之礼以事玄龄。玄龄被德感恩，夙夜勤劳以酬公子，惟恐负李靖之托。

再说魏征与尉迟恭行了十几日，到了太原，谒见唐公，唐公优礼以待。退回寓所，世民同房玄龄接踵而至，各道相慕之意。原来李靖早已使人通信于公子，故公子思之甚阔。魏征即出李靖荐书，公子与玄龄同目观之，略云：

魏征、尉迟恭，才堪将相，公子宜以国士待之，以收民望。是嘱。

公子看书毕，谓尉、征曰：“李靖，智士也。今观此书，二人之名实，定然不虚，愿教我以正，使弟茅塞顿开，万勿以愚拙见弃。”魏征曰：“吾二人慕公子之盛德，故不远千里而来。公子收为门下客，足矣。李靖之言，毋乃已甚乎？”正说话之间，唐公差人送酒席至，于是四人共坐畅饮。正是：

君臣际会日，龙虎交吟时。

四人饮至三更方止，公子与玄龄辞去。次日清晨，公子即来问安。自此尉迟恭佐公子治军旅，魏征佐公子亲教训，玄龄佐公子兴学校，太原之治日新。

唐室之基，由来有渐矣。

一日，公子问于玄龄曰：“经济之道，备于圣教，其道可得闻欤！”玄龄曰：“教之斯为经，非刑正之所能及也；富之斯为济，非推解之所能致也。教，乾道也。富，坤道也。富、教不可以偏废，犹天地之不可以闭塞也。夫民以食为天，若衣食不给，转于沟壑，逃于四方，教将焉施？是富先于教，经后于济也。农桑不失其时，五谷咸登于室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，必训以亲上死长之道，使之敦五伦，勤五教，能者爵之，不能者劝之，佚者督之，不服者罚之，国有不治者鲜矣！记曰：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和气之所招致也。人不爱其情，教化之所施及也。非经济之道得，而能若是乎？”公子曰：“经后于济，不曰济经，而曰经济，何也！”玄龄曰：“兵食可去，而信不可无。经之道，又大于济也。”公子起而谢曰：“善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

一日，公子问于魏征曰：“古人治国，动言经济，其道奚若？”魏征曰：“修己以敬，经也。修己以安人，以安百姓，济也。”公子曰：“修己以敬，必如何而为敬之至？修己以安百姓，必如何而为安之至？”征对曰：“正心诚意，便是敬，格物致知，敬之至也。齐家治国，便是安人。平天下，安之至也。”公子问曰：“三代而后，知此道者为谁？”征对曰：“光武推赤心于人腹，庶乎近焉。修己以敬以安人，岂外于一心哉。”公子拜而谢曰：“大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

次日，公子问于尉迟恭曰：“古称经济之道尚矣，必如何而为经济？”恭对曰：“上致君为经，下泽民为济。必也，使吾君为尧舜之君。《书》曰：‘元首明哉，肌肱良哉。’故无为而天下之治，使吾民为尧舜之民。思天下有饥者、溺者，犹己饥之、溺之也。《书》曰‘一人元良，万邦以贞。’非经济之道而何哉？”公子拜而谢曰：“贤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退而书三子之言于座右。

却说山东历城县有一壮士，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年二十余岁。不理生业，豪侠好义，乃陈朝大将军秦彝之子。先在历城县充一名捕盗快班头目，兖州节度使唐璧闻其名而招之。见他武艺超群，补他一名旗牌官。时值越王寿诞，唐璧备了一幅厚礼，送往越府贺寿。西席幕宾褚遂良曰：“晚生家居长安乡中，归宁之意甚切。今往越府贺寿，若使晚生一往，实为两便。”唐璧道：“如此甚妙，须得一人为辅。”褚遂良曰：“只用秦琼一人足矣。”唐璧大喜，即命叔宝保褚遂良而行。

行至河南汜水地界，在道旁歇息。忽听林中锣响，数十个喽罗抢出。秦琼见了，飞身上马，手抡双锏，大声喝道：“山东秦叔宝在此！”那贼头听了，跳下马来说道：“兄长何故来此？”秦琼见了，也下马道：“贤弟奈何流落在此？”那人泣道：“自历城荒旱，老母饿死，小弟乞食来此，遇之一般无赖

于，推我为头目，在此偷生过日。”秦琼道：“你命众人散去，随我长安一游。”那人大喜，即喝散众人，同叔宝来见褚遂良。叔宝道：“此人是我同乡兄弟，天性至孝，武艺超群，姓程名知节，弟愿带他作伴，回来引见唐大人，将我旗牌官让与他做。”褚遂良道：“纵你要让他做，若唐大人不肯，与众将又不服，尔将奈何？”秦琼道：“军门选将，在武艺上考试，观兖州军门诸将，无人是程贤弟敌手。”褚遂良不得已，方许同行。夜来投店，秦琼命程知节另宿一店，以安遂良之心。

同行数日，将近洛阳，在山塘茅店歇息。问及洛阳，尚有七十里之遥。见对门草屋一间，一老妇年近七十，坐在门首，贫状堪怜。门上有对联一幅，端楷甚工。联云：

贫穷千古恨，富贵一时难。

褚遂良看了，谓叔宝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斯人殆贫而怨者也。”叔宝曰：“生无以为养，殆无以为礼，仲由发哀贫之叹。丧欲速贫，有若知非圣人之语。太平之世，年丰岁谄，盗贼不兴，虽贫可以不怨。若身处极窘，老者啼饥，少者号寒，加以年荒盗起，百谋不遂，先生此时，能无怨乎？吾观‘千古恨’三字，有无限感叹：‘一时难’三字，寓无穷幽思。况知富贵之难求，则必能循理安命。此人必贫而隐者也。”遂良点头受教，乃问店主道：“对门老母有子否？”店家道：“有一子。”遂良道：“作何生理？”店家道：“此贱人也，何劳客官下问。此人姓长孙，名无忌，年有三十余岁，日以钓鱼为业。地方官保他孝廉，他百般不肯应召。有官不做，甘于受苦，岂非贱人乎？”店家说罢，将眼睛一睫，嘴一歪，说道：“那不是这贱人来了。”遂良急抬头看时，见一大汉，身長六尺，圆头阔肩，坦腹而来。手持竹竿，系二尾青鱼。老母见了，笑而迎曰：“今日回来甚早。”大汉道：“恐我母亲受饥，得鱼即当回也。”遂挽老母进草堂去了。遂良命店主引程知节持钱一串去，把二尾青鱼买来下酒。长孙无忌道：“远客思饮，本当以二鱼奉送，无奈把米无存，只留百钱足矣。”知节道：“此出我先生之意，你只管收下无防。”无忌道：“吾不知尔先生为谁，若强我留过分之钱，则吾不卖矣。”店家道：“我店中这个客人，怜你贫苦，你就收下了罢。”无忌道：“先礼后财，虽千金吾亦受之；先财后礼，虽锱铢吾不敢取也。”知节只得将余钱持见褚遂良，细言如此如此。遂良与叔宝具衣冠同去拜见，相见礼毕，各通名姓。遂良见无忌宏词博辩，暗暗称奇。所谈者皆济世匡民之略，愈觉欢喜。店家来报曰：“酒熟矣。”遂良邀无忌同饮，无忌亦不推辞。酒席间，问遂良等何往？遂良以实告。无忌曰：“越王府中我有一个心慕之友，虽未会面，却时时注念。奈老母在堂，不敢远去，死等可代我再三致意。”遂良道：“其人为谁？”无忌曰：“此人姓李

，名靖。”遂良道：“吾居长安，知其人也。先盗越王之妓，后献越王以马，其人品如是，兄何慕之切也？”无忌道：“当日李靖盗妓而越王不追，后来献马而越王不拒，其人品必有可观。自古英雄依附权门者，其意有三便：一者接见高士，收取豪杰；二者区画天下形势，诸侯强弱，点点在心；三者家贫不能具书，依权门始得旷观史书、历代名言，可以观今鉴古。吾观李靖去而复来，非一则二，非二则三也。”遂良大悟道：“吾等不及先生远矣！”遂下席而拜。于是与叔宝、知节共四人，结为兄弟。次日，进良谓无忌曰：“弟有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。”出白银十两为赠，叔宝解带头金钩为赠，程知节脱锦袍为赠。临行嘱曰：“弟等此去，大约一月即来，再与先生盘桓罢。”无忌相送一程，珍重而别。

褚遂良同叔宝、知节来到长安，将礼物送往越府。到了寿诞之日，王府大开，天下各镇诸侯，阍内阍外，文武等官，齐来朝贺。褚遂良同叔宝、知节持了兖州节度使唐璧名号，来号房挂号，恰遇李靖在号房收查礼物，管理号房人役众等。遂良向前施礼，具道相慕之意。李靖问明三人住所，便道：“今日客众，不便交谈，改日着人来请，万勿吝步。”遂相揖而别。过了数日，两个青衣童子挂李靖名帖，请褚遂良等到府中午酌，三人即具衣冠而往。遂良于席间道长孙无忌之贤，并相慕之意。李靖款留三人在京，不肯放回。一日，共饮花亭之上。李靖道：“我有一事，留褚、程二兄在此，烦秦兄代我向洛阳一往。”叔宝道：“李先生有何事故，欲弟奔走洛阳？”李靖道：“兄可持白银三百两，往洛阳山塘茅店，代长孙无忌谋一佳妇，以奉老母，候其完亲数日，即约无忌同来长安一娱，少舒阔慕之意。”叔宝欣然领命而去。李靖与褚进良、程知节旦夕盘桓，不表。

过了二月有余，叔宝与无忌果然来长安，五人相见，不胜之喜。在长安游赏数日，一夕，五人约为长夜之饮，李靖请无忌曰：“方外人言，继隋运而兴者，是山西李氏，果然信乎？”无忌曰：“人心思变，天命攸归。四海雨旱不时，惟山西无恙，所以盗贼不兴，人民乐业。天命无常，乃眷西顾，亦未可知。”李靖道：“我欲烦弟等去观唐公作事若何？果能钦贤下士，能成大业，建大器，弟等修书报我；如不能成其大事，当急回长安，我等再作良图。”无忌心知李靖为唐公招贤之意，却也不肯说明。秦叔宝道：“既二位兄长皆有归唐之意，弟为兄等代执鞭之役。”程知节道：“大丈夫孰不愿投明主，使名标青史，流芳百世？弟亦闻名久矣。”褚遂良但笑而不言，盖亦阴知李靖之心也。

次日，李靖促他四人起程，赠白银四百两，四人将及太原，世民早命姊丈柴绍在公馆相迎，备道公子相慕之意。盖李靖早已致书公子，令其相接也。及至太原，世民引房玄龄、魏征、尉迟恭齐来相见，各诉衷肠，恨相见之晚。当

夜酒散，无忌私谓三人道：“人言王气当在山西，今果然也。”次日，四人谒见唐公，唐公亦礼貌不疏，四人各各心感。世民又出李靖私来密书，称赞四人之才，求四人就职。四人不辞，唐公拜无忌领太原牧，余三人各授以执事。

一日，公子世民与诸贤谈论书法，褚遂良曰：“自古书法惟晋右军王羲之为最。”乃诵右军笔阵图之词。词云：

砚者，城池也。墨者，粮饷也。纸者，阵图也。笔者，刀鞘也。心意，将军也。本领，副将也。出入，号令也。此可制胜于文场也。

尉迟恭曰：“是非右军之语也。夫右军，书法中之圣，有德者必有言。诚如此言，不但不知书法，且获罪于圣教，并污惑后人，吾故知其为妄也。

”公子道：“子更有何说以释之？”公曰：“儒之要在书，儒之术在字。古人立书法，有二义、四体。二义者，正笔、偏笔也。正笔，法天理之至正，故点、横、竖、撇、、、，笔笔欲正。笔正之妙，劲秀坚润，少失其体，则倚斜枯梗。古人云：心正则笔正，笔正则字正是也。偏笔，法地理，山川之形偏，故点、横、竖、撇、、、，笔笔欲偏。所以交护缠绵，不脱相生之意，又要偏中藏有正体，始为得法，古人云：生气寓于心，龙蛇吐于笔是也。”

公子道：“所谓四体者为何？”公曰：“四体者，真、草、隶、篆是也。真字端楷，下笔之时要正心诚意，其字乃工。意念少有不静，便着潦草在内，其字不真矣。所以人人宜学之。草字宜一气书成。未举笔之时，要精神振作，提笔如千金在手，下笔如泰山坠石，行笔如持锥画砂。萎靡懈怠之人宜学之，可以兴志意，解昏迷。隶字下笔从容，起笔缓落。势融融而圆，形苍苍而理。性情急躁者宜学之，可以静心养性，涤欲延年。恭性情浅狭多躁，所以事于斯焉。篆字其形方巧圈圆，其气刚劲条理。起落斩截，无轻重之分；疏密均匀，有应照之态。下笔有收缩卷旋之工，用笔有心手交作之苦。性拙机钝者宜学之，可以益智慧，增机巧。然隶字象春，笔画先死而后生。真字象夏，笔画先和而后利。草字，秋杀之气也。篆字，冬藏之误也。习书法者，始用意在指，其字拙而不工。既而用意在笔，其字劲而不秀。既而知用在笔端，其字又秀而不劲，既而用笔觉心手俱到，知字形有宜作正面者，宜作侧面者。其字虽工而尚未化。渐而至于知书字或百或千，笔笔锋中有生气，生气中又不脱中锋，其道乃成也。吾故谓笔阵之说，非右军之语也。”公子又问道：“何字是正面，何字是侧面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富贵春华，字之正面者也。勿为比戈，字之侧面者也。左正右侧，形战是也；左侧右正，抑理是也。上正下侧，易畏是也。上侧下正，皆召是也。两侧相背，张邪是也。两侧相向，阿好是也。上下两侧，忍笋是也。两正相并，神体是也。”

房玄龄曰：“兄所言者，古人立字之体，非书之用也。必也体用兼善，其

字乃工。”公子曰：“子试言体用兼善之妙。”玄龄曰：“书法之妙，有二难、三到、六忌。所谓二难者，入式难、持笔难也。古人帖式，欲其笔笔相孚，此第一难也。持笔工稳，心手相应，此第二难也。三到者，笔到、气到、心到是也。笔到，则不潦草；气到，则不飘渺；心到，则不倚斜。六忌者。奴主相欺、钉头鼠尾、蜂腰鹤膝是也。上大下小，谓之主欺奴，一忌也。上短下长，谓之奴欺主，二忌也。下笔太重，谓之钉头，三忌也。起笔太轻，谓之鼠尾，四忌也。上下皆重，加气不足者，谓之蜂腰，五忌也。转折不生活者，谓之鹤膝，六忌也。革其六忌，习其三到，致力二难，而书法不工未之有也。必也由工而妙，由妙而脱化，其道乃成。”

公子曰：“工妙脱化，其道奚若？”玄龄曰：“前言数者，即书法之工也。妙者，方圆中正而和也。夫字之体，本方也，而圆寓焉。是圆以象天，方以象地，而又中气实乎其中。自上下左右视之，一起一伏，一旁一正，中气联络，若有不规而方，不矩而圆，不绳而直，变而不离乎其正，用笔之妙也。如是脱化者，神化也。浑古今成一体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是和之至也。”公子曰：“善哉！二子之言也。”退而书尉迟恭、玄龄之言请教篋内。

却说唐公见世民生得龙眉凤眼，英气逼人，又轻财仗义，交纳宾客，知其必成大器，心甚喜之。又见长子建成不学无术，傲慢自若，心甚恶之。又见魏征言语谨慎，恂恂忠厚，遂使建成受业于魏征。魏征虽〔精〕心教训，无奈建成自暴自弃也。唐公见建成无成，苦求魏征博之。魏征无可如何，无事时，只得与世民并诸贤坐论。一日，见世民眉目虽然清秀，而眉目带杀，知其兄弟必不相容。

一日，公子谓魏征曰：“先生之志，可得闻欤？”魏征曰：“吾可为治世之良臣，不可为乱世之忠臣也。”公子再三问之，魏征不答，盖已逆料日后必有争立之祸。常自叹曰：“诸葛武侯自比管仲，比其才也。吾亦欲比管仲，此其时也。”盖阴以建成比公子纠也。

一日，公子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而舜不杀象，何爱象之甚也？”无忌曰：“舜非爱象之甚，爱象之身与吾一体也。杀象则损吾之体，而伤吾之性也。叔段死，庄公哭，出于至诚，是体损而性伤也。”公子曰：“设象杀舜而至于死，舜不怨之乎？”无忌曰：“否。象谋之于父而杀之，死于孝。人之生死衡于天，而象能杀之，是死于命。尽孝、死命，其性无伤，恶手怨？若比干之自杀而死，伯夷之自饿而死，申生之自蹈其死，卫伋与寿之自速其死，以致贞女殉节，良朋殉义，又谁怨？”公子乃跪拜，与建成、元吉日相亲睦。

却说隋炀帝耽于酒色，造集仙楼，高入霄汉。楼下环河如带，盛栽五色莲花。内又造莲舟数十只，使宫女驾莲舟于莲中，或吹或唱，听其自好。

再说李靖思炀帝居于长安，根本深固，极难摇动。况今四海荒旱，盗贼蜂起，不若把他诳下扬州，京都空虚，太原之兵朝发夕至，长安唾手可得也。遂画扬州地輿图，献于杨帝。场帝展开一看，见扬州山水清秀，人物又齐整，心生爱慕。又见图上有数行字，题云：

集天下之大观，楼蜂江带；博古今之名胜，舟蚁人潮。有色有声，浩荡之洛水，何超乎此；宜朝宜夕，巉岩之幽谷，岂胜于斯。

炀帝一一看罢，即厚赏李靖，命内侍挂于集仙楼中，每日与群妃饮酒赏花，见图中人物如生，山水欲活，隐隐有幸扬州之意。李靖又密散谣言于外，谣云：

饥馑为大旱，万民遭涂炭。

天子幸扬州，天下无大旱。

炀帝闻此童谣，思道：“天子幸扬州，天下永无水旱之灾也。”遂传旨往扬州一巡。越王杨素谏曰：“童谣甚非吉兆，万岁切不可下扬州。”炀帝曰：“皇叔何以解之？”素曰：“末二句说天子若下扬州，则下无水而大旱也。”炀帝曰：“非是之论也。天下无水旱，明而易晓，皇叔体得过虑。”将龙袖一拂，退入后宫去了。次日，杨素率多官来谏，炀帝无奈，只得停驾不发。

过了一年有余，扬州刺史殷开华具本奏称：扬州天降奇花，名曰琼花。树高三丈六尺，叶分尖圆，花备五色，历夏经冬，四季茂盛。炀帝见了此表，即命杨玄感领羽林军三万，护驾东巡，带宇文文化及并其子成都，在前开路。此时越王抱病未起，闻知此信，气忿而死。李靖代玄感料理丧事，极尽其诚。这炀帝自下扬州之后，留连忘返，天下诸侯各据州郡，竟不朝不贡。李靖也潜回太原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朱若虚回家之后，无心用世，每日与二子参访性学，或与尼僧慧参谈论禅趣。又在乌石岭建庵，名曰仙姑道院，慧参主之。一日，妻子黄氏曰：“妾昨夜三更时分，梦月明如镜，丽于中天，照我庭室。俄而，户外车声辘辘然，一王者乘轩而过。这一轮明月，降于庭中，化为一卵，内中空空然，剖而视之，有一条金色小蛇。觉而思之，月乃太阴之象，又为阴贵人，降于庭中，其兆必应在妇女。一王者临门而过，是紫微星，光照门户，义月仙化为空卵，卵字无点，乃是卯字。明年太岁在卯。卯中有金蛇，明年四月，必生阴贵人。《诗经》云：‘为虺为蛇’，女子之祥也。”次子天禄曰：“母亲之梦奇矣，而善于解。”天锡言曰：“以吾思之，二弟当受其福。”黄氏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天锡曰：“月为太阴，其象为坎，坎为中男，其兆必应于二弟也。”母子三人喧笑不止，惟有若虚低头不语。至晚，私谓二子曰：“尔母在世不远矣。”二子竦然曰：“何也？”若虚曰：“月丽中天，其明如镜，是

十五夜对照之象，分明是一望字。王字去，而月亦去，只存一亡字。明年岁次卯巳月，尔母必亡矣。”天锡、天禄听了，各各流泪，默然无语。到了次年巳月，若虚与黄氏之梦皆验。奇哉，奇哉！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八回 木兰山天禄三祈嗣 大雾顶丧吾初聆法

却说朱天锡娶媳秦氏，名亚莲，性妒而忌，生二子，一名克孝，一名克念。天禄娶媳杨氏，名桂贞，即邑侯杨延臣之女也。天禄年三十，尚未生子，日以为忧。天禄遂祷于木兰山之阴，二年无验。又祷于木兰山之阳，即今祈嗣顶是也。不上二年，杨氏生一女，天禄名之曰木兰。

先是天禄，夜梦玄帝招而谓之曰：“上帝以世运之污替久矣，而唐室将兴。欲选真仙下降，建立奇功大孝，为盛代之成人。敕旨遍谕诸仙众圣，皆掩目不观，盖红尘杀劫，在在可畏。而木兰山灵，德不自量，慨然浩叹。嗟乎，木兰山灵！念上帝之宏仁，愤群仙之鲜济，故有此叹，今天颜可惧，命送汝家。受生之后，善视善教，庶乎不昧本来，仙道可望也。”语毕，手捧一子，授于天禄，天禄跪而受之。次日，即生木兰。惟有秦氏，见杨氏生女，私以为喜。

至四月下旬，黄氏偶然痰气攻胸，不时晕眩，合家惊慌。次媳杨氏，静夜焚香，拜视上帝，愿损己寿，以延婆婆黄氏。回入私室，引刀割股煎汤以奉。次日，黄氏果然言语复旧，精神倍加，乃召杨氏责之曰：“吾梦玄帝召我主木兰山延嗣圣母之位，玄帝又见汝焚香告帝，割股救姑，欲虚圣母之位，以从汝之请。吾岂可辞圣位而不居，长作人间之老妇为哉！但汝命该无子，今有此孝念，必有麟儿，光我户祚也。”又谓若虚而言曰：“吾与汝永诀矣！阳数虽尽，冥会有期。”又谓长媳秦氏而言曰：“汝今虽有二子，将来受福，恐不及杨氏也。宜速修心地，以种福田，不然阴恶阳报，其能遁哉！”又谓天锡、天禄而言曰：“汝兄兄弟弟，堪言孝友，日后数逢蹇滞，不免饥寒见逼，宜与松柏比操，梅竹争芳，慎勿堕志，自诒冯妇之讥也。”二子顿首受命，黄氏竟悠然而逝。朱氏全家举哀，卜地而葬，自不必题。

再说炀帝登极之日，思量满朝中惟太傅兼吏部尚书伍建章老成练达，文武钦敬。令其草诏，假为遗旨，以服众心。谁知伍建章接诏在手，就写道：“老王身死不明，储君无辜被杀，天下诸侯，各速兴兵问罪，以擒国贼！”杨广即将建章凌迟处死，夷其三族。建章之子名云召，领十万大兵，镇守南阳。一闻此信，放声大哭，忙集诸将，欲与老王报仇，另立明主，以兴隋氏。请将皆曰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！”伍云召大喜，遂起兵先破紫荆关，后破龙珠寨。炀帝闻之，急命韩擒虎为帅，宇文成都作先锋，领兵十万，征剿南阳，云召与成都在龙珠寨相拒月余，连战三百合，不分胜负。韩元帅暗发令箭，襄阳太守王仁起兵攻紫荆关；又令荆州守将刘斌起兵，以攻南阳。使云召首尾不能相救，只杀

得伍云召匹马单枪，微服而逃。却想起五年前，李靖教我弃官而去，可免南阳灾难，今日果如其言。李靖又说我与佛家有缘，我不免削发为僧，修回净土罢。忽又想起当年李靖曾说，天上黄星现于翼轸之墟，乃湖广河南联属之处，日久当有贤人相聚。即天下大乱。黄州可保无虞，我不免往彼处安身。

正想之间，忽见前面一座小小禅院，门书“紫竹庵”三字。遂弃了鞍马，脱下盔甲，步行入庵，求庵中永善长老与他削发。再穿上僧衣，戴上僧帽，向佛前参拜，自取法号曰丧吾和尚，盖喻丧吾主，丧吾国，丧吾家之意也。即拜老僧永善为师，嘱咐道：“倘有追兵赶至，切不可走漏。”老僧答曰：“大人放心。”即望黄州而逃。幸亏韩元帅收督军马，入城安民，不十分追捕。回奏炀帝只说伍云召死于乱军之中，暗做了一个人情。

再说伍云召出了南阳地界，将近西陵，见一座高山，深入云汉，周围三百余里。行至山下，见苍松翠柏，紫竹奇花，般般可爱。山边有一草店，就在店中歇息。店中只有一位老母，丧吾问道：“妈妈尊姓，若大年纪，如何在此孤山之下，开此草店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妇姓韩，祖居山下。因此地路孤，行商不便，在此开一小店，以安过客。”丧吾道：“你家老公何处去了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公名韩普，去世今已七年矣。所生二子，一名韩周，一名韩同，俱往山中采樵去了，少一时就回来的。”丧吾道：“此山名什么山？”老妈道：“名大雾山。亡夫在日，专心奉佛，中有所得，常言大雾山上应九天秀气，下通海岛真源。顶上有平田百亩，甘泉数处。又不时有白云庆聚，五七年后，当有异人在此飞升。”丧吾道：“老公公既知未来，可留得有些著作否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公去世之时，将平生所看紫书丹经，并自己的著作，逐一锁在箱中。写了几句遗言，叮咛谨慎，不可轻易动他。”丧吾道：“贫僧大胆，敢求一观，看遗言是说要什么人，才许开箱。”老母道：“使得。”遂取出箱来，请丧吾观看。只见上书道：

吾丧西回，丧吾东来。

禅机万语，都来一句。

真个丧吾，佛家种子。

丧吾看罢，对箱子叩头道：“老先生真是明心见性的人。贫僧的法号丧吾，这箱子明明是说要弟子方可开看。”韩婆道：“既是亡失遗言，请大师开了罢。”丧吾道：“贫僧岂敢骤开？待弟子斋戒数日，方敢启视。”不一时，弟兄二人俱已回来，老母令二子与丧吾拜揖。用了斋饭，谈论到晚。次日，丧吾请韩氏弟兄，同至大雾山顶，结一茅庵，自此丧吾在大雾山顶，自耕自种，早晚看经念佛。又将韩公箱中丹经紫书。细心观玩，如此三年，毫无所得。

一日，是八月中秋，韩周奉了母命，带着果品饅首，上山与丧吾贺节。盘

桓半日，韩周回去。到了晚上，一轮明月，团团如镜，渐渐东升，其时天朗气清，仁风交畅，丧吾即向禅床跃坐，虽未能洞明心性，却也是五蕴皆空。忽然想起在南阳为官之时，值此佳节，有多少文武官员前来贺节，于今夫人、公子也不知生死存亡。又想起父亲不幸被杀，全家死于刀下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哭了一会，又想到：兵败城破之日，匹马单枪，微服而逃。幸得紫竹庵中那个和尚削发赠衣，又亏了韩元帅暗地周全。逃至此处，韩氏母子视若至亲，真个难得。思前想后，渐觉神昏，悠悠欲睡。

忽在一道灵光，自虚无法界而来，撞透顶门，灌注心田，自觉心中有眼，观照四表。白光之内有一道人，头戴金箍，手扶拐杖，发如螺，蹒跚而舞，且歌且跃。歌曰：

三心难成道，一心见如来。

如来即真性，真性似月明。

月明不在天，月明不在水。

明月照虚空，了然无挂碍。

问尔学道人，这个会不会。

丧吾听罢，不动声色，以心拜谢。自此丧吾洞明心性。在山中面壁十年，功成果满，遂改大雾山为大悟山，远近闻名。访谒者逐日如云，竟将一座茅庵，盖造数十间禅院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九回 观音寺丧吾说法 白莲池九贤赋诗

却说西陵县双龙镇，有一观音寺，寺中一僧，名曰醉月，门下徒弟有五六百人。这醉月长老谨守清规，日率弟子春耕秋种，竟成巨富，一日，醉月长老谓诸弟子曰：“我自出家以来，只知道苦念弥陀，究竟不知‘弥陀’二字，出于何处？今闻大悟山有一丧吾和尚，通玄达妙，见性明心。趁着四月八日，佛祖寿诞之期，我欲请丧吾下山，到我寺说法，讲解经义，也不枉出家一场。”

众徒弟齐声应道：“惟师命是听。”

醉月长老带了两个徒弟，行了七十多里，到了大悟山。上得顶来，见白鹤衔花，猿猴献果，清香道味，别是一番世界。看见山门，早有两个和尚前来相迎，与醉月师徒相揖而入。进了客堂，彼此合十。醉月细说来意，那和尚摇头道：“我家师傅自上山来，二十余年，并未下山。即山下名家巨族，吟诗插柳，概不迎送，岂肯到你寺中说法？”醉月道：“你家大和尚既通禅礼，自然慈悲度世，况我请去说法，是阐扬佛教，代天宣化，比不得是俗家往来，一派虚名，全无实际。烦二位大师领我进去，见了大和尚，料不推却。”

二位和尚遂引醉月入方丈，见了丧吾，醉月倒身下拜。丧吾连忙扶起，分宾主而坐。醉月具道来意，丧吾欣然答道：“久闻你观音寺山不高而秀，水不

深而清。兰山耸翠于面前，柏龕枕于背后。砂环水转，松茂竹苞，为西陵第一名境。乃高人托足之所，良缘广聚之乡，吾心向往，已非一日。今大师既来相约，切愿拜在下风，平生之愿足矣。”醉月见丧吾应允，喜形于色，道：“我师慈悲度世，真乃天人之师也。”到了次日，丧吾引醉月参佛既毕，分付徒弟好生看守山门，下山望观音寺而来。醉月使众僧各各参见，十分恭敬，自不必说。住了数日，双龙镇上，人人知道观音寺请了一位高僧。于四月八日升座说法，老老少少都来听讲。醉月又使人请七位贤士齐来坐叙。那七位贤士，为首的是：孝廉公朱若虚，致仁邑侯杨延臣，汉皋谏于飞，木兰山铁冠道人张良贞，仙姑庵尼僧慧参，孝廉陈荣充、叶同观。七位贤士，一一与丧吾相见，各道相慕之意。丧吾见七人皆是儒风道骨，好生欢喜。到了四月八日，丧吾出示帖山门外，书道：

大悟山丧吾和尚告禀诸位檀越大护法：僧中年出家，资性愚昧，德不自量，辱升禅座。于本月八日，宣说我佛陈言故典，有污聪听，抱愧良多。自辰至巳，请善男到经堂讲经；自午至未，请善女到经堂讲经。庶男女有分，清规不越。谨白。

却说那双龙镇及四方善士，都知丧吾是个有名高僧，到了初八日，士女如云，毕集山门之外。辰牌时候，寺内钟鼓齐鸣，笙箫迭奏。一阵阵香风扑鼻，一双双白鹤旋幡。停了一会，又磬声响亮。听者尘怀顿尽，善意兴兴。众僧簇拥丧吾参佛升座。头戴玉佛冠，身披大红袈裟，足踏云鞋。两旁僧众，又金鼓大振，箫管齐鸣。须臾，金住鼓停。那大和尚高声吟道：

无生父母，净土家乡。生我没我，空作昂藏。认取归路兮，莫旁皇。

和尚吟毕，众寂无哗。僧寺人等，无一个上前参问。那大和尚又吟道：

未生我兮谁为主，既生我兮主我谁？

大道不明空费力，水中明月自修持。

丧吾吟罢，左右僧士无人敢应，一个个形如木偶。只见人众中走出一个小学生，头带青巾，身穿蓝衫，年纪不过八九岁，步至禅座下，合掌对那大和尚答道：

未生我今天为主，既生我兮心为主。

大道若明不费力，水中明月好精神。

大和尚听了，合掌当胸，又高声吟道：

水中明月好精神，风送波摇万点星。

不尽浮云蔽月色，清池里面影沉沉。

小学生不慌不忙，顺口答道：

性静如水慧如月，六欲不生万念寂。

浮云生灭空往来，寥寥太虚无挂碍。

大和尚又吟道：

龙从火里出，虎向水中生。

九叶莲台上，自度自家人。

小学生答道：

心中炼性龙火出，性中立命虎水生。

心花灿烂莲花生，元神却是自家人。

大和尚听了，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又吟道：

元神真又真，空寂见无生。

返我真面目，净土好安身。

小学生听了“返我真面目”这一句，料丧吾识破机关，又见丧吾下了法座，有相逊之意，往外就跑，不知去向，丧吾也退入方丈去了。那些看的众人，都道这个和尚果然有些道行，感得天神下降，不然那有不上十岁的小学生，就能出口成章？一个个疑神见鬼，惟有朱若虚暗笑不止。大家进方丈，请大和尚再出说法，不表。

却说这小学生，不是别人，就是若虚之孙木兰女也。若虚因他从小聪明，五岁入学，将一十三经读得透熟。他又喜看佛经道典，深通其妙，所以三教宗旨，心传妙法，一一皆知。当日听了丧吾所云：上半日是男子听法，下半日是女子听法。木兰心中想道：与男子说法，必是尽性至命之理；与女子说法，不过是因果报应。私向伯母房中，将哥克念的头巾、蓝衫穿着，俨然一个小相公模样，竟来观音寺听僧说法。当时见丧吾连吟二偈无人参解，他就忍耐不住，竟到法座下与丧吾对答。比及丧吾下座之时，他却跑出山门之外，竹林之中，取下头巾，脱去蓝衫，与一班姑娘，匆匆而回。况且朱家家法，一切内眷足迹不出中门。谁人认得？朱若虚虽然晓得，也不肯说明。当日见他有如此大才，到也欢喜。自此丧吾在观音寺，与诸贤或登木兰之峰，探瀑源之浦，寻白云之洞，观城潭之水，吟诗作赋，讲道谈经。住了半年，才回大悟山。

过了一年。一日，观音寺池中莲花开放。醉月长老命徒弟搭起一座水阁凉亭，请诸贤来赏莲花。及诸贤毕至，依次而坐，早有侍者焚香烹茗，茶酒并进。那湛于飞开口言道：“目今大唐天子明良际会，胡越一家，五谷丰收，三灾永息。使吾等高歌酣饮，对此光天化日，和风庆云，花呈其色，鸟奏其音。我等各吟莲花诗一首，以志今日之胜。”众人皆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九贤吟罢，彼此相赏，侍者又茶酒并进，果食重添，直饮到月上三竿，方才散席。到了次日，丧吾道：“乐不可极，贫僧欲回大悟养静，期至九月初八日，我等九人一齐到朱兄府中贺节，列位切不可失信。”九人齐声道：“谨遵严命。”于是

九贤各各作礼而散。欲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回 朱若虚遗言嘱子媳 尉迟恭奉旨造西寺

却说朱若虚见众贤散去，每日焚香注水，静坐观心见性。天中境界，愈穷愈妙。到了九月初七日，偶染寒疾，天锡、天禄请攻医治。若虚百般不肯服药，将书箱中小小一个绵包袱取出来，叫那九岁孙女朱木兰出来，命之曰：“此书传至李靖，出自龙宫，肇于轩皇风后，演于尚父、留侯。内卷曰《阴符》，外卷曰《遁甲》。吾相尔根器不凡，料可传授，风后、留侯谅不我责。”木兰顿首受命。

到了初八日，九位贤人相继而至。若虚命二子出迎，到内室相见。丧吾曰：“吾兄抱恙，我等一来问候，二来不负前日观音寺之约。”若虚曰：“兄长高明远见，今日齐来舍下相聚者，知吾明日当与兄等永诀也。”众人曰：“吾兄善自保重，吉人天相，休为意外之虞。”若虚到了初九日，谓众贤人曰：“死生有定，天命难挽。今日之生，乃前日之死。今日之死，乃后世之生。生死不明，徒来人世。出得生死，是为仙子。吾梦文昌帝君，召我为南宫香殿主簿史，吾复何忧？愿诸公善养元真，保正性命，毋以善小而不为，毋以恶小而为之。他日功成果熟，同作南宫仙子。”

又招天锡、天禄而言曰：“人生在世，如花开谢，如月缺圆。君臣遇合，原于天命。父子笃恩，兄弟笃爱，出自性天。夫妻良缘，虽由命定，然淑女可逑，良配可择，妒妇可出，惟有朋友，乃择善之助。身心性命，可以相辅；死生利害，可以相救。交匪其人，终身之垢。故国之兴废，关乎权臣；家之成败，视乎密友。古人云：能媚予者，必能害予，斯人勿友；肯规予者，必肯助予，此士当交。更有一等矫情饰貌之人，口吐经词，心若蛇蝎，因人喜好，窥人性情，出言投机，作事合意。此所谓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，是不免于君子之诛者也。宜避之如仇，远之如虎，若与之交接，身家性命，为其所累。”二子叩头领命。又招秦氏、杨氏谓之曰：“女子不知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难于言孝弟，但知敬公婆，慎言语，便为贤妇。能慎言语者，自然能顺丈夫，能和妯娌，再勤纺绩，守家教，非贤妇而何？”二媳叩头而起。忽然白鹤集于阶前，异香发于庭所。若虚急索纸笔，题云：

以心达心，以性化性。

知身是客，得吾之真。

若虚写毕，以目视丧吾，丧吾即附耳念了数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若虚遂瞑目而逝。朱氏全家举哀。诸贤一个个伤感不已。相与理丧助葬。事毕，各回。天锡、天禄守墓三年。家人失于提防，家物、财帛，一火而空。又过二年，就一贫如洗。幸弟兄二人贫而立志，毫不妄为，秦氏、杨氏与木兰织机度日

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先年炀帝自下扬州观玩琼花之后，流连忘返，饥馑荐臻，盗贼四起。天下诸侯，各据州县，宇文文化及竟弑帝自立，称为夏王。李靖见天下大乱，遂与魏征、房玄龄、徐敬业、尉迟恭、三公子商议，欲起仗义之兵，声宇文文化及之罪，以清宇宙。三公子遣玄龄卑辞重币，去见突厥，借兵五千，以援声势。他日功成，割冀州八十一州县为劳。突厥与其弟颉和商议，颉和曰：“目今中原变乱，三灾并兴，安天下者，非世民而谁？吾主其许之。”右长康和阿奏曰：“唐公借兵，主公断然不可许他。”突厥曰：“卿家老成练达，惟正词是吐，危语为陈，寡人静以待命。”康和阿曰：“公子世民素有大志，今欲举兵南向。来我国借兵者，其计有三便：一者彼兴兵中原，太原空虚，恐我国袭其巢穴，非来我国借兵，心欲我国遣大臣上将，于彼为质也；二者借我国声势，使各镇反王望风而回；三者许割冀州一带地方与我国为劳，是非重利诱我君臣与彼为力。他日功成，却道中原土地，与北国山川，若马牛之不相及也。”突厥曰：“相国所见极是。但彼国君臣在此，何以谢之？”康和阿曰：“主公设筵饯行，与来使对天盟誓，不但不来入寇，倘别国侵太原，我国必然发兵救护。他日成功，以冀州一带地方为劳，而被国感恩。”突厥听了，喜形于色，谓百官而言曰：“孤有康和阿，犹秦穆公之有百里奚也。”次日，突厥如康和阿之言，与房玄龄盟。乃谓玄龄曰：“孤今与尔既立盟誓，永结唇齿，公子南征，不但无内顾之忧，并有泰山之靠，胜发兵十万也。他日功成，尔主负孤，孤负尔主，皇天厌绝！”玄龄索了回书，望太原而回，见了公子，备道如此如此。呈上回书，世民大喜。

李靖曰：“公子可声言为主报仇，先讨宇文文化及之罪。再传檄各镇反王：归命者，赐爵封侯；逆命者，吊民伐罪。如此，则不怒而威，天下可定也。”世民谢曰：“先生金玉之论，天下之福也。”如是奏知唐公，起兵十万，拜李靖为帅，徐敬业为参谋，尉迟恭为先锋，其余随征将士，不必细述，留魏征、房玄龄监国。出师六七年，天下大定，胡越一家，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事载唐纪，此处不赘。

再说大唐高祖在位，天下太平，四海无事。惟有北番主突厥不朝不贡，每年遣使臣责唐主违盟背约，索取冀州地方。高祖念他有唇齿之谊，置而不问。过了数年，建成与世民不和，此事愈搁一边。到了太宗登位，贞观二年，湖广武昌府节度使尉迟宝林上本告急，言武昌城池被江水冲坏，淹死居民无数。太宗见奏，龙颜不悦，退入后宫去了。次日登殿，命鄂国公尉迟恭领饷银十万，往武昌监造城池；又命皇叔李道宗明日设筵于凌烟阁，与尉迟恭饯行。

尉迟恭领命，次日来凌烟阁款燕。那李道宗尊贵自居，却不十分为礼。尉

迟恭心中不乐，饮了几杯，因举杯问道：“主上不惜民力，修此凌烟阁何故？”此时道宗亦醉，因答曰：“此间为我李氏先世有大功于社稷，故能受天之命，为天下主。凡我李氏子孙，皆祖宗之裔，主上修此阁，乃燕毛序齿亲亲之意。诗曰：诸父昆弟，备言燕私。与异姓无与焉。”尉迟恭答曰：“非也。主上念隋运将终，天下大乱，生民涂炭，奋然有安世之心。及四海清平，海内一家，则念文臣有牧民之劳，武将有开国之苦，修此凌烟阁，以效汉武云台故事。此所谓礼贤才，敬大臣也。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，同姓何居焉？”道宗怒道：“大臣与皇亲，孰上孰下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当日主上被难，臣单鞭救驾，此时不见有皇亲。”道宗大怒道：“尔每每自恃功高，藐视皇亲，不念今日之显贵，是谁家之爵禄？吾又何得与武夫对饮，自忘尊贵哉！”遂推桌而起。尉迟恭大怒，一掌打去，道宗“哎哟”一声，晕倒在地，打落门牙四齿。多官上前劝解，光禄寺大臣已将此信报与太宗知道。

太宗先召道宗，责之曰：“李氏之有天下，敬德之劳也。朕之有今日，敬德救之也。皇叔宜卑以自牧，不宜与大臣竞。”再召敬德让之曰：“朕道卿年老气衰，心平气和，奈何仍然少年情性，伤吾父之爱弟，辱寡人之至亲，朕每思汉高祖杀戮功臣，心甚恨之。今观卿如此行为，毋乃功臣自取，不独责汉高祖一人已也。然分外之恩，不可多行，卿宜自爱，勿使朕忧。”尉迟恭乃叩首谢罪。太宗又道：“卿位极人臣，所不足者国戚耳。朕有一女，名开唐公主，使奉卿箕帚可也。”尉迟恭叩首曰：“臣糟糠之妻，愿富贵不相易，此事断不敢从命！”太宗道：“卿如此尚义，忠心可知。”乃止。

尉迟恭即辞圣驾，望湖广而来。到了武昌，宝林接入，父子相见，择日兴工。三年有余，工程告竣，欲回朝缴旨，太皇后窦国太传懿旨到。尉迟恭忙排香案开读。内云：

朕幼生西陵城右，常随母吴夫人西寺进香。彼时见佛像零落，庙宇弊漏，今五十余年，废败可知。特命尔鄂国公尉迟恭往彼重修，务使巍峨庄严，尽善尽美。钦哉，用命！

尉迟恭谢恩既毕，起马望西陵西寺而来。选能工巧匠，择日兴工。造了半年，工程将半。一日，尉迟恭精神困倦，伏案而寐，忽闻磬声嘹亮，袅袅然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尉迟恭听之，惊讶不已，起身信步闲游，转过曲槛，见一座花园，十分幽静。周围看了一遍，处处花鸟宜人，亭台悦目。又转过西厢，隐隐闻读书之声。尉迟恭不好遽入，立窗外而听，却于窗隙中舒眼一看，却是故人朱恩兄在内。急忙走入，躬身下拜。那人昂然不动。尉迟恭又拜道：“恩兄别来无恙？”那人拂袖起去，向外就走。尉迟恭一把扯住，不肯放手。那人当胸一掌打来，跌倒在地。猛然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叫声：“哎哟

！我二十余年劳于王事，未报兄长大恩，我尉迟恭真无义男也！”又想起在朱仙镇遇难相救之时，不觉眼中流泪，慨叹不止。左右将校见公爷伤感，慌做一堆。尉迟恭收了泪，召香元和尚问曰：“此地有一个老孝廉公，他姓朱名叫若虚，住在何处？”香元和尚答曰：“此人住在双龙镇，至此有一百一十里。闻他去世，未知确否？”尉迟恭大惊，即传城守王咸宜代理监工：“本帅明日要往双龙镇走一遭。”

次日不等天明，带随身将校，望双龙镇而来。尉迟恭性急马快，不上大半日，就到了双龙镇。找问朱若虚门户，一人指着两间草屋道：“朱若虚死了五年，两个儿子穷得可怜，住在那里。”尉迟恭分付从人在外，单身走入茅屋中。天锡见了，慌忙来迎。尉迟恭望上一观，见朱若虚夫妇的一双影像，都供在上面，遂倒身下拜，大哭起来。那哭声如雷，不住的千恩人，万恩人。天锡同二子齐来劝解。尉迟恭想起在朱仙镇相遇之时，历历在心，一发大哭。天锡见他是一位显贵模样，又痛哭不已，不好动问，只得出来向从人拱手道：“请教列位，这位老官人，姓甚名谁？”那些从行将官齐声答道：“这就是开国元戎鄂国公也。”

天锡上前跪拜道：“叔父远涉而来，不必过哀，恐有伤贵体。”尉迟恭方才止了声，收泪问道：“相公，我恩兄是你何人？”天锡回道：“是侄儿的先考。”尉迟恭问道：“你是天锡，是天禄？”天锡道：“侄男名天锡，舍弟天禄，采薪未回。”尉迟恭又问道：“你父亲当时豪杰，门下必无虚士。在日有几位贤友？”天锡道：“父亲在日，与大悟山丧吾和尚，观音寺醉月长老，仙姑寺慧参尼僧，木兰山铁冠道人张良贞，致仕邑侯杨延臣，隐士叶同观，汉皋谏于飞，孝廉陈荣尧，共九人为友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贤侄可将诸位贤人请来，与我一会。”天锡唯唯而应，面有难色。自古道：家富能役人，家贫受人役。况且天锡家中一贫如洗，这九贤若至，如何款待？尉迟恭心下明白，叫从人把带来的奠敬呈上，共纹银一千两。对天锡道：“你可作速代我买办五牲祭礼，候诸贤到齐，同到你父亲坟前祭奠一番，以适我意。”天锡接了银子，口称：“难得叔父美意。”不一时，天禄回来，天锡迎面谓之曰：“此父亲故人尉迟叔父也。”天禄上前叩头，尉迟恭双手扶起。见他弟兄二人言语清利，气宇轩昂，到也欢喜。天锡即命天禄，持两个官宝大锭，往钱店换钱使用。那店官人见了问道：“此银何处得来？”天禄道：“此是父亲一个故人送来的。”店官人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，现在何处？”天禄恐惊动地方官长，不肯说明，便道：“此人方至，尚未问他姓名，权且将钱五十串付我使用。”店官点头不言，天禄回去了。

却说这店官人有财有势，专好结交官府，兴害贫民。当日见了天禄两个官

宝，心生疑异。却又想到天禄家贫已极，他的亲戚故旧都是贫民，如何有人送他大官宝？若是富贵豪家，他必说出名姓，料此人必是大盗。即来千户衙中，对刘玉龙说出此意。刘千户又知会巡检马守松，即忙换了衣服，扮作客商，带两个亲随，来天锡门首探望，伸头缩脑，令人可恶。见那些将校面貌凶恶，却是平民打扮，有两个喝道：“什么人，还不站开些！”这千户、巡检两个官长，答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此地大呼小喊！”这将校大怒，大骂：“好大胆的狗才！”手执马鞭，劈面打来。刘千户、马巡检将鞭子扭住，两下厮打。内中又走出两个将校，将千户、巡检按倒在地，将要动手，二官大叫道：“我是本方千户、巡检也。”将校听了，发一个冷笑，叫声：“弟兄们，快拿绳子来，将两个狗才吊起！”几个亲随道：“尔等是什么人，敢将地方官如此凌辱！”这些将官那里肯答应他。朱天禄在家中，听得外面罗唳，出来看时，认得吊的是二位官长，对众人求饶，众人道：“若是平民，我等还放他，他是地方官，不来伺候也就罢了，还敢在门首摇来摆去！”天禄无可如何，只得进去禀知尉迟恭。尉迟恭道：“我来此处，原不惊动地方，他二人既来，可有手本？”将校道：“他二人民服而来，长在门首观看。小的们再三喝之不去，及至打他，他才说他是地方官府。”尉迟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尉迟恭叫将他放了。二官回去，换了公服，各执手本，跪上门来，手下将校，不肯传进。尉迟恭那里晓得？跪了半个时辰，幸天锡出来看见，说个人情，放了回去。二官又差人抬酒席送来，拨衙役伺候不题。

次日辰巳时候，诸贤相继而至。尉迟恭见众人皆是儒风道貌，鹤发童颜，十分敬重。及祭礼齐全，尉迟同八位贤士，缓步而行。这巡检、千户，也相随在后。到了若虚坟前，排开祭礼，尉迟恭朝服而拜，大哭不止，八贤亦相向而啼。天锡、天禄只得上前相劝，挽尉迟恭回舍。次日，醉月邀尉迟恭同八位贤士，到观音寺设斋，尉迟恭欣然而往。见观音寺山青水秀，十分欢喜。进了佛殿，合掌参拜。醉月盛排斋筵。尉迟恭因说道：“方今圣上爱贤礼士，众位贤士何不出仕为官？”丧吾道：“我等八人，年届年朽，不堪推荐。惟有天锡、天禄，廷臣之子杨琰，三位贤侄，怀才未试，公爷可保举出仕。”天禄说道：“侄儿愿守先人坟墓，叔父只保吾兄为官，愿斯足矣。”尉迟恭点头，对醉月道：“愚弟有圣命在身，不敢久停，今夜我等尽不夜之长，明日清早，愚弟就回县。候西寺工完，吾差人来迎丧吾师，到彼处说法；二来接诸位仁兄，到寺中盘桓数日，就要进京缴旨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一个老妇人，在寺外叫冤。尉迟恭命从人唤那妇人进来。不知妇人所喊何冤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天禄贫受千户职 木兰剑劈白狐精

却说尉迟恭在寺中，与诸贤作别，忽有一老妇人在寺外叫冤。尉迟恭命从

人唤那妇人过来，尉迟恭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？”那好人道：“小好人姓沈。因本镇的千户刘老爷生了少爷，雇小妇人的儿媳王氏为乳母，至今七年，不见放出，竟纳为偏房。小儿年轻懦弱，无力申诉。小妇人闻公爷到此，故敢大胆叫屈。”尉迟恭大怒，着人将刘千户唤到，公爷问道：“你为何强占民妇为妾？”刘千户叩首道：“千户并无此事。”公爷叫沈氏出来对证，千户哑口无言。公爷叫左右取军威棍，将刘千户杖了八十，革职不用，将王氏断回沈婆去了。公爷又对天禄说道：“贤侄既愿守祖宗坟墓，这一个千户职衔，你且领受。”天禄叩首受命。尉迟恭大喜，即日辞了诸位贤士，上马回西寺去了。

却说天禄受了千户之职，回至家中，就有营中大小兵丁，齐来叩头。只见那马兵、步卒，旗长、队长，长枪手、短枪手，弁委、外委，左巡、右哨，经制、把总，临门参见。择了吉日，进了衙门，即久疏亲戚，无不相贺。天禄留八位贤士，住了数日，各人回去。惟有丧吾年尊路远，天禄留在衙中养静。

一日，丧吾在衙中，观心入定。见自己心火下降。肾水上升，虚灵性府，慧光发现。团团如月光，照于四表。万水千山，尽在目前。照见木兰山一个白狐精，在空中往来，有戏弄木兰之意。丧吾见了，吃惊道：“这个怪物，自讨天诛。我若不治，等待谁来。”到了次日，呼木兰出来，叫声：“孙儿！你有个仇星到了。我有宝剑一口，你可带在身旁，昼夜不离，自然无事。”木兰拜谢起问曰：“公祖既洞明心性，观照本来，佛家三皈之意，并六字真言，究竟是如何解说，祈公祖说明，以示未悟。”丧吾曰：“汝善思维，善解问，汝向西方拜我佛祖，我才说与你听。”木兰即向西方叩首。丧吾又曰：“汝再向东方拜了大成至圣，我方敢儒释交谈。”木兰又向东方叩首，丧吾也向东西而拜，然后坐定，叫声：“木兰孙儿，仔细听着：南字喻心而言，无字喻空寂之意。心中空寂，自见真性，故曰南无佛。是佛弟子第一皈依也。真什既见，愈加精进，丝毫不许散乱，散乱则心逐妄念，真性灭矣。丝毫不许昏沉，昏沉则月为云封，无觉无照矣。盖心不散乱，则轮回可免；心不昏沉，则地狱可除。故曰南无法，是佛弟子第三皈依也。此乃由戒而定，性从命立，由定而慧，命从性生。本来面目，立献于前，是为真我，乃亿万金刚不坏之元神也。故曰南无僧，是佛弟子第二皈依也。既明南无之法，又当识阿弥陀佛四字。阿字是说人心惟危，弥字是说道心惟微，陀字是说惟精惟一，佛字是说允执厥中。故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斯时至性湛如，即南无法也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即性道流行，阿弥陀佛也。故俚俗之人，见善人得福报，恶人得祸报，即曰阿弥陀佛也。非发皆中节之意乎？汝乃精灵降世，当学上等女子，勿作中流之辈。上等女子，不呼异姓为父母，不受男子之羞辱，不开肠破肚，污秽天地，却能参太极于心中，结圣胎于圭内。为顶天立地之奇人。尽性了命之达士。这三教

同源，再无他说。”木兰再拜而谢，复又跪下问道：“公祖先说明心见性，性中立命，如何又说尽性了命？”丧吾答曰：“汝善思维，善解识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中之理；孝、弟、忠、信，性中之德。守其天理，修其天德，便是尽性工夫。性者，天命。尽性，正是了命。是尽了我分内当为之事，故又曰尽情，以求无愧于天，无作于人也。”木兰又再拜。又过了数日，丧吾自回大悟去了。

木兰佩服丧吾教训，仍然织机，不废女工。却忙中偷闲，服炼心胜。一日，临窗织布，见日色沉西，入闺中静坐。一时间，窗外月明，木兰取书观看。到了三更时候，侍女掌灯，催木兰歇息，木兰也觉身体困倦，睡了片时，忽然宝剑啧啧作声，木兰即将宝剑拿在手中。未及片刻，一阵寒气袭人，毛骨竦然。木兰即将宝剑向床前乱砍，只听得“哎哟”连声，远远而去。次日天明，木兰起来，果然床前鲜血淋漓，有一只狐腿在地。木兰秘密收藏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这个白狐精，在木兰山修了千年道行。晓得木兰女乃是山灵降世。又见天癸已全，意欲采阳补阴，以全自己精气。有丧吾在此，就不敢妄作。见丧吾去了，敢突入街中，以妖气压木兰，竟被木兰一剑削去一只前腿，逃回木兰山仙人洞，求师傅胡秉池发丹救治。后来在北番，自称独手大仙，与木兰作敌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再说尉迟恭回至西寺，即表奏朱天锡除授长沙知府，杨琰为梧岗知州，俱带妻子上任去了。秦氏在路病故，果如黄氏之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香元参禅难丧吾 太宗降诏讨突厥

却说尉迟恭在西陵城右，监修西寺，二年工成。尉迟即差人去请八位贤士，齐到寺中盘桓。择了吉日，请丧吾升座说法。本寺住持香元和尚，上前说道：“小僧自幼在本寺出家。清规戒律并无过犯，紫书丹经、佛典道卷，无不明白。今皇太后洪恩，公爷修造，与佛有光，与僧有缘。待小僧升座说法讲经，果有不明之处。然后让与丧吾不迟。”尉迟恭道：“知不如好，好不如乐，恐尔道行不及丧吾。我明日出一偈言，尔等依韵而和，看是谁高谁下，就不要争论。”香元不敢再争，退入禅堂，翻看经书，一夜不睡。到了次日，尉迟恭坐在客堂，请八位贤士并本寺住持，齐来叙说。相见礼毕，依次而坐。尉迟恭道：“我有偈言一首，求丧吾、醉月、慧参、香元四位大师，依韵而和，明日升座说法，以此为试。”众贤士齐声道：“请公爷佳作一观。”尉迟即写出道：

心如朗月连天净，性似寒潭止水同。

十二时中常觉照，休教昧了主人翁。

香元和尚即和云：

春来花发上林红，草色青青天地同。

风月有情谁作主，危楼高坐老家翁。

丧吾对尉迟恭道：“今看香元大师佳作，佛经道典，包括殆尽，我等万不能及，贫僧不敢再赞一辞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尔我交情犹如兄弟，况是笔墨酬答，何必过谦。”丧吾不好却意，只得提笔写道：

本来非色亦非空，月映波心万派同。

不尽东风今有主，渔舟端坐老蓑翁。

慧参尼僧和云：

生意融融春色重，心如谷种机相同。

耕耘不费人间力，学个天真烂漫翁。

醉月和云：

无忘无助学真空，一念圆通万法同。

太极中间存一点，六根断绝见真翁。

尉迟恭将四个所作，一一看完，便对众人道：“醉月、慧参二师所作，风韵高超流俗，不若丧吾清逸自然。香元则矜持太重，尚未脱化。明日当推丧吾老师升座说法。”众皆曰：“公爷所论极是。”

过了一夜，次日，尉迟恭分付将寺门大开，许百姓进来观看。到了巳牌时候，寺中鼓乐喧天，笙管齐鸣。众贤士扶丧吾礼佛升座，尉迟恭同文武官员向上稽首，口称：“请大和尚谈经演教，代佛宣化。”丧吾合掌道：“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灵山不远，却是心头。《金刚经》云：无人相，是空色之法，无我相，是空欲之法；无众生相，是空世之法；无寿者相，是空生死之法。《太上清净经》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于物，物无其物。此乃太上教人空心、空身、空世之法也。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则与太虚同体，一切俱空。这就是南无不二法门。夫子温良恭俭让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便是真阿弥陀佛也。”

香元和尚合掌参求道：“启问大师，何为华池？何为神水？如何为火里种莲花？”丧吾答曰：“性善若水，神明之德，故曰神水。性寓于心中，故曰华池。炼心见性，曰火里生莲花。莲花上端坐着一个金光真人，性中立命，是性命双修大道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如何为水火既济？白雪黄芽，是何药物？”丧吾答曰：“心为火，性为水。心与道依，则水火既济；心与道违，则水火相歧矣。性光皎洁如雪，命宗其色如金，性光普照，命宗密藏，故曰白雪黄芽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如何为乾坤交泰，圣日圣月？”丧吾答曰：“《易》云：乾为首，坤为腹，三华聚顶，五气朝元，此乃后天。乾坤交泰，犹是小乘伎俩。

天命之性，其德配乾，父母意感而生我，其德配坤。炼我真意，归我真性，方称先天。乾坤交泰，立见本来面目。圣日圣月，不过性命之余光耳。”

香元问曰：“真意在何处找寻？”丧吾答曰：“思虑之神，道家谓之识神，儒家谓之人心，佛家谓之蜜多心，数学谓之戊。性天中本来面目，道云元神，佛云如来相，儒云道心，数学云己。其实是性天中之性地。修行人欲见性天中清风皓月，先寻此性地立脚。立得脚住，方能见性天，这就是真意也，就是玄关一窍也。”

香元问道：“弟子敢问：人心、道心在何处分界限？”丧吾答曰：“人心、道心，向静而又静之中，自然有个界限，分出表里。古语云：不无不有，正当中道心也。比如以日月为道心，则风云雷雨人心也。以天为道心，则日月星人心也。以太虚为道心，则有形迹之天，又人心也。佛云：无而不无，空即是色。道心也，元神也，有而不有，色即是空。人心也，识神也。逐得识神开，才见元神来。就是本来面目了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本来面目，佛云金容瑞相，仙云历劫元神，此胎从何处结成？与玄珠罔象，有分别无分别？”丧吾答曰：“本来面目，静则与太虚同体，无形无象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故云玄珠罔象。动则周游六合，与人无异，故有天仙之称。凡胎系于中黄宫之下，自产门而出；圣胎结于中黄宫之上，自顶门而升。此是明心见性之后，末了一着工夫，不求而知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舍利子究竟是何物？”丧吾答曰：“凡人为舍，心为利子；至人心为舍，神为利子。至性中间一点灵光，非舍利子而何？故云舍利子是诸法空相。未生天地以前，先有一点金光，居混沌之中，为太极之根。惟我佛祖如来、道祖元始、大成至圣三大圣人，其道足以配之，非值配天配地而已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佛教行于西域，圣道行于东鲁，观音菩萨显于南海，真武祖师行道于北天，老子兴道于中土，是何故？”丧吾曰：“西方之气，杀气也。我佛顺其气之自然而立教。绝人事，割恩爱，戒妄想，除嗔怒，息邪淫，习静定，空色相，其道寂灭。东方之气，生气也。孔子顺其气之自然而立教。施仁义，亲五伦，齐国家，平天下，其道文明。中土之气湿而平直，故老子之教，善下而胜上，善柔而胜刚，善后而胜前，故无为而不争。其德配戊己，其道尚清虚。真武祖师镇治北天，掌握雷霆，号令瘟火，善恶报应，祸福攸分。其象为坎，故称玄天上帝。观音大士居南海之中，普陀崖下。其象为离，如人之有心，关一身之痛痒；如无之有日，照万国之世界。所以这个菩萨，感应最速，慈悲最大，呼之即应，求之即来。故有观世音救苦救难之称。”

香元问道：“圣人能知鬼神之情状，弟子敢问鬼神情状，究竟是如何样

？”丧吾答曰：“鬼神者，聪明正直而一者也。太上曰：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佛教曰：不二法门。孔子云：吾道一以贯之。一字就是鬼神情状。”

香元道：“求大和尚把这个一字情形，刻画出来，不枉今日说法一场。”丧吾答云：“圣王之心一于民，惟恐其弗安。忠臣之心一于君，惟恐其弗正。孝子之心一于亲，惟恐其弗悦。烈女之心一于夫，惟恐其弗顺。慈母之心一于赤子，惟恐其弗调。君子之心一于性，惟恐其弗尽。小人之心一于利，惟恐其弗得。《大学》曰：在止于至善，于至善而止之。一之情状，鬼神之情状，岂有他哉！”

香元问道：“究竟心何以能明？性何以能见？”丧吾答曰：“天之生人，理以成性，气以成形。理之循环靡尽，善之默寓无穷。心为欲蔽，则昧理愧天，应物不当，故心不明，性不见。庄子曰：嗜欲深者天机浅，是也。心明则性见，非先明了心，然后再去见性。心暂明，则性暂见，心常明，则性常见。圣人教人克己复礼，是一气工夫。道家喻言火候，进阳火，退阴符，亦不可作两样看。”

丧吾道罢，香元和尚不敢再求，只得叩头道：“弟子愿皈依我师门下，备洒扫之役。”忽然天鼓大鸣，金花坠地，彩云绕殿，异香遍座。丧吾忙下法座，同大众望天再拜。叩毕，尉迟恭请丧吾并八位贤士，退入方丈歇息去了。盘桓数日，尉迟恭又请八贤齐上大悟山，游览十日，遗书于宝林，叫他教应朱天锡、天禄、杨琰三人，与八贤珍重而别，却悄悄的上京去了。

却说太宗皇帝一日早朝，黄门官奏道：“鄂国公尉迟恭自湖广回京，在午门候旨。”太宗听奏，遂大喜道：“宣他上殿。”尉迟恭三呼礼毕，太宗道：“卿往湖广，不觉五年，使开国老臣不遑安处，朕过也。明日当设宴于凌烟阁，与卿为劳。”尉迟恭奏曰：“臣身在湖广，心在京都，神驰陛下左右矣。愿陛下远酒色，亲大臣，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。臣虽杀身，不足以报陛下，何劳之有？”太宗道：“卿昭不信节，冥不堕行，朕所素知。目今天下虽治，仍有未治者存焉；宇内虽安，尚有未安者在焉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臣居湖广，无日不看京报。未治未安之处，臣实不知，愿陛下一言，以发臣之愚昧。”太宗道：“卿方涉远而来，明日再说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君忧亦忧，君喜亦喜。万岁今日不言，臣今日梦寐不安矣。”太宗见尉迟恭忠心现于颜色，不得已方说道：“北番突厥不朝不贡，到也罢了，每年遣使臣责朕忘恩负约，索取冀州地方，此事当如之何？”尉迟恭奏曰：“突厥不朝不贡，抗逆天命，其罪一也。索中国土地，贪利忘份，其罪二也。自恃勇悍，欺我国老臣无用，其罪三也。主公若不发兵究治，恐国威挫损。四夷背叛，悔无及矣！”太宗道：“须待开春发兵，卿家回府养息罢。”传旨退朝。

过了数月，正是新春时候，太宗命尉迟恭当殿挂帅，赐上方剑一口，斩杀自由。又赐敕书一道，御笔亲题十二字，书云：“公卿以外文武等官，任尔调用。”太宗又命赵国公李靖为军师，一同北征，各赐御酒三杯。尉迟恭与李靖谢了圣恩，退回帅府，文武官员都来参见。次日，尉迟恭上殿奏曰：“十三省兵马，都是向日与主上平十八路反王，扫六十四处烟尘，今日太平，令其休息，不失主上子庶民之道。惟有湖广之兵，未经报效，今日北征，应该用之，不知圣心如何？”太宗道：“卿既为帅，何必问朕？自裁可也。”尉迟恭谢恩而去。回至帅府，发军书十二卷，往调湖广德安、安陆、郟阳、岳州、黄州、汉阳、常德、永州、衡州、桂阳、辰州、襄阳十二郡军马，克日在潼关取齐。留荆州、武昌、长沙数郡不动。又命尉迟宝林，也来北征，加升双龙镇千户。朱天禄为提调军马总管之职。其余随征将士，不必细述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怜亲病孝女从征 听波声木兰赋诗

却说朱天禄自居千户之职，日习弓马，训练士卒，夜缉盗贼，一境安泰，黎民歌颂不休。过了二年，时当隆冬之月，在双龙镇上查夜，五更方回。解衣而卧，偶得一梦，其兆甚凶，醒来心神恍惚，等待天明，叫丫鬟快请小姐出来答话。丫鬟走至内阁，叫声：“小姐，不要织机，老爷请你说话。”木兰道：“老爷夜来辛苦，今如何起得这样早？”即来父亲房内请安。天禄道：“我儿且坐。你父亲今日五更初头，偶得一梦，好生奇怪。我儿负性聪明，必有妙解。”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木兰道：“此梦先凶后吉，大喜之兆。父亲梦与青羊相斗，扯断其尾，而羊心拖出，分明是个‘恙’字。父亲明春当有重病临身。忽有童子歌《采薇》之诗，此诗乃遣戍役之诗，诗中有云：‘不遑宁处，（豸严）猯之故。’当有王命出师北征也。‘忧心孔疚，我行不来。’言日月久远，回期无定。‘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。载渴载饥，莫知我哀。’是勤劳之甚，王事不可缓也。那坠地羊儿忽化为熊，来咬父亲，是病痊而有生子之兆。诗云：‘为熊为罴，男子之祥。’”天禄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食君之禄，当分君之忧，虽有重恙，何足惧哉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吾年已五十，晚年生子，亦复何憾！”木兰听了父亲之言，暗暗下泪，退入机房去了。自此木兰早夜织布，日午之时，却向后园走马射箭，阴有代父出征之意。

到了新春时节，天禄往武昌节度使衙门贺节，尉迟宝林待以上宾之礼，天禄以职守自居，不敢抗礼。宝林道：“我家富贵，当与兄家共之，奈何过谦！”留天禄在衙中住了数日。家人朱明私将兵房科王鹤松，去年老家爷来省，他便追索规矩银子若干，说与衙中用事之人，宝林因而知道。即书虎头牌挂于辕门之外。书云：

兵科王鹤松，喝叱官长，妄作威福，仰武昌府重责除名，不许再充。

天禄知道，却责备朱明一番，辞了宝林，望双龙镇而回。谁知武昌饮酒过度，兼之受了江上风寒，筋骨疼痛，日重一日，渐渐的卧床不起。木兰见应了去年梦兆，心下着忙。忽朱明报到：“大悟山丧吾大师来了。”天禄命请进来，内室相见。丧吾道：“老爷此病必是内外兼伤，未可痊愈。闻知木兰孙儿，这些时在园中学习弓马，老僧少日曾学得一般枪法，我费二日工夫，传与你罢。”木兰大喜。学了二日，将七十二路枪法件件皆通，丧吾辞回大悟山去了。

又过了二日，木兰见父亲病势仍然如故，在床前时刻不离，或奉汤药，或奉茶水，略见天禄身心快畅，便向机上投梭，机声不断。这一日，天禄见木兰母子在房中久坐不出，有吞声而泣之状。天禄心中想道：我病料不至死，今日略见顺适，为何他母子在此愁肠万状，哭而不言？就开口问道：“将令既至，要我北征，尔等为何隐而不言？难道这是瞒得住的？”杨氏道：“相公何以知之？”天禄道：“去年青羊之梦，料今春必应，予岂忘之？今观尔母子情形，早已知道。”杨氏道：“尉迟元帅军令前来，命尔为提调总管之职，往催一十二府人马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天禄听了，爬将起来，站立不住，又倒下床去，一连数次。木兰大叫道：“爹爹保重！”天禄道：“将令如山，岂可怠玩？”木兰跪在床前，叫声：“爹爹！孩儿一言相商，望爹爹细听。孩儿今年一十四岁，兵书、战策般般通晓，走马、射箭件件皆能。前日丧吾传我一杆枪法，神出鬼没，情愿女扮男妆，代父出征。依去年青羊之梦，父亲定有生子之兆，今日之病未可认为祸也。”

天禄听了，心中想道：木兰八岁之时，就女扮男妆，与丧吾参禅。今年一十四岁，诗书通晓，武艺超群，就是出征，也可去得。况他将生时，夜梦是木兰山灵降世，后来必定是女子中奇人。遂将头点了一点，叫声：“我儿起来！”即命丫鬟唤朱明进来。朱明走至床前，双膝跪下，叫声：“老爷！元帅将令甚急，老爷抱病，如何是了？”天禄道：“你小姐要女扮男妆，代我出征，你可保他同去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”朱明道：“小姐大贤大孝，小人愿生死相依，不消老爷分付。”天禄大喜。杨氏道：“朱明，你用心保小姐出征，你的妻子儿女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你也不必挂心。”朱明道：“小姐愿为孝女，小人愿为义仆，夫人也不必叮咛。”天禄道：“你明日早起传令，分付人马在教场伺候，说是大少爷出门多年，昨日回来，兵法武艺，件件学全。老爷抱病，少爷代父出征，演兵数日，就要起程。”朱明领令出去。

木兰依着父母，歇了一夜，五鼓起来，剃了两鬓头发，摘了两耳珠环，头戴银盔，身穿白铠，足跨皮靴，走进房中，拜了父母，然后出衙。骑了一匹白马，手执银枪，威风凛凛，俨然一个赵子龙出世，同朱明到教场而来。坐在演

武厅上，那些马步兵丁，齐来叩头。木兰传令，先演阵势，然后走马试箭。众军演毕，木兰上马，手提长枪，在教场中也演枪一回，将七十二路枪法，一一使起，那看的兵将个个喝彩。木兰又开弓连发一十六矢，俱中红心，众将喝声如雷。木兰传令，令众士卒，明日早牌，齐到衙中，领取安家钱粮，再过二日，就要起程。

木兰回至衙中，丧吾和尚、铁冠道人不约而至。俱对木兰说道：“闻少爷出征，我等先来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此事出于无奈，何喜可贺？”铁冠道人曰：“少爷此去，忠孝双全，如何不贺！”丧吾曰：“少爷此去，要从五台山经过，五台山上有一靖松道人，在白云洞中修养，是我早年相知的故友。我有书信一封，烦你亲自送去，代我多多拜上。”木兰道：“孩儿领命。”铁冠人道：“我也有锦囊一封，少爷遇有逆难不可解之事，打开看时，能化凶为吉，除祸成祥。”木兰拜谢，将二封书信收好。到了起程之日，杨氏安排酒席，与木兰饯行，又分付朱明一番言语。天禄勉强出房，送木兰起程。一家三口儿，大哭不止。朱明上前说道：“人马俱在教场伺候，请少爷上马。”木兰只得叩别父母，上马向演武厅上，点齐人马，三声炮响，俱望武昌大道而来，丧吾同铁冠道人并八位贤士，送至驿旅河而回。

大约行了二日，到了武昌省城，木兰同朱明到节度使辕门，先将父亲手书呈进。宝林拆开，只见内书云：

愚弟屡受恩公大人提拔之恩，理宜杀身报国。无奈身荷重病，不能转侧。特遣幼子木兰，顶名代役，祈大人见字如面，幸勿叱退，则父子感恩无暨矣。

宝林看罢，叫手下人请木兰进来。木兰步入月台上，双膝跪下，口称侄儿，木兰叩头。宝林见木兰少年将军，心下欢喜，用手扶起，叫手下人看坐。木兰乃谦逊一回，方敢就坐。宝林问道：“令尊大人真个有病否？”木兰说：“真个有病。”宝林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就要差官看验。你我祖孙、父子相交，亲同骨肉，料无虚假。贤侄有多少岁？”木兰道：“侄儿今年一十四岁。”宝林道：“你一十四岁就文武全才，真乃是善门之后。他日进爵封侯，不可限量。本藩已发十二枝令箭，催取各路人马，免你提调官一番劳苦。你可回营整理人马，候各路兵到，一同起程。无事时，却来我府中论谈兵法。”木兰连连道：“是”，退回本营。不上半月，各路人马俱到武昌城外扎营，十二府总管都来参见节度使。宝林同木兰到各营查看，共一十二万军兵。又训练三日，传令起程。

行了半月，在黄河岸边扎营，候明日早晨渡河。是夜，月明星稀，木兰在帐中盘膝而坐。只听得风涌波涛，呜呜呱呱，溅溅不已。木兰想起：父亲抱病，母亲年老，膝下无子，我今远出，叫我心中如何放得下去？父母心中又如何

割得开？想到此处，恸哭了一会。忽听得鸿雁飞鸣，自南而北，木兰将宝剑画地而歌曰：

昔日闺中月，今照汉家营。
影落寒潭水，寂寞父母声。
鸿雁于飞兮，悠悠惕我心。
闺窗星斗横，寒光度汉营。
黄河水溅溅，断续父母声。
鸿雁飞鸣兮，言言伤我心。
晓风吹绡幕，随我入汉营。
暮扬黄河水，号泣诉双亲。
鸿雁北翔兮，焉得写我心。

木兰歌罢，和衣而卧。忽然心神定静，心花开放，见一线灵光，状若指痕，挂在心头，渐渐生圆，犹如一团月色，其白如雪，其朗如珠。木兰此时，万念俱消。只见白光之内，内有一点珠光，其赤如火，其黄如金，其大如黍子相似，轰轰然落于土釜之中。余光隐隐化成一个“斗”字，须臾不见。木兰想道：性天中境界，有无限快乐，惜我缘分尚浅，不能久视。这慧光之中，化出一个“斗”字，莫非我今日出征，要一十二年方可回家？那时再去参学性理，归根复命，不要在尘世之中，虚生浪死。一时中军炮响，众军起来造饭渡河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占营运李靖识奇人 饯军仪青莲谈敌国

却说尉迟宝林带领人马，渡了黄河，又行多日，已过潼关。宝林传令，令十二府总管各安营寨，训练甲兵，待本藩到长安，请元帅驾到，然后出征。木兰道：“末将愿随大人进京，一同参见老千岁。”宝林大喜，遂同木兰往长安而来。到了帅府，参见礼毕，尉迟恭看了木兰履历，问曰：“向日我在你家延住数日，不但未见你面，你父缘何亦不题起你来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八岁时，被贼人拐去，今年才回。不幸父亲抱病，孩儿见军书紧急，不敢怠慢，故顶名而来，望老千岁恕罪。”尉迟恭又问道：“你有何本领，敢来出征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善使枪法。”尉迟恭道：“你可当面演来，待本帅一观。”门官上前禀道：“李老千岁驾到。”尉迟恭分付开门而迎，木兰回避于两廊之下。

李靖走至二堂，与尉迟恭相揖而坐。尉迟恭叫家将请少爷出来，宝林出来，向李靖叩头请安。李靖道：“贤侄兵马既已齐备，明日随元帅上殿，见了圣上，再到我府与你接风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我有一个远客，与宝林同路而来，明日也是要到府上来问安的。”李靖道：“远客何在？姓甚名谁？”尉迟恭手招木兰上堂，说道：“这是赵国公李千岁，上来叩头，将你枪法演与千岁看看

，明日就好抬举你。”木兰领命，上前叩头，李靖扶起，欲待开言，尉迟恭抢说道：“快快演枪法与千岁看！”木兰领命，向架上取一枝长枪，抖搂精神，先使一个金龙戏水之势。扭回身来，白鹤钻云。左使彩凤点头，右使犀牛望月，前遮后护，上盖下蟠，不一时，将七十二路枪法俱已使完。喜得元帅目笑眼开，连声称好。木兰上前躬身道：“不足当二位千岁观。”李靖道：“此是伍云召枪法，你在何处学来？”木兰道：“敝地有一位丧吾和尚，与末将祖父相善，传于末将的。”李靖道：“那和尚有多大年纪？”木兰道：“有七十多岁。”李靖道：“他左耳门有指头大的一个朱砂痣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有的。”李靖道：“他眉骨高起，鼻梁微断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是的。”李靖道：“我说你所使是伍家枪法，这丧吾和尚，定是伍云召了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这丧吾和尚虽年老，精神如幼，可惜他皈依佛教，我屡次劝他出仕，他总不应允。”李靖道：“你在那里会见他的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太后命我修造西陵寺，因此会见。”李靖道：“我有个故人，住在西陵，可惜未托你问候他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千岁故人是谁？”李靖道：“就是朱若虚，难道你也忘记了？”尉迟恭道：“朱若虚去世多年，我曾到他墓前祭奠数次。”李靖听得朱若虚去世，不觉二目落泪，叹息不已，木兰也掩面流涕。李靖见了，心下明白，手扶木兰问道：“相公，你是朱家何人？”木兰跪下说道：“末将是朱若虚之孙，天禄之子也。”李靖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尉迟老千岁不早早说明，要耍我也。”尉迟即命备酒，与朱将军接风。李靖与木兰、尉迟父子四人，共坐畅饮。李靖举杯问道：“元帅今番北征，以何人挂先锋大印？”尉迟恭道：“诸位国公俱已年老，只可随征。须要选一少年将军，无奈诸位少爷虽云将门之子，到底娇养成性，恐难充此任。”李靖道：“紫荆关总兵伍登，乃少年英雄，又系帅门之后，所谓孤臣孽子，必然可为先锋。”尉迟恭大喜，即命家将拿令箭一枝，去调紫荆关总兵伍登，星夜来潼关伺候；又发火牌一面，升伍登为冲锋大将先锋之任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，尉迟父子上殿，启奏人马到齐，即日北征之意。又奏朱木兰年十四岁，文武兼优，有大将之才，万夫之勇，臣保此人北征，必能破敌立功。太宗见奏，龙颜大喜，命宣朱木兰上殿。三呼礼毕，太宗问道：“卿家年幼，如何就胆略过人，敢随军北征，为国家出力？”木兰道：“臣祖父朱若虚，隋朝屡举孝廉，未经出仕；臣父现居西陵双龙镇千户之职。元帅提兵令至，臣父遭病未起，臣即赴军门，子充父役，以报万岁之恩，尽子臣之节。”太宗见朱木兰言语安定，心气和平，又是少年英雄，十分欢喜。便说道：“卿家代父出征，不但尽忠，而且尽孝，就是大功了。卿家可将为将之道，奏与朕听。”木兰奏道：“为将之道，先在知人。见功而赏，见过而罚，未足为知人也。知是人

之必能立功而先赏之，知是人之必能见过而预罚之。期无悔于后，而制胜于前也。至若进退虚实，机变奇正之理，在临敌之时，因人而动，见机而行，非言语所能悉也。”太宗问道：“尉迟皇兄，你如何知朱卿有此大才，而使寡人幸见之？”尉迟奏道：“万岁不知，臣向日未来投太原之时，先是他祖父朱若虚荐臣于李靖也。”太宗道：“果如此，则朱卿乃数世功臣也。”即封朱木兰为武昭将军之职，传旨退朝。

次日，尉迟恭大开帅府，文武官员齐来参见。尉迟恭道：“本帅奉旨北征，尔等随行将士，文官参谋，武官效力，各宜尽忠报国，以图拜爵封侯。限三日之外，各随本帅往潼关，会合湖广人马一同起程。”众将唯唯而退。

过了三日，尉迟恭同李靖辞了圣上，带领诸将，望潼关而来。坐在演武厅上，十二府总管参见毕，尉迟恭令将人马演试，待本帅观看军容。众总管得令，将人马排成阵势，一声鼓响，有无数散军，齐来攻阵。阵内马兵，突出接战，两地里互相演杀，炮响如雷，喊声震天，十分威武。忽然阵内一声锣响，人马各回本阵。尉迟恭见军容甚整，心下大喜，传令回营。

是夜同军帅在中军帐歇息，李靖想道：军容却是整齐，不知营中气色如何？到三更时候，悄悄起来，挂了宝剑，即走上旗台，四面而看。见十二座营盘，清光勃勃，不犯一点杀气，心中欢喜。只见中军帐一道红光冲天，口中叹道：“元帅忠心耿耿，为国忘身，故有此红光瑞相。”正叹之间，又见中军帐右旁一道白光，上冲牛斗，其光旋转如明月相似。李靖惊讶道：“此人间孝道之光，营中有了此人，可免劫杀之灾。”正看之时，那一道白光冉冉而下，落于原处。李靖急往视之，乃武昭将军朱木兰之营房也。次日，来与元帅说话，见木兰在侧，李靖将木兰上下一看，见木兰声音柔脆，两耳有眼，举止动静，不脱女子气习。李靖心下明白，却又想道：他既女扮男妆，代父出征，我李靖不知则可，知而不为保全，失宝善之道也。即传黄州总兵管成彦进帐。李靖曰：“目今附马公秦怀玉，押解饷银二十万，往雁门关伺候大兵。尔领三千人马在前开道。”成彦得令，点兵去了。李靖又令朱木兰督领一支人马，元帅传呼则进，无事不必来中军参见。各营将士如有擅入黄州营门者，立斩！军令一出，各营皆知。尉迟恭心中不明，问道：“朱木兰聪明年轻，宜在中军帐前学习，军师令他退居黄州营寨，是何故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元帅日后自明，今且体问。”

再说紫荆关总兵伍登，字瀛州，今年三十多岁，乃隋朝南阳总兵伍云召之子。云召起兵之日，对夫人韩氏说道：“老王、太子被弑，吾父被杀，我今起兵为父报仇，另保隋朝贤君。不胜，则画虎类犬。趁此兵马未动，你引公子扮作乡妇，往襄阳山中躲藏，以存伍氏一脉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劝你俱逃，枉

食君禄；劝你起兵，料寡不能敌众。此君国大事，不必与妾商议，宜与诸将商之。”伍云召点头出衙，召诸将商议。夫人即引十二岁公子，带一个老仆伍琼，出后衙向襄阳山中去了。后来夫人病故，公子流落幽州，投在苏定方帐下为将，却随主将投顺唐朝。人见他是个少年英雄，而且面如瓜子，眉清目秀，都称他为伍娘子。太宗登位，又升为总兵之职，镇守紫荆关。当日接了元帅将令，命他为开路先行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我平生武艺未立奇功，今帅爷命我为先行，是知我也。”星夜赶到潼关，参见元帅。元帅道：“本帅奉诏出征，令尔为先锋，务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遇山寇当道，即行追捉，遇北番敌军，切不可擅自开兵，须候本帅大军。”即命邻永州一支人马，限三日起程。伍登得令，整顿人马去了。

再说太宗见了尉迟恭、李靖往潼关阅兵，心中不安。一日，朝谒已毕，往军机所议政。太宗道：“朕赖卿等之千辛万苦，奄有天下。方期干戈宁静，与卿等共乐升平，前日见尉、李二卿辞朕北征，心甚不安。卿等俱有远见，大约李、尉二卿，几时方可凯旋？”右相长孙无忌奏曰：“陛下少日出兵，亲冒矢石，请将争功，故能战无不克。今太平已久，请将皆富贵显荣，比不得少日，乃草莽之士。况北地兵强将勇，又非昔日反王乌合之众可比。二公回期，难以预定。”大学士褚遂良曰：“乱世交战，为将领兵，是将在前，而兵在后，治世出征，为将督兵，是兵在前，而将在后。今日大军北向，必番将领兵而南，我将督兵而北。主客之势相形，利于客不利于主也。”左相房玄龄曰：“我军远出，利在速战，倘敌国以逸待劳，静以观动，以伺天时之变，则我军虽众，亦无所用力矣。”太宗曰：“何为天时之变？”玄龄曰：“久旱久雨，即为天时之变。彼或出奇兵，我或军粮尽，虽李靖多谋，亦未如之何也。”太傅李敬业曰：“诸君饶舌，亦无益于事。各书一字于掌中，如能相合，便是所见皆同。”太宗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遂各书一字于手中，出而视之，皆是一个“和”字。太宗大喜。

次日，接得尉迟本章，内言某日甲子，当以丙寅时大军起程。太宗闻奏，即命备驾亲来饯军。到了潼关，尉迟恭、李靖伏道而迎。接入中军帐，三呼已毕，太宗道：“卿等远征戎机万里，关山飞越，朔气寒光，照尔铁甲。二卿此去，马到成功。朕特来滋，扬觞称饯。”尉迟恭曰：“臣等仗圣上龙威，战无不克，招无不降。愿陛下内亲大臣，外恤民隐，臣虽肝脑涂地，不足以报陛下。”太宗问李靖道：“众卿皆通时达务，而卿为长者。今率兵北向，当以何时为回期？”李靖奏曰：“臣今北去，大约一纪可回。”太宗曰：“何若是之难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北方风气强悍，民乐战斗。高帝登极之是，就不服中原，屡责我主负约，其怒已深。况他远祖世为北番之主，岂能轻易摇动。今大军

往征，他必有准备。且彼国多贤，突厥必用康和阿、颉和主掌兵权。向日王世充、单雄信诸人，其才不能及也。”太宗道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二卿此去，当以何策为先？可各书于掌中，看相合否？”二人领命，各书数字于手中，开掌相对，皆是“先战后和”四字。太宗大喜道：“二卿所见皆同，寡人无忧矣。”是夜，太宗宿于帐中，次日饯了军容，驾回长安。尉迟恭命放炮起程，十二万人马浩浩荡荡，向北而行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黑水渡焦周回上国 五台山靖松赠明驼

却说伍登领了元帅将令，带领人马，晓行夜宿，不上一月，到了黑水渡。伍登沿河观看，遥看北岸山脊相联，树木交杂。急寻土人问之，土人曰：“此山名小燕！又名荆棘岭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焦名周，帐下有五千喽兵，更有二子，一名焦文，一名焦武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将军欲过此岭，须要先送过山礼，然后可行。”伍登道：“地方官如何不兴兵剿除？”土人道：“这山中有田千亩，他的号令十分严谨，又不扰害地方，官府只求免祸，谁肯令朝廷得知？凡是过往客商、官军，只要买路钱。自隋迄唐，势焰日盛。”伍登即传令道：“人不可卸甲，马不可离鞍。倘贼兵劫营，不许妄动，只放箭射之。”是夜，伍登在帐中，一夜无眠。三更之后，忽然火把齐明，喊声震地，却不见人马渡河。到了天明，不见一人一骑。辰巳时候，一支人马蜂拥而来，红白不分，一声锣响，红旗旋左，白旗旋右，退回山中去了。伍登按兵不动，差人去报元帅。元帅下令道：“贼人讨战则战，切不可发兵，先攻他寨。候我大军来，再为斟酌。”

过了数日，大军早到，仍于南岸扎营。伍登参见已毕，备说贼兵甚众，更兼路险，请元帅定夺。元帅道：“明日天明，你引军渡河讨战。”到了半夜时分，北岸仍然火光冲天，喊声如雷。天明时，红白军马，旋转而出，锣响数声，各分左右而入。元帅道：“此疑兵也。”令伍登作速渡河邀战。及伍登过河，林中闪出一支人马，一少年将军大叫道：“唐将放心过河，我不击你。我老大王有令：只要胜得少爷手中枪，吾便将五千人马，三万粮草，随元帅往北番立功；胜不得少年手中枪，想过此山，万万不能。”伍登听了，领人马上岸，拨马来战。问道：“来将通名。”少年答曰：“吾乃大少爷焦文是也。将军是谁？”伍登道：“某乃尉迟元帅麾下先锋大将，伍登是也。将军既有投唐之意，何不早早下马，末将引见元帅，自然重用，奈何阻住天兵，岂不有罪？”焦文道：“此是老大王之令，谁敢违之？”说罢，带马上前，伍登接战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伍登心下想道：元帅令我为先行大将，战一山寇不下，岂不被众将耻笑？遂诈败而走。焦文心中想道：此人枪法不乱，忽然败走，必是善用回马枪。遂拍马赶来，却拈弓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伍登马股。

那马乱跳，将伍登跌倒在地。焦文大笑：“饶你性命回去，去见元帅，另换一位有本事的来。”说声未了，对阵上一箭射来，焦文急忙挑拨，却射中了马头，也将焦文抛下马来。两边军士齐声喝彩，各人收兵。原来元帅恐伍登有失，令朱木兰前来掠阵。见伍登坠马，恐焦文下手，遂拈弓欲射焦文。见他不杀伍登，也只射他马头。所以后来杜甫有“射人先射马”之句。元帅大营已定，伍登备说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元帅仍令伍登出马。木兰禀道：“末将昨日见焦文枪法，与丧吾所传无二，待末将出去罢。”元帅大喜，即令伍登掠阵，一同披挂出马，来至阵前。焦文大叫道：“少爷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来将通名。”木兰道：“某乃元帅标下武昭将军来木兰是也。”焦文见木兰年岁幼少，不以介意。退回本阵，叫背后焦武出马，大战二十余合。焦文拍马上前，伍登亦放马助战。焦文大喝道：“二位休要动手！”问木兰道：“将军枪法，是何人所传？”木兰道：“是隋朝南阳守将伍云召所传。”焦文道：“南阳云召何在？”木兰道：“在湖广西陵大悟山为僧。这先锋伍登，就是他公子。”焦文道：“今日收兵，明日再战。”两下一齐收兵。

却说元帅看见焦文、焦武有大将之才，兼且旗号分明，军容甚整，心中欢喜，与军师商议收伏之计。李靖道：“此人有心归顺天朝久矣，明日差人赍官诰，招他父子来降。如来则妙，如不肯来，愚弟自有妙计破之。”次日，哨马来报：“有一老将军，须发皓然，带二位小将军微服而来，不知何故？”李靖道：“焦周父子来降也。”即令宝林亦不着戎衣，在营门等候。不一时，焦周父子来到，宝林引入，走进中军帐，伏地叩首请命。元帅下帐扶起道：“老将军既顺天朝，即当重用，岂有记旧过之礼？”焦周道：“罪将向日本南阳伍大人帐下一名牙将，后蒙大人提拔，升为护印中军。城破之日，闻大人已死，罪将逃至此处，落草为寇。今闻故主尚在西陵，而公子在此，愿求一见。”元帅即命伍登上帐。焦周一见，抱头大哭。伍登不知何故，施礼道：“老将军年老，休得过悲。”焦周道：“公子在南阳逃难之日，年方一十二岁，可记得中军将焦周否？请问夫人安在？伍琼何往？”伍登听了，觉得有些面善；又听焦周问他母亲并老仆伍琼，想起昔日母子受困情形，遂抱着焦周大哭起来。焦周又命二子来拜伍登，元帅命备酒与焦周父子接风。焦周令焦文、焦武仍回山寨，收拾粮草，约束人马，解赴元帅大营，一一交割。又令二子：“随元帅北征，务遵国法，报效立功！今我年老，要往大悟山，依故主修行，以终余年。”元帅留之不住，只得差人夫送往湖广，不表。

再说元帅得了焦文、焦武，即表奏圣上，封为总管之职，令为乡导，伴伍登同行。行了七八日，到了五台山，在山下扎营。木兰进帐禀元帅道：“丧吾

禅师有书信一封，要末将亲身送上五台山白云庵靖松道人，特来讨令。”元帅听了，叫声：“朱将军，早去早回。”木兰得令，带三骑牙将，望五台山而来。行了半日，但见奇峰怪石，古木异花，观之不尽。又不见一人行走，正不知白云庵在何处。又行了十余里，心中着忙，忽闻笛声细细，随风飘渺。木兰喜曰：“此必白云庵也。”遥步笛声响处，又行了一里有余，见石间流出一道清泉，叠叠成音。横中一条石桥，桥西苍松翠柏，一簇寒烟，围绕一庵。院中篆竹猗猗，青阴可爱，门上题：白云道院。木兰下马，令从人在外，不可擅入，自将院门敲了数下。忽听院门“呀”的一声，走出一个小小道童，头挽双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腰系黄绦，足登云鞋，开口问道：“客从何来？”木兰道：“烦你通禀道长，有湖广人求见。”小道童进去了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客到里面吃茶。”木兰随道童入客堂而坐。

再说这靖松道人，俗姓时，名长青，少日与伍云召同营为官，有八拜之交。因他看破红尘，弃官修道，在五台山养性炼神。不料山中生一恶蟒，食人无数。靖松叹道：“冤冤相报，曷其有极。”当时有两个徒弟，问曰：“吾师何不以道力收除此怪，以安生民？”靖松曰：“尔等心性不明，六通未得，不识先后。此怪乃隋朝文帝驾前忠心不昧的巨子，后来被炀帝所杀。他的冤气不消，积成毒气，所以身化巨蟒，所吞男女，皆是炀帝驾前一般奸臣。待夙报已尽。我自有收他之法。”两个徒弟心得开悟，退回本位去了。

又过二年，时值八月天气。秋雨霏霏，不寒不暑。妖蟒出洞思寻人吃，见靖松道人在溪边垂钓，妖蟒匍至，望着道人喝一口毒气。若是平人，筋骨皆软，这道人不慌不忙，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目运回光，毒气消散。妖蟒又运一口臭涎，喷上身来。道人顶上放出一朵金莲花，恶涎纷纷四散。蟒妖大怒，飞身扑来，道人隐身不见。蟒妖来得势凶，不觉身落水中。回转身来，飞奔上岸。那道人手执铁杖，照顶门一杖，打得顶门心火光外射，遁入水中，不敢动转。过了一个时辰，恰伸出头来，那道人又是一杖打来。蟒妖无计可施，只得随着流水，悄悄下滩，流了五六里之遥。张眼四顾，不见道人赶来，心下欢喜，就盘旋睡在沙滩之上。只见水面上涌出一朵金莲花，自一而二，自二而四，自四面八，须臾人间，天上地下，尽是无数莲花。蟒妖观之不尽。又见莲花中间有一朵大莲花，形如车轮，花间坐着一个道人。蟒妖见了，伏地求饶。道人解下腰中丝绦，锁住蟒颈，飞身骑在背上，向白云庵而来。拴在后花园中，每日以斋馒饲之。

再说山下有一富户，姓陈名良贵，年已五十多岁。平日好善，家中厮养一只毛骆驼，良贵爱之如宝。不料这骆驼伤了草料，病了十余日，恹恹欲死。一日，家人报道：“五台山老道人来了。”良贵慌忙出迎，相揖而入，分宾主而

坐。靖松道：“贫道特来化缘，请员外出个布施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欲化何物？”靖松道：“贫道不化别物，只化尊府一只病驼。”良贵道：“此驼已成废物，仙翁要他何用？”靖松道：“只要员外施舍，贫道自有妙用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果有用处，就送了仙翁罢。”同道人行至后园，那骆驼卧在地下，半死半活。道人以中指按定顶门心，运元阳祖气，向顶心灌入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那驼儿应声而起。道人拱手向员外道：“承赐了！”跨上驼背，飞驰而去，不消半刻工夫，到了白云庵。牵入后花园中，收了神光，那驼儿登时扑地。道人对着蟒妖说道：“徒弟，今日是你解脱之时。”即书灵符一道，就贴在蟒妖顶门上，口中咒道：“唵吽吒唎呵。”将灵符揭起，那蟒妖登时气绝。靖松又把这道灵符，贴在驼儿顶上，喝声：“起！”那驼儿又应（声）而起。这叫做借体返魂之法。靖松命徒弟骑往山前山后，调养精神，如此月余。

这一日，靖松与徒弟正在讲经，童儿报道：“有客求见。”靖松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时靖松讲经未完，木兰叫童子且体通报，也踮在一旁听讲。只见一徒弟进问曰：“佛家行住坐卧，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不休，此是何意？”靖松曰：“阿字是唤醒世人，教他莫妄思乱想。譬如人当妄想之时，千头万绪，心不由主，忽有一人呼其名曰某，我即应之曰诺。是一呼而万念除，一诺而主人醒。欲修大道，须时时自唤自应，故曰阿。阿字虽闻其声，未见其形。主人尚在门内，必也将堂门大开。不可醒而复睡，不可出宅外行游，总在室中有退藏戒步之意，故曰弥。然弥字尚拘束太重，如拴猴于柱，虽不外弛，到底舞跃不定。如月映水中，鱼游风吹，终属恍惚。更加精求，以致于一。陀字，则操持得住，如一颗明珠，放在水晶盘中，不动不摇，如如自在，故曰陀。佛字，即是见我本来面目。圣而不可知之谓神，余更有何说？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道也，皆非也。斯时太虚即我，我即太虚，故冠以‘南无’二字。”

靖松道罢，即下座来向木兰稽首，木兰慌忙答礼，分宾主而坐。木兰道：“弟子奉丧吾之命，奉书仙翁座下。”说罢，将书信双手奉上。靖松拆观，书云：

吾人立身天地之间，故以了生死为第一大事。但欲真了生死，必先了心地。欲了心地，以先除妄念。欲除妄念，必先诚心意。盖心诚，入道之基；意诚，终道之用。古人云：“以心观心，心外无道。以道观道，道外无心。”拒虚语哉！仆向者承足下教以敦伦尽性为事，仆非不尽心焉。嗟乎，以仆之心，值仆之时，复何言哉！复何言哉！亲无辜而受戮，族无辜而遭刑，身不得已而为僧。伦也如此而敦，性也如此而尽。仆将何以情为？足下又何以教我？佛氏曰：“一子修行，九祖升天。仆溺于此言，日以礼佛诵经为事，以期忠魂义魄，脱化升天。伦如此而敦，性如此而尽。仆如此而为情，宜乎，不宜乎？祈足

下一言，以醒未悟。

大悟山僧丧吾俗名伍云召

靖松看罢，慨叹良久，曰：“云召既然出家，不宜将往事挂心。足下尊姓？”木兰道：“弟子姓朱名木兰，今从军北征，奉丧吾之命，特来拜谒。”靖松道：“将军北征，屈驾来此，我有一白毛骆驼，送将军做个坐骑，请将军往后园一观。”木兰随靖松行至后园，见那只骆驼身高九尺，遍体白毛，目放火光，连声称妙。靖松道：“此驼名翼孝名驼，胜良马百匹，有五德三个走。”木兰曰：“何为五德三不走？”靖松曰：“登山越岭如行平地，一德也。大雾弥天，能识东西南北，二德也。见水能渡，三德也。见火能飞，四德也。一日能行三千里，五德也。前有伏兵或刺客，此驼不走；遇有妖怪，此驼不走；若非主人骑之，驼亦不走。”靖松又向明驼道：“此朱将军即尔之主人也。你保他北征，有功回朝，自有高人度你，复回人身，修成正果。”又嘱木兰道：“朱将军回朝之日，我有书一封，寄候丧吾，千万前来，不可失约。”木兰再拜而谢，靖松送出庵门之外，相揖而别。木兰率从人下山，赶着元帅大军。行了多日，出了雁门关，又到界牌关，放炮安营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 界牌关额保告急 五狼关颉和被擒

却说界牌关，乃北番之地，关上守将名额保，副将名保龄。当日闻得唐兵已到，即具表告急。番王突厥聚众商议，右庶长康和阿奏道：“臣料唐兵必来北征，已令额保多设弓弩，为守关之计。更兼保龄为副，二人皆智勇之士，料然无失。”突厥道：“卿既预为防守，必有破唐之计，试为寡人言之，以快孤意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唐兵远来，利在速战。以时势论之，和为上，守次之，战又次之。”突厥道：“和则请降唐主，背义忘恩，孤即死，不愿称臣于彼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当日房玄龄来此借兵，我国果然发兵助战，唐主焉能负约？那时与玄龄一盟，亦不过是将计就计，究竟我主果有何恩于彼？”突厥道：“孤也大张声势，保全太原。不然，彼国焉得无事？”康和阿道：“唐主所感者，此也。早与之和，不更愈于战乎？圣人云：小国师大国，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。”突厥大怒：“年老之人，心虚志懦，信有之也。”即叱退康和阿，拜颉和为帅，去破唐兵。康和阿又俯伏奏道：“臣不忍我国生民陡遭涂炭，愿随元帅监军，以防唐兵。”突厥大喜，即封康和阿为军师，同颉和来界牌关，不表。

却说尉迟恭每日命军士在关前讨战，百般大骂，关中毫无动静。又命军士到城边筑起土坪，以窥城中之虚实。城上亦竖起云梯，用乱箭射出，军士死者甚众，尉迟恭无计可施。李靖令朱木兰领一支人马，去抢五狼镇，以为倚角之势。木兰领命，望五狼而来。安营未定，镇守将名唤李臣，领兵冲来，木兰迎

住，战了十余合，木兰大败，两边将士一齐混战，木兰且败且走。李臣赶至树木交杂之处，看见林中白旗招展，知有伏兵，勒马而回。心中想道：唐兵队伍不齐，首将年少，被我这一阵杀得胆战心惊，谅他不敢再来。睡至三更时候，忽然喊杀连天，李臣急提枪上马，唐兵已抢入寨中，乱砍乱杀，番兵四散逃走，李臣于火光中见木兰在马上耀武扬威，心中大怒，冲杀而来。木兰命军士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。朱明上前助战，李臣枪法不乱，全无惧怯。木兰拈弓在手，一箭正中李臣左膊，翻身落马，军士上前绑了。次日，木兰差人往元帅营中报功，将李臣囚在营中。又命军士于镇前各路埋伏，好与番将交战，迨再擒三五个番将，一同斩首。每日在营中试箭，百发百中；或使枪弄棍，十分精巧。又训练人马，朝夕不休。李臣囚在营内，心中悔道：“我见木兰年幼，只道他无才，谁知中了他的骄敌之计。”一夜，见木兰与众军饮酒，吃得大醉，看守军士亦皆醉倒。李臣扭断铁锁，挣开囚笼，越营而走。

再说康和阿听得失了五狼镇，大惊道：“我叫李臣不可私自开兵，唐兵如到，报我知道，再发兵夹攻，以为上全之策。”败兵诉道：“主将乘其安营未定，冲杀获胜，不料他夜来劫寨，遂尔被擒。”康和阿道：“远远安营，名为惧敌。逼近安营，名为欺敌。逼近安营，而有埋伏，名为诱敌。木兰近我军安营，明是诱敌之计，李臣死不足责。”过了数日，颉和对康和阿道：“军师在此谨守，本帅前往五狼镇一走，务要夺回五狼，生擒木兰。”正说之间，人报李臣逃回，无元帅将令，不敢开关放入，颉和令放他进来，李臣上帐请罪。康和阿道：“违吾将令，有何面目来见我？推出斩首！”李臣大叫道：“末将被擒不屈，回见军师，愿报了军情，死而无恨！”军师道：“你有何军情？”李臣道：“木兰人马不多，俱在镇上埋伏。元帅若发兵在阵后掩杀，攻其不备，木兰可擒也。”康和阿大怒道：“这是尔报的军情，又是叫我军送死！此为卖敌之计，故意留尔不杀，囚在营中，令知预为埋伏。兵法云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又故意放尔回来，元帅若从镇后杀去，岂不又中了木兰之计？留尔何用，快快推出斩首！”颉和道：“念他被擒不屈，且留在军中听用。”军师即令杖他四十大棍，叫元帅且休出兵。颉和道：“本帅领兵从镇后杀去，再令李臣领一军从镇前搦战，二面夹攻，必获全胜。”康和〔阿〕道：“元帅执意要去，我有一言，你二人紧记：遇敌则战，唐兵败走不可远追，唐兵无有准备，须防埋伏。我兵若败，望红旗而走，我这里自有接应。”颉和与李臣受命，分兵两路而去。

这界牌关，前路到五狼镇有六十里，后路到五狼有八十多里。前路平坦，后路盘曲。李臣早日起兵，离镇十余里安营，令哨马哨探，回报道：“林中伏兵甚多。”李臣令军士乘风放火，以烧伏兵。唐兵败走，李臣追杀一阵，忽

想起军师之言，收兵而回。次日前来讨战，木兰出马，大骂道：“本藩擒尔不杀，逃脱性命，尚敢领兵前来！”李臣也骂道：“前日误中诡计，今番定要擒你献功，以泄前日之恨！”李臣说罢，冲杀过来，与木兰大战二十余合。木兰败走，李臣不追。木兰回马又战十余合，两下一齐收兵。次日，李臣又来讨战，木兰乘驼而出，两下大战二十余合，木兰又败走，李臣又不追来。木兰连放十几箭，皆被李臣拨落。木兰大怒，催驼来战，又战十余合，两下收兵。次日，李臣料颉和人马必到，又来讨战。木兰出马，战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木兰喝住道：“我有一将，要与将军比试，只怕你死在他手，本藩心中不忍，所以不许他出马。”李臣道：“既有勇将，放他出来受死。”木兰道：“只恐将军死在他手内。”即拨马回阵，阵内马上绑着赤条条的二将，牵至阵前，却是元帅颉和、军师之子康利。李臣见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口吐鲜血，跌下马来。唐兵大喊，蜂拥而来，绑了李臣，杀散番兵。

原来朱木兰料番兵必来夹攻，预定一计，擒了颉和、康利。只因颉和领兵暗攻五狼，行了五十余里，到了哈耳坝。地势平坦，兵士报道：“有一木阵当道。”颉和周围看了一遍，顾谓诸将曰：“此八卦阵也。按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八门而排。昔日诸葛武侯以此阵阻住陆逊，乃虚虚实实之计。”即从生门而入，只见阵内遍插五色小旗，到处有门有户，却望坤地死门而来。谁知出了死门，又有死门，走来走去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心中大惊道：“吾中竖子之计也。”诸将曰：“量一木阵，有何难哉！我等拆开一条路，即可出矣。”颉和曰：“拆阵而出，岂不被木兰耻笑？”又引众将旋转数处，到一个所在，插五色黄旗。颉和心中大悟道：“此中宫五黄之地，木兰卖弄手段，故插五色黄旗在此，必是内按九宫而排。”遂望西北白旗而走，再走赤旗，又向白旗，顺着一路红旗而出。如此自一而九，阵内共有九九八十一个门户，果然出了阵来。颉和谓诸将道：“我既出阵，拆之有名矣。”传令军士将此木阵拆毁。颉和又道：“陆逊遇此阵而退兵，本帅遇了此阵偏要进兵。陆逊迷在阵中，是黄承彦救出，本帅却是自己出来。吾虽不及孔明，却胜于陆逊也。”遂催兵大进。行至北屏山下，颉和见势不高，树木又少，不以为意。行过北屏山，军士报曰：“前面林中白旗招展，必有伏兵。”颉和大笑道：“此疑兵也，焉有伏兵？用白旗以张耳目哉！林中纵有伏兵，何惧哉！”驱兵前进。不料唐兵放起火来，番兵大溃，四散而逃。颉和无法，只得退走北屏山。不料北屏山后，冲出一支人马，拦住去路。此时天色已晚，番将俱皆胆落，各各逃命。朱明领了木兰之命，带一千弓弩手，只射马上将，不杀马下兵。颉和与康利见前后受敌，却望正西而走。朱明放走番兵，率人马来追。唐兵赶上，将二将四面围住。原来北屏山下，有一道溪河阻住去路。颉和同康利且战且走，不得脱

身。败至河口，颉和与康利策马渡水，朱明连发二箭，二将落水。令军士捞起，二人已是半活半死。解赴五狼镇，木兰押至阵前，李臣看见，气死在地，也被木兰擒来。当日木兰将颉和、康利押往元帅营中请功，却劝李臣投降。李臣不伏，木兰怜他忠义，不忍加诛，又不可再放，即将李臣双目揉瞎，令他有勇无用，回明元帅，放回本国去了。

只说尉迟元帅接了木兰喜报，令将颉和、康利带上帐来。尉迟恭谓二将曰：“本帅奉旨北征，非争尔国地土，只要尔主入贡来朝，仍不失番邦之主。本帅放你二人回去，劝尔主速降。如执迷不悟，再被擒来，定然不赦！”颉和无言可对，康利曰：“唐主背德忘恩，我主不服，所以不朝不贡。元帅能劝唐主将冀州一带地方，交割我主，末将亦必劝我主来中国朝谒。今日之败，不过误中诡计。元帅放我等旋国，整顿人马，再来决战。如不能胜，愿劝我主来降。”尉迟即令将二将放回，颉和得放，逃回本国，表奏突厥，愿将帅印让于康和阿执掌，康和阿亦欣然领受。李靖闻之，不悦，传令木兰，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七回 老颉和再抢五狼 小木兰三败番兵

却说木兰在五狼镇，闻颉和让帅印与康和阿执掌，料他必然善守，以老我兵。木兰遂心生一计，令手下军士不许埋锅造饭，都在镇上买吃，如有妄取民间一物者，登时斩首，那镇上番民贪其利息，不论大家小户，都卖酒卖肉。又令军士学习番语，与番民呼兄唤弟，日习日熟，先成者受上赏。每逢朔望日期，差人请镇上老者来营中饮酒食肉，相道寒温，一镇老幼男女，巴不得朱将军永守此地。遇四时八节，镇上百姓送酒送羊，献果献饼者，不计其数，木兰赏赉更加厚倍。真个人人颂德，个个称贤。又于营中囤粮之处，暗积柴草，内藏硝磺等物。营外僻处，浚造土坑、地道十二穴，每穴可藏二十余人。

又守了多时，一日，哨马来报道：“颉和领了一万人马，来抢五狼。”木兰即召镇上百姓哭诉道：“颉和此来，怨我已深。闻颉和要烧毁此镇，以孤我唐兵之势。我兵一胜，尔等可保，我兵一败，尔等玉石难分。不若齐往南屏山避难，庶几可免。”那镇上百姓果然扶老携幼，往南屏山去了。次日，哨马报道：“颉和领兵讨战。”木兰披挂骑驼而出，颉和大骂道：“前日误中诡计，辱我一世威名，今日相见，决不饶你性命。”木兰微微笑道：“无名败将，强颜来此，岂不自羞？”催驼来迎，与颉和大战三十合。康利性急，拍马助战，朱明上前接住，四将杀得高兴。战了二十余合，唐将双双败走。颉和挥兵掩杀，唐兵大乱，一齐望南屏而逃。颉和令康利追赶，自己抢了五狼镇，见营中粮草甚众，心下欢喜。

再说木兰先已令人在南屏山上造下滚木、擂石。是日兵败，奔上山来，康

利追至，见山上已有准备，不敢上山，就在山下守住。山上番民大家造饭，与唐兵饱餐，守至三更之后，木兰对众百姓说道：“若至天明，我等无逃生之处，不若趁着此时，从山后逃走为妙。”百姓皆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木兰引着唐兵，从山后逃走。原来南屏山离镇，只有十几里。木兰下得山来，复走五狼镇。方交三更时候，那镇上十二处土穴，共有二百余人。到了三更之时，一齐推开地板，取出火种，在积柴之处放起火来。一时间。烈焰冲天。木兰带唐兵冲杀而来，番兵四散逃走。颉和在梦中惊醒，骑在马上，右撞左突，不能得出，被木兰一箭射中肩膀，跌下马来，唐兵上前拿住。木兰令军士救火安民。

再说康利在南屏山下，看见五狼镇火势甚凶，喊叫连天，只得带兵来救。被朱明挡住，大杀一阵，杀得番兵七零八落。康利无法，且战且退，退至南屏山下。山上番民擂鼓助威，康利进退无路，唐兵又至，番兵各各逃命。朱明赶上，举枪照心窝刺来，康利将腰一闪，用腑将枪干挟住，二人用力一扯，一齐拖下马来。唐兵上前，将康利绑了，往五狼而来。木兰即令朱明往南屏山接众百姓回镇，木兰亲自抚慰一番，又命朱明解颉和、康利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尉迟恭大喜，令将二将押上帐来。尉迟恭道：“前日放尔回去，劝你主来降，为何又兴兵犯我？今二次被擒，有何言说？”颉和道：“人臣之道，惟主是命。主降臣亦降，主不降臣焉能降？今日有死而已，何必多问！”元帅即令将他二人押下去，一个监在左营，一个监在右营。到二更时候，叫人将颉和带进来。尉迟恭延之上座，置酒相待。尉迟恭道：“本帅一言奉申，求将军静听。”颉和道：“末将感元帅不杀之恩，但求分付，无不从命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将军若肯归顺大唐，与我约为内应，兵平之日，本帅定保你永为北番之主。”颉和道：“元帅果有此意，末将敢不效犬马之劳？”尉迟恭遂殷勤劝酒。又谈论多时，颉和告醉而退。尉迟恭又令人请康利上帐，待以上宾之礼。酒行数杯，尉迟恭道：“将军若肯归唐，先献此关为功，本帅一定保尔父亲，永为北番之主。”康利道：“元帅果有此意，末将原先献此关。”尉迟恭大喜。二人又饮数杯，康利告退。

次日，元帅传令将二人放了。二人得了性命，默默回营。康和阿见了，大怒道：“二次被擒，有何面目复回？本帅命你只胜了唐兵，便将五狼镇烧尽而回，奈何复被木兰夺去，仍使猛虎负隅？违吾将令，推出斩首！”二将叫道：“元帅暂留性命，有军情事告禀。”康和阿道：“有何军情，快些报来！”二人将尉迟恭言语，一一说出。康和阿道：“此老蛮反间之计也。听了此言，有污吾耳，留你二人无益，快快推出斩首！”帐下武士将颉和、康利推出辕门去了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八回 木萁三败诱唐兵 木兰黑夜袭界牌

却说康和阿帐下，有一员副将，名叫木萁。年三十多岁，生得赤面长须，善用一把大砍刀，为人智勇双全，康和阿甚信任之。当日见元帅欲斩颉和、康利，即叫军士刀下留人，进帐回道：“唐人用此二计，为反间之计，其计有三得。愿元帅思之。此计能成，一得也。此计不能成，是彼纵而生之，元帅收而杀之，后再有被擒者，必倾心归唐，而不思归我邦，二得也。三者使我军知彼不杀之德，畏我国有好杀之威，即孛臣瞽而返国，其心未必不感木兰之恩。元帅何不留此二人，将计就计，待破了唐兵，将功折罪？”康和阿即将二人杖了四十，二人上帐叩头谢恩。康和阿道：“吾兵粮草俱在东鄙红罗城中。”即令颉和往彼处监守；又令康利往守宛邱城。二将领命去了。

再说尉迟元帅每日令伍登、焦文、焦武、宝林、秦怀玉、程铁牛知节之子轮流讨战，关中只不理睬，任唐兵百般大骂，番兵不出，如此三年有余。一日，秦怀玉同程铁牛在关外叫骂，木萁领兵突出，与怀玉大战，程铁牛拍马夹攻，木萁败走，沿城而回。唐兵赶上，城上乱箭射下，唐兵急退，木萁入关去了。次日，木萁先来讨战，怀玉出马，大战三十余合，木萁背后桑早出马夹攻，程铁牛上前敌住。番将毕符来助，这边宝林枪出，直杀得日落西山，两下收兵。是夜，木萁来劫唐营，被先锋伍登杀得大败，焦文刺死桑早，焦武刺死毕符，木萁败进关中，连日不出。忽军士报曰：“颉和差人下书。”尉迟恭唤入，拆书看之，书云：

末将受元帅两番不杀之恩，思伸再造之报。今在红罗城监守，粮草五万有余。元帅若提兵来此，愿献城投降。界牌关粮道一绝，取之易如反掌也。

尉迟恭即重赏来使，叫他回去，拜上颉和将军，十日之内，我兵即至也。打发番使去了，即与军师商议。李靖即令焦文、焦武如此如此，二将领命去了。过了数日，康利差人下书，元帅拆书云：

末将康利受恩帅之命，回见父亲，备言所约，无奈父亲忠心不回，登时将末将斩首。幸得众将保留，仍杖四十，谪守宛邱城。恩师提兵至此，即开门纳款，以报恩师。

元帅看罢，喜不自胜，重赏来使，批准回书，限七日定有兵到。番使回去了，与军师商议。李靖即命宝林、铁牛如此如此，二将领命去了。李靖即致书于木兰，令其照书行事。书云：

番兵久不出战，慢我军心。目今屡败，骄我士卒。今又以数处献城，分我军势，指日必有番将来攻五狼，阻我援兵。番兵若到，将军宜将全镇烧毁，兵分两路而走。朱明领一军与番兵厮杀，将军暗引一军往攻界牌关后。以南方火起为号，切勿违令。

木兰看罢，忙修一书，回复军师云：

读军令讫，惟命是从。但五狼镇百姓，视末将如父。向日南屏山之役，镇上之民亦与有劳焉。军令烧毁全镇，心切不忍，末将只弃镇而走，料镇民必不合彼为势，共逼我军。切切私衷，上希鉴照。

李靖得书，深叹木兰之才，出己之上。传令各营将士，左埋右伏，以御番兵。

再说康和阿在城上，见唐兵纷纷出营，心中大喜。又闻哨马报道：“唐将领兵总往红罗、宛邱去了。”即令颉保、保龄领兵往攻五狼，以阻木兰。二将领令，来至五狼，不料木兰早已在半路等候，大杀一阵，两下收兵安营。次日，保龄讨战，木兰将免战牌挂起，如此二日不出。再说康和阿预定破唐之计，遂令木萁、陀力、铁表，带领兵五千，往劫唐营。到中军先将帅旗砍倒，如唐兵有备，放火烧营，领兵向南而杀。又令索云、祥布领兵五千，劫唐兵右营。如营中有备，放火烧营，率兵向西而杀。又令怙开、开方二将，领兵五千，去劫唐兵左营。如营中有备，放火烧营，率兵向东而杀。又令孔吉、董成领兵五千，接应各路人马。天明之时，本帅亲自领兵接应，以防不测。康和阿调遣已毕，诸将各各准备厮杀。

再说李靖在营中，望见界牌关上一阵杀气冲天，料番将必来劫营。即令长子李怀书领一军，伏于西路。番兵若来，不许妄动，番兵过尽，却引兵去取界牌关。又令李英玉领一军，伏于东路，番兵来时，不许惊动，番兵回关，率兵出战，以绝回路。又令十二府总戎，于四面埋伏，番兵到时，齐出拥杀。又令伍登、秦怀玉各引一军，保定元帅占在高阜之处，看诸将用武。

再说木萁同陀力、铁表，初更出关，三更时分杀入营中，见营中空虚，果然砍倒帅旗，放起火来，向南杀来。四面伏兵蜂拥而来，却喜后面人马继至，分左右而杀，冲散伏兵，各自混战。番兵鱼贯而进，左右接应，唐兵大败。战至天明，死者甚众。李靖看见唐兵溃散，令伍登、秦怀玉领兵分左右而出。伍登见木萁在马上耀武扬威，走马交锋。陀力见了，上前接住，被伍登手起一枪，挑下马来。铁表又赶来，被伍登大喝一声，铁表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马。木萁大怒，提刀直杀伍登。伍登抖起精神，与木萁大战，不表。

再说秦怀玉从西路杀出，唐兵见添了救兵，奋力回战，番兵力怯，且战且走。木萁见势不利，保定番兵，缓缓而行。不料唐兵挡住去路，伍登紧紧追来。木萁令番将夺路而走，在马上大叫曰：“元帅救兵来了，在前接战。”番兵闻知，大胆争先，将李英玉一支人马冲散。伍登与怀玉不舍，在后掩杀。十二府总戎营中众将，见番兵败走，个个争功，被木萁枪挑箭射落马者二十五员。李靖恐伍登、怀玉有失，鸣金收军。木萁败至城濠，城上遍插唐兵旗号。木萁不敢攻城，只得向金牛关而来。木兰在城上大叫曰：“吾不追杀，尔等只叫康

元帅已后好好用兵。”原来康和阿分拨众将出战，自己在城上巡查。见李怀书兵到，一声绑子响，万弩齐发，李怀书所领之兵，射死大半。怀书知有准备，只得退回，与李英玉合兵一处。

再说木兰令朱明与额保、保龄相拒，自己带五百多人，皆是会说番语的。又扮作番兵旗号，四更时分，来界牌关后叫曰：“我等是额保将军部下之兵，二位将军俱被木兰擒去，我等逃至此，望元帅开关。”康和阿在南门敌楼之上，闻知此信，叫军士传令道：“就是我国人马，也要到天明方许进关。”城下又叫道：“可怜我等，一日一夜，奔到此关，就在城下歇息若何？”城上又叫曰：“元帅有令，尔等若进城来，就是自己人马，也是放箭射来的。”城下又曰：“我等人马又不多，就城濠外歇息若何？”城上曰：“濠外可也，切不可进城。”康和阿令军士举火观看，因见是自家人马，渐渐的怠慢了。不料，木兰令五百军士轻轻的扒过城去，用云梯相继而上，就在北门放起火来，五百名军士喊杀连天。康和阿闻知此信，不知唐兵来了多少人马，只得开东关而走。到了辰巳之时，方与木萁会合，奔金牛关而去。

木兰差人迎接元帅等入城，自己却提兵来接应朱明。正逢朱明被额保、保龄困住，木兰引得胜之兵，一鼓而进。额保来战，木兰一箭射中马头，额保坠马。保龄来救，又被木兰一箭射中马头，也翻身落马。朱明同木兰双双赶上，唐兵拥上前来，将二人绑了，收兵回镇。镇上百姓齐来迎接，木兰一一抚慰，令军士解二将，往界牌关报功不表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宛邱城唐将献捷 石子铺宝林被擒

却说焦文、焦武受了军师之计，来取红罗城，就在城下扎营。颀和差人送羊酒犒赏军士。焦文道：“尔等回去，叫颀和将军今晚出城，我有要事相商。”差人回城，将焦文言语说上，颀和忖道：我若不去，他必见疑；我若一去，又恐是自投罗网。正在两难之际，忽然想道：不若一去，他却不疑，只引他进了城，我事成矣。遂引十数人，便服而来。焦氏弟兄接着，分宾主而坐。焦文道：“将军今顺天朝，是我一殿之臣，日后做了番邦之主，斩杀自由，你好不快乐！”命军士治酒相待，焦文、焦武轮流把盏，颀和吃得大醉，不省人事。焦文命军士将颀和扶入囚车，吓得十数个番军，面如土色。焦文道：“不干尔等之事。”令军士各赐以酒食。焦文又道：“尔等实说，饶你性命。颀和是如何埋伏人马？”番军道：“颀和在城中四门浚造深坑，上面盖以浮土，两边埋伏弓弩无数。又城上举火为号，外面伏兵齐出，内应外合。”焦文即每人赏银三两，命他如此如此，番军大喜。城上三更时候，焦文弟兄点齐人马，令番兵叫曰“主将回来了。”城上看了令箭，慌忙开城，不收土坑面上木板，让唐兵一拥而入。焦武先上城楼，将守烽火军士杀散。外面伏兵不见火起，不敢进

城。那十数个番军大叫道：“主将已令出城投降，尔等顺者则生，不降者则死！”城中军民闻知此信，大家投顺。次日天明，城外伏兵见城上遍插唐朝旗号，闻颉和降唐，副将侯密儿领兵攻城，骂颉和卖主求荣。焦武出马，只一合，挑侯密儿于马下，差人解颉和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再说尉迟宝林同程铁牛来取宛邱城，也在城外扎营，差人去招康利答话。康利在城上回道：“副将景星在旁，不便分身。将军明日攻城，看白旗为号，便开门投降。”宝林得了康利言语，次日按兵不动。康利无法，只得差人下书，备言副将景星十分枭勇，又在此镇守多年了，将军既不攻城，亦当讨战，末将令他出城，闭城绝他回路。将军兵到，我开城投降。”宝林看书罢，拍案大怒道：“康利这条计，只好瞒你番邦之人！”喝叫军士将下书人推出斩首。程铁牛上帐说道：“二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叫他细细说明，就算他的功劳。”宝林回嗔作喜道：“尔若归顺天朝，自当重重赏你；若不实说明军情，叫尔有死无生。”番使只得实说道：“城中百姓并粮草，俱搬往宝康山去了。只等唐兵入城，番兵便出，复围城池。此城小而无水，只有五个深井，井内俱是下了毒药的，人马饮之，立刻即死。”宝林即赏番使一个空头官诰，留在军中，又令程铁牛领二千人马，带番使同往宝康山取粮为食，自己带兵围城。原来这宝康山离城只有二十里，程铁牛起马就到，杀散守粮军士，番民男女奔逃，铁牛令军士不许杀伤百姓，只取二分粮草而来，仍留一分与百姓为食。康利在城中守了二日，又饥又渴，与景星商议，于半夜时，开城逃走，被铁牛赶上，一斧砍景星于马下。康利之马见了水，饮水不走，任康利加鞭，那马只顾饮水，被唐兵围住。康利欲待自刎，被铁牛赶上，活捉过来。宝林进城，令军士往城外取水，差人解康利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宝林心中想道：此地离金牛关不远，我不若引得胜之兵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料康和阿大军尚在界牌关。遂大胆而行，却令程铁牛谨守宛邱。仍带番使为导，方行了百十余里，宝林问道：“此地离金牛还有多少路？”番使道：“还有五十里，前面就是石子铺。”又行了十余里，到了石子铺，宝林令军士饱餐，今晚是要走马取关的。却说康和阿同木萁一千番将，狼狈而行，忽军士报：“前面隐隐似唐兵行走。”康和阿大怒道：“唐人欺我太甚！”令木萁领众将风驰而追，宝林挺枪来战，无奈寡不敌众，身中数枪，被木萁擒住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金牛关康和换将 五狼镇木兰装神

却说尉迟元帅进了界牌关，对军师叹道：“吾自随主上起兵以来，抢关劫寨，势如破竹，未有如界牌如是之难。”正叹念间，焦文差人解颉和献捷。不一时，宝林差人解康利至，书中言取金牛关之意。尉迟恭顿足道：“畜生无知

自恃，必为香虏矣。”过了二日，程铁牛差人下书，言宝林被捉，闻木萁有取宛邱之意，求元帅发兵救援。李靖道：“元帅可如此如此，庶令香国君臣相忌。”尉迟恭修书一封，先将康利放了，差人送往金牛关。康和阿观书云：

元帅执迷不悟，徒损兵折将，何益于国。今送公子回国，元帅若赐宝林不死，令其自回，不才亦送颉和等回营。

康和阿看罢，也差人送宝林回营。尉迟恭却将颉和、额保、保龄囚在营中，对差人云：“你回去上复康元帅，说三位将军降了我国，元帅不必望他了。”番使只得回营禀知元帅。康和阿笑道：“焉有破关失城，而不折将乎？三将既不回，留蠢子何用？”命将康利斩首。木萁道：“事由人谋，数由天定。此番失利，不在康利一人，祈元帅赦之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康利回，宝林去，犹纵虎而收羊；而三将又不回，是舍饵而失鱼也。南方人狡甚，吾必欲破之。”遂放了康利。过了二日，忽哨马飞报：“唐兵离关不远扎营！”康和阿令木萁守关，不表。自此番兵年余不出。

再说五狼镇守将朱木兰，一日出镇巡查，见番民于清明佳节祭扫坟墓。自己想起老父、老母，潸然泪下。回至帐中，心下想道：番国多贤，不能就灭，干戈何日可息？父母何日可见？失声大哭起来。朱明劝慰了一回，木兰坐而不卧。忽听鸿雁哑哑而鸣，木兰吟诗一首。诗曰：

鸿雁寄居塞北乡，遐飞万里成行列。
三冬食稻春北翔，风泊杨柳故根别。
征夫十万来朔方，寒霜秋雨花开谢。
笳声冉冉心惨伤，披甲枕戈星光洁。
狐死邱首义难忘，龙藏渊底兽藏穴。
愿随主将返帝乡，父兮母兮长阔绝。

木兰歌罢，拊心自忆道：“突厥虽明，今穷兵已久，不能无欲速之心。欲速则明者，有时而昏。番将虽智，今失利已多，不能无妒贤之人。妒贤则智者有时而黜。欲破番邦，非反间不可。”遂心生一计，欲外除木萁之勇，内减康和之智，只是无有用计之人。一日，镇上黄成老人进帐，木兰迎入坐定，木兰道：“连日军务羁身，未能候教。今日老丈玉临，必有佳言惠我！”黄成道：“老民特来与将军贺喜！”木兰道：“末将寄身万里，何喜可贺？”黄成道：“镇西花子麻令妹，名花阿珍，性好幽静，以念佛看经为乐。情愿出家修道，不肯嫁人。屡被兄长谴责，花阿珍百般不从。兄长怜其年轻，今春又逼他出嫁，阿珍不从，被兄长痛打数十次，死而复苏。花子麻欲破其斋戒，阿珍不得已，乃哭道：‘阿兄必欲我出嫁，除非是朱将军则可。’花子麻无法，只得托老民，来与将军作伐。老民亦思将军与阿珍之年貌相当，故大胆前来贺喜

！”木兰道：“临敌招亲，有干军令。末将家中，已有妻子，此事断不敢从命！”黄成道：“将军乃朝中贵人，家中就有妻子，此事只要将军首肯，老民情愿向元帅营中，陈情讨令。”木兰道：“军法，天下之公法也，元帅必不私与一人，老丈休往。”黄成辞出，与花子麻商议，竟投元帅大营，备呈其事。李靖明知木兰是女扮男妆，又恐黄成是作奸细，就袖占一课，得大吉之兆，发下军令，令花子麻送妹与木兰成亲。

黄成得了军令，奔回五狼，与木兰贺喜。木兰即召花子麻入营，责之曰：“汝妹既奉佛教，矢志修行，亦是美事。尔等何必令其出嫁，乱其贞心？本藩捐金五百两，尔可收去，养他终身。再若逼他出嫁，定当重罚！”花子麻谢恩，领银而出，回至家中，十分欢喜。对妹子阿珍称道朱将军之德，将银子取出。花阿珍道：“奴未出嫁，即先收朱氏养廉，我是朱家人也。愿入营随侍朱将军为妾，为婢，听其所命。况奴嫁字出口，意不再留。阿兄如违奴命，奴愿先死阿兄之前，以明奴心。”花子麻无法，只得又请黄成入营。黄成进营，见木兰有不悦之意，硬着面皮说：“老民进营，端的来与将军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老丈又贺何喜？”黄成即将阿珍一片言语说上，木兰道：“阿珍必欲随我，我有一言要他依从，方可入营”。黄成道：“阿珍之心一于将军，即有言语，料无不从。”木兰道：“他要入营，仍然持斋念佛，须待干戈平息，同我回家，见了公婆之面，然后成婚。”黄成退出，向阿珍说道木兰之语，花阿珍大喜道：“此乃奴之本心也。”黄成又进营来说道：“今日方能贺喜得成也。”木兰再不能推辞，听花子麻择日送亲入营。木兰无事时，与花阿珍讲解经义，相得甚欢。

自此南屏山顶，夜夜有火光出现。日间人往视之，又不见有形迹。如此二月有余。一日，山民于山顶土中得一石碣，上有朱书篆文。其词曰：

木萁来，木兰死。康得阿，为番主。

镇上番民齐往观之，沉石碣于水中，不令木兰得知。木兰风闻其事，召花子麻问之，花子麻隐而不言。是夜，木兰同子麻饮酒，子麻见妹子与木兰十分相敬，微微叹息。因说道：“将军日后出征，遇木萁千万记之。”木兰再问石碣之文，花子麻方以实告。木兰见子麻有受重之意，使附耳轻言如此如此，许以千金为谢，子麻应允，即从偏路来至番都，到处传说南屏山天降符瑞，并十二字篆文，互相传说。又于各路布散谣言道：“唐人保康和阿为番主，康和阿许为内应。”如此二日，连夜逃回五狼。

却说番主突厥因失了界牌关，并宛邱、红罗二城，又失了兄弟颉和，并数员上将，日夜忧疑。一日，近臣将南屏山之事奏知，突厥猜疑不安。次日升帐，文武毕集，突厥曰：“康元帅与唐兵相拒，今已七年，而唐兵不退，我国难

安。孤欲另调一将，往代康和阿，卿等何人可往？”左庶长苏庆桂上帐奏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，以臣愚见，元帅虽按兵不动，其得有五。”突厥曰：“卿试言之。”苏庆桂曰：“唐兵利在速战，元帅以逸待劳，俟彼军心怠慢，而后攻其不备，一得也。唐主向日，八年之间扫清天下。今尉迟恭来此七载矣，费尽无限钱粮，他自君臣交责，二得也。倘天雨连绵不已，军需不敷，或久旱无收，唐兵必然引退。那时乘势攻之，若破竹然，三得也。再过数年，唐营将老兵衰，战则易克，四得也。兵久不回，谁无父母？谁无兄弟？谁无妻子？久暴沙场，难乎为情，心生怨慕，军心易慢。主帅必济之以威，我主再以恩义收之，五得也。”突厥听了苏庆桂一片言语，默默回宫。脱桑、帖罕二臣入宫奏曰：“主上奈何听了苏庆桂一片游辞，就罢了主意？”突厥曰：“苏相条呈得失，诸卿之才又皆不及康和阿，南屏符瑞之事，又不知是真是假。”二臣奏曰：“康利乃庆桂之婿，故苏相力为保全。主公何不暗暗差人，往南屏细探虚实。”突厥大喜，即差人扮作乡民，往南屏山探听。使者往返旬日，回报道：“先是南屏夜有火光冲天，如此二月有余，日间视之，并无形迹。土民恐山上有宝，掘土寻之，得石碣赤书篆文十二字，如所说皆同。又于各路打听得尉迟恭欲得康元帅为番主，康元帅许为内应。”突厥听了此信，大惊道：“怪道唐人捉去四将，只放康利一人回营。康和阿果如此，吾国危矣！”雅丹娘娘亦奏曰：“妾妃每见康和阿静默寡言，又龙行虎步，有人君气度，主公不可不防之。”突厥即命国舅雅福，持手诏往召康和阿回国。

苏庆桂闻之，入宫伏地奏曰：“南人狡甚，捏造谣言，主公误听，我国危矣。臣不惜一死，祈主公将国舅追回，休使代康元帅之任。”突厥曰：“康和阿七年无成功，又削了几处城池，其才亦可见矣。国舅之才，不亚康和阿！”苏相又泣奏道：“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。雅福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，何堪重任哉！”突厥大怒道：“屡次游说！”即命将庆桂下狱。退至后宫，雅丹娘娘迎奏曰：“苏庆桂历相多年，有欺君之事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曰：“庆桂作卑官时，有虐民之案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又曰：“庆桂家中有厚积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曰：“然则庆桂，社稷臣也，何以下狱？”突厥曰：“抗朕之命，阻国舅之功，故尔下狱。”娘娘又曰：“国舅之才，不及康和阿远矣。妾所以劝主公罢和阿之职，亦以符瑞、谣言之故耳。妾妃已命国舅往金牛关，遣木萁往征木兰。若木兰果死木萁之手，则符瑞、谣言皆真。若木兰不死，则符瑞、谣言皆唐人捏造之词。苏庆桂不但无罪，而且有功，康和阿仍当用之。主公今日以一时之怒，轻折二位股肱，国之不祥，莫大于斯。”突厥大惊道：“微娘娘之言，孤才不及此。”即命内侍敕书赦庆桂出狱，赐以千金，仍居相位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金沙谷木萁自刎 康和阿仍复帅印

却说雅福每见康和阿遇事迟迟而行，出言恂恂而谨，道他胸中无才。自来金牛关接了帅印，见营中军威甚整，分布有法，又见唐将皆梟勇之士，难于骤胜，始心服康和阿。一日，雅福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，雅福曰：“唐将朱木兰占住五狼镇，甚为冲要之地，木将军可领兵五千往取之。”木萁曰：“求元帅令索云、祥布为辅。”雅福即令二人同行。

唐将朱木兰闻番兵又至，忙送花阿珍到娘家暂住，即令朱明领一千人马，三更之时，来劫番营。杀入营中，不见一人一骑。朱明急退，番兵四面围来。朱明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，遂下马投降。木萁将朱明囚在营中，问木兰营中虚实。朱明道：“木兰自娶花女之后，沉于酒色，不理军务，况且孤军无援。末将与彼有八拜之交，待其势败，愿去说彼来降。”木萁大喜，即赐酒与朱明压惊。次日，木萁讨战，木兰不出。一连三日，木兰始出阵，与素云大战五十余合，祥布又拨来攻，木兰全无惧怯，力敌二将。木萁见木兰少年英雄，思与比试，乃鸣金收军。次日，木萁出阵，与木兰大战七十余合，索云、祥布左右抄来，唐兵大乱，木兰向后急退，番兵已抢木兰营盘，木兰只得败走南屏山。次日，木萁领兵围住南屏山要路。木萁探知山上无水，围了五日，令人往山上招降。木兰许以次日下山，诣营中归降。木萁知其是诈，料他夜间必然下山，去投尉迟元帅大营，却于各处要路埋伏弓弩。三更时候，果然木兰冲下山来，却引兵向西北而走。木萁急收伏兵，用力追赶，及至天明，木兰逃至金沙谷去了。木萁同索云、祥布引兵大进，约追七八里，军士报曰：“唐兵用木石塞断去路，道旁有一木牌。”木萁与素云、祥布马上观之，见牌上书云：

木萁至此，速宜自缚。

救尔军马，免作飞灰。

木萁看罢，大惊道：“吾中小蛮之计也。”三将下马，抱头大哭。山上唐兵大叫曰：“番将身入火坑，尔足踏之地，皆是地雷火炮。能如司马懿，哭得天降洪雨则可免。”木萁抬头看时，见唐兵各执火把，四面堆积茅柴无数，料不能免，三将皆望北而拜，自刎而亡。木兰又命军士叫曰：“尔等愿降者降，不愿降者各去。”木兰即乘明驼，急回五狼镇，杀散守营众将，救了朱明。

再说金沙谷中一支番兵，退至谷口。见谷口俱被木石塞断出路，大家用力般拆，齐声说道：“此地放起火来，我等焉有性命？主将虽死，朱将军之德亦是天高地厚。”也有愿降者，也有愿去者，木兰令人收三将尸首，以礼葬之。

再说国舅雅福，自木萁去后，坐卧不安。哨马来报木萁捷音，心亦不乐。忽木萁败兵逃回，备诉三将尽节之事，雅福顿足道：“三将之死，乃吾之过也。”即表奏突厥云：

臣奉命来金牛关总理军务，遣木萁收五狼扼要之地。不料唐将木兰，奸计百出，诈败数阵，引萁、索、云等入金沙谷口，焚我军士，以致三将殉节。嗟乎！木萁之死虽可惜，石碣之诈犹可悟。主上速命康元帅来关，臣当甘拜下风，共襄军务。

突厥看罢，深悼木萁之死，仍拜康和阿为帅，来金牛关理事。雅福迎入中军，即将兵符印剑，一一交清，却办五牲祭礼，遥望金沙而祭。康帅放声大哭，军士无不感伤。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康和下令敕番兵 尉迟冒雪取金牛

却说金牛关外，有一长河，其形如带，河水汹涌，金牛关以此为势，十分难破。康和阿又于城外左右扎二座大营，营中多设弓弩，势如鼎足。唐兵几次渡河，番兵乘其渡而击，唐兵伤者甚多。康和阿又命能干军士，每日于夜静时，在北岸吹动笛声，彼此唱和，以乱唐兵之心。名曰《春宵怨语》。其歌曰：

唏嘘复唏嘘，河汉星斗移，悲家乡万里。父兮母兮，近居何地？双双倚闾望眼穿，睹杨柳依依，负尽阳和意。夜月寒光长叹息，佳节良辰，肝肠全碎。妻兮子兮，音信几稀。可怜我，日色惨淡干戈棘，可怜你，孤单单深关梦里。望断行云，今生已矣。来世再聚。盼鸿雁南来，家书未寄。嗟兮戚友兮，劳你问卜寻回期。登高眺北空相忆，看旌旗闪闪，那个人儿生得双飞翼。天兮天兮，河边枯骨，白雪成堆。怕看那绿草萋萋，战马嘶鸣，征夫哀啼。天兮天兮，胡不听，南北人儿共悲泣。

这笛声随风飘渺，悠悠扬扬，悲悲切切，唐兵闻之，人人伤感，个个思回。李靖与尉迟无法可施。忽细作报：“番主召回康和阿，关上换了主帅，乃国舅雅福。”尉迟恭大喜，每日令兵渡河挑战。雅福谨守康和阿之教，分兵击杀，毫不妄动。及木萁死后，康和阿又来为帅，留雅福在军中，与康利分守二营。康和阿下令曰：“我兵据河为池，任唐兵百万，不足惧也。如有妄言渡河劫击唐兵者，立斩！”因此，一年有余，唐兵无寸进之功。一日，北风凛冽，彤云密布，雨雪交加。李靖与尉迟恭对天拜告曰：

昊天上帝，鉴我忠心。若大唐天子有福，今夜冰冻成桥，使唐兵渡河抢关，克服番邦，早赐成功。

二人叩罢，焚香静坐，不时令军士探视。到了三更时候，军士报道：“冰深数寸，人马可渡。”李靖大喜道：“天助吾成功也。”令伍登领兵抢左营，宝林领兵抢右营，请元帅率营中众将，一齐抢关。

却说康元帅见风雪大作，传令雅福、康利并一千番将道：“今夜谨防唐兵冒雪劫营。”分令众将轮流巡视，如有唐兵到来，放炮为号，使营中皆有准备。三更之后，该雅福巡营，巡至河边，正与伍登军相遇。番军连放信炮，唐兵

惧退。尉迟恭走马当先，众将见了，一齐汹涌上前。雅福与伍登大战三十多合，雅福死战不退，被伍登活捉过来。宝林抢入康利营中，康利料不能胜，走马出营而逃。尉迟恭亲率大军，直通关下。城濠冰冻如石，唐兵得胜，任城上箭如飞蝗，砖石如雨，亦不肯退。天明城陷，康和阿带番兵出后关，走到玉门关去了。尉迟恭入城，令人安抚百姓，差人赍表奏闻天子。李靖道：“今得了金牛关，已深入番地，差人往守五狼镇，令木兰来营中听用。”

却说雅福被伍登捉来，尉迟元帅屡劝不降。尉迟将雅福囚在城中，与颉和、额保、保龄同居一室，赐以酒食。雅福自绝饮食五日。李靖怜之，谓尉迟恭曰：“此人文不及康和阿，武不及木萁，但其心可悯。宜放之回国，使番人归心。”尉迟从之，差人送至玉门关。雅福自愧，不见康和阿，亦不回番都，只身入山修仙学道去了。后遇异人点明心性，成了正觉，此话不表。

再说朱木兰在五狼镇，闻军令调他攻取玉门关，忙送花阿珍到娘家居住，即来参见元帅、军师。元帅道：“玉门关靠山为势，闻尔所骑白驼，乃异人所赐，能登山越岭，故调尔来，同到玉门关立功。”木兰道：“元帅有令，末将敢不效犬马之劳！”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起程。行了五百多里，到了玉门关，唐兵扎下八座营盘。忽焦文差人下书至营，言闻已近玉门关，欲留弟焦武独守红罗城，思来同攻玉门关，立功报国。元帅准其所请，即差二人往换弟兄皆来，使其守望相助，更加亲切之意。一日，正与军师商议进兵之计，忽传圣命至。忙排香案，迎接圣旨。不知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太宗降诏责尉迟 突厥出榜募贤士

却说太宗一日早朝，文武毕集。太宗曰：“尉迟恭北征不回，寡人日夜忧思，奈何？一尺之地，劲敌若此，若四夷尽如突厥，中国困于干戈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谱？”太傅李敬业上殿奏曰：“李靖、尉迟恭北征十年，只取一关二郡，再过二年，将老兵死，十去三四矣。万岁宜降诏，谪公爵为侯爵。自古遣将不如激将。”太宗准奏，即差使巨赍诏望北番而来。尉迟同李靖排香跪读，云：

卿等北征，瞬息十年。卿久不回，朕心如炙。非卿智力不能克狄人，实朕德轻不足服突厥。再过数年，将老兵死过半矣。朕当亲驭六军，来灭突厥，使卿回国，善养余年。

李靖、尉迟恭看了此表，即上书自眨，请旨废公爵为伯爵。并奏道：“如三年之内，不能克除突厥，愿废为庶民。”二人各具表文，付天使带回长安去了。

再说丞相魏征自外藩巡查而回，闻太宗下诏激谪尉迟恭、李靖，入宫见太宗奏曰：“臣闻主公下诏激谪尉、李二人，此正中康和阿之计也。康和阿善守

不出者，已料吾国君臣必有交责之日。若康和阿闻知此信，愈守不战，以老我师，干戈何日可息也？”太宗道：“朕一时失算，为之奈何？”魏征道：“康和阿终非李靖敌手，少有捷音，即当复其原爵。”不数日，尉迟恭捷奏，言冒雪取了金牛关，生擒雅福，康和阿逃守玉门关。太宗见奏，大喜曰：“魏征真宰相器也。”即下诏北番去，仍升尉迟恭、李靖公爵不表。

再说突厥闻知失了金牛关，国舅被捉，忧形于色，寝食俱废。雅丹娘娘亦啼哭不止，因说突厥曰：“若玉门关再失，番都亦难保矣。主上何不出榜招贤？古人云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突厥然其言，即出榜文于四门张挂，差人看守，一月有余，不见有贤士揭榜。榜文略曰：

朕有积怨，深恨唐国。况又侵我关隘，戮我臣民。虽彼国君臣凶恶可畏，吾地岂少高明？特谕都内都外军民如悉：如有能以智破唐者，赴营中参谋；能以力破唐兵者，赴军门听调。各依文武，先授五品之职，候有功之日，进爵公侯，寡人不吝。

却说湖广木兰山，有一狐精，修了千年道行。昔年曾受朱木兰一剑之厄，削去左肘。自木兰代父出征，他云游北番，思报此仇。一日，行至番邦，见四门张挂招贤榜文，便化作游方道人，自称独手大仙，将榜文揭下。守榜官员引见番主，突厥大喜，宣道人上殿，问曰：“仙卿揭榜，必具高才。仙居何地？尊姓大名？寡人不才，愿先闻破唐之策。”道人答曰：“贫道姓胡，名行修，法号独手大仙。云游方外，四海为家，非慕爵禄而来。因见唐兵猖獗，生灵涂炭，特来灭唐将之余威，助番邦之将士，以罢两国之师耳。”突厥大喜，即拜胡仙为军师，往玉门关助康元帅行事。康和阿接入中军相见。礼毕，分宾主而坐，康和阿曰：“闻军师智勇兼全，来与主上分忧，主上之福也。但不知军师何策以教不才？”胡仙道：“且待贫道捉了木兰并伍登诸人，然后退唐兵，复还城池，各守疆界。如不从时，贫道作起仙法，叫唐兵片甲不回。”康和阿即命人送军师后帐安歇。康元帅心中想道：此人苍形古貌，到也希奇。只是两眼珠放火光，必是左道旁门之士；酒后出汗，非六根清净之辈，如何退得唐兵？到了次日，令军士将免战牌去了。唐将焦文、焦武果来讨战。康和阿请军师出阵。胡仙步行出关，手中仗剑，焦氏弟兄哈哈大笑。焦文迎住，大战十余合，道人败走。焦文拍马赶上，一时间飞砂走石。焦文拨马便回，道人飞步来追，幸焦武舍死救出。回见元帅，备言妖道作法之事。次日，道人先来讨战，元帅命木兰出马。木兰来至阵前，只一箭之地，不料坐下明驼，认得对阵是一狐狸，飞奔而来，冲至道人面前，双蹄向道人扑来，木兰险些坠下地来。伍登掠阵，恐木兰有失，也飞马赶来。唐兵一齐拥至，道人不战先败，退入关中。见唐兵不退，在城上作法，飞砂走石，打退唐兵。木兰回营缴令，李靖见了

大惊道：“朱将军黑气侵入命主，有无妄之灾。须过百日，方保无事。”这令谨守营中，不可出战，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真孝女遭厄刎颈 铁道人遗书诛妖

却说独手大仙败进关中，康元帅问曰：“军师何以未战先败？”独手答曰：“木兰那匹坐骑，乃是蟒妖附体。木兰仗着妖物，冲杀而来。贫道失于提防，所以先败。贫道有两个徒弟，闻吾在此，明日必来，不愁木兰不来降元帅也。”康元帅但微笑称谢而已。次日，果然有两个年幼道人求见。独手对元帅道：“此吾徒弟来也，命他进来。”两个道人皆是黄衣，向上稽首。独手道：“汝二人来得凑巧，正欲用尔二人，可速驾风云，往湖广西陵县双龙镇，将千户朱天禄夫妇用黑风卷来，元帅重重有赏。”二个道人领了师命，即驾风云腾空而去。康和阿见了，心中想道：我为上将，不能破敌，藉此妖人之力岂不可愧？忽军士报曰：“唐将讨战。”独手又欲出阵，康和阿只得上城防守。独手出得关来，唐将伍登看见一个矮道人。步行出阵，也大笑起来，挺枪直刺，道人仗剑相迎。约战十几合，道人暗使妖法，飞砂走石，望唐阵上打来，伍登大败而回。

再说两个小狐精，领独手之命，回至木兰山，另找两个老狐，化作朱天禄夫妇模样，驾起风云，来至玉门关。进帐见元帅道：“弟子奉命往捉朱天禄夫妇，现在辕门，求元帅发落。”独手曰：“元帅可以赏酒食，令其饱餐，再叫他修书招木兰来降。却将天禄夫妇，剥了衣服，吊在城楼之上。木兰是个纯孝之人，见了父母受刑，必学徐庶回曹故事。破了唐兵之后，再将木兰断其手足，以报木其三人之仇。”独手说罢，即袖出一稿，命朱天禄誉写毕，差人送至木兰营中。

却说木兰受军师之命，在营中静养百日，以避灾祸。忽军士报道：“番营差人下书。”木兰曰：“二国相争，我为偏将，番营下书于我，必有缘故。”即令朱明：“将下书人押至中军。等元帅先拆书看过，我再看罢。”朱明即带番使来见元帅，将书呈上，尉迟恭看了封筒，大惊曰：“如何天禄家书先到番邦？”忙拆书观看。内云：

自尔北征，今十一年矣。予旦夕焚香，呼天祷地，望尔早回。不料国家多难，以迄于今。今又神风刮予夫妇，俱卷至北番。军士认为细诈，欲行诛戮，幸康元帅讯得其实，暂且免死。特修寸楮，尔速来降，救予二人残喘。

元帅看罢，问番使道：“朱天禄是如何来的？”番使将独手大仙并二位小道人之事，一一说明。元帅顿足道：“果如此，木兰危矣。”忙请军师商议。李靖道：“吾已知木兰有一场祸事。料吉人必有天相。且令他进帐，看书中笔迹真假如何。”木兰进帐，参见礼毕，李靖将书与他观看。木兰将书看完，大

哭不止，问番使曰：“我父母今在何处？”番使曰：“现在城楼之上。”木兰向元帅讨令，即往城下来看。李靖令伍登、宝林同去，以防不测。木兰同朱明先至关下，见父母双双赤体，吊在城楼之上，放声大哭。朱明也掩面流涕，伍登、宝林亦伤感不已。朱天禄在城上叫曰：“木兰，木兰，尔为国北征，是为尽忠。今十一年，又抢关夺镇，出力报效，亦云足矣。若唐将人人如此，北番克服多年矣。今吾二老，被神风卷至此间，汝素孝道，岂忍坐视不救？即不然，学徐庶救母，终身不设一谋可也。予言止此，汝自思维！”杨氏亦叫曰：“木兰，木兰，汝代父出征，是云救父，何父母今日生死在尔掌握中，尔尚犹豫不决耶？”木兰听了父母之言，哑口无语，心血上涌，倒下驼来，气死在地。

却说翼孝明驼，见主人倒地，抬头四顾，见城上有五只狐狸，抓扬舞爪，向城上乱扑，朱明牵之不住。忽城上飞砂走石，打将下来，伍登、宝林救木兰回营，仍然吐血不止。元帅同军师不时来看望，木兰曰：“不想今日遭此大逆，天乎，天乎！吾生何为？”伸手取帐上宝剑，向喉中一刎。朱明来抢时，其剑已入喉内。朱明将剑夺了，以手探之，幸气管未断，还有可救。急敷上金疮丹药，用白绫包好，扶入帐中。到三更时候，木兰悠悠醒来，谓朱明曰：“此事如何是了？吾以一死了吾身，尔救我何为？”朱明曰：“将军不记铁冠道人之言乎？言将军出征，若遇急难不可解之事，急将锦囊打开，自然可解。”木兰如梦初觉，急取锦囊看之，只见黄纸尺余，上书灵符一道，末批云：“尔去北方，必有狐妖为仇，直对妖焚吾灵符，即时可保无难。”木兰省悟道：“今关上独手大仙，莫非即吾向日削了前腿之狐也？”到了天明之时，对元帅说明，同朱明来至城下。李靖仍命宝林、伍登同木兰去。看父母仍然吊在城上，又大哭起来。朱明忙请独手军师答话，独手师徒三人齐来城上，劝木兰早降。独手曰：“朱将军，你好不通权达变。就降我番邦，受职不受禄，居客卿之位，终身不设一谋，居此心以报唐主，不可谓不忠；居此心以救父母，不可谓不孝。何必自苦如此？子试思之。寿亭侯从曹，徐元直救母，皆从权之道，其势不得不然。吴起为西河守，父死不奔丧，至今尚为人所唾骂；况父母被执不救，吾恐千世之后，将军为人所不齿也。”木兰听了独手一片言语，渐渐耳软，有从权救亲之意。朱明曰：“将军不可听他佞言，且焚灵符，看是如何？”即将灵符烧化，忽然电光闪烁，空中霹雳一声，如天崩地裂，吓得番兵伏地不起。伍登、宝林心胆震动，木兰举目看时，只见城上吊着的不是父亲、母亲，是两只老狐精，被天雷打死。城下打死三狐，内有一只，却无左肘。木兰记起丧吾之言，并机房之事，心下明白，遂同三将回营，去报元帅知道。元帅乘着雷威，率诸将一齐抢关。不料康和阿早已在城上俟候，见唐兵浪涌而来

，令番兵箭射马上将，砖打马下兵，焦文、焦武、伍登、宝林俱带伤而回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突厥称臣降中国 木兰举酒论奇门

却说尉迟元帅兵败回营，心中思想：康和阿如此利害，此关何日得破？番邦何日可降？我等何日回见天子？思得一夜无眠。次日天明，即来军机帐，与军师商议。李靖道：“靖昨夜仰观天象，见正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摇摇而坠，声响如雷，此兆必应在康和阿身上。又见北方客星退位，我等当有旋凯之期。正西太白星收了光芒，必主干戈宁静也。”遂教元帅如此如此而行。元帅大喜，即同军师出营，相了玉门关地势，传令军士抵关下寨，外作取关之势。即令军士于营中，暗开地道。又命军士用大木造鳖甲车五百余乘，车上束草为人，头顶铁盔，内盛松油、樟脑等物，草人手执枪棍，可摇可动，车下可藏二十多人。

却说康和阿在城中，抵关下寨，料李靖必有奇谋。乃上表道：

唐兵逼关，势不两立。况彼得我国内之地三分有二，而番民乐附，其不可与争，一也，番将上强者死，次强者囚，弱者放回，以备尸位。其不可与争，二也。迺者狐妖媚主，擢为军师，天为之怒，玉门险陷，其不可与争，三也。以一隅之地，敌王国之师，十年之间，臣须发尽白，目茫齿落，心力竭尽，未获一胜。盖臣之智逊于李靖，番将之勇亚于朱、伍，其不可与争，四也。主上速与唐和，犹不失番邦之主。倘臣智虑未周，玉门有失，主上悔无及矣！臣膺重任，惟有一死，以谢主上。

突厥看罢，谓众臣曰：“康和阿何怯也！玉门有失，都中所积，尚可数十年之用。唐兵若到，孤与卿等背城一战，亦未知鹿死谁手。即不幸而败，退犹可守，再求救于诸虏，唐兵能保必胜耶？”苏庆桂奏曰：“康帅所言，忠而且尽，万全之计也，祈主上纳之。”突厥不答。众臣亦皆伏地奏曰：“愿主上纳二相之言，为子孙久远之计。”突厥见群臣皆欲降唐，拂袖而入，忧形于色。雅丹娘娘问曰：“吾主何不豫之甚也？”突厥即以康和阿之表付之。娘娘看罢，谓突厥曰：“康和阿之言，顺天应人，尽忠干国之语，主上宜速行之。”突厥道：“孤此时方寸已乱，明日再议罢。”如是十日不出。苏庆桂率群臣入内强奏曰：“社稷安危，在此一举，主上奈何迟疑不决耶？”连请三日不出。雅丹娘娘出对众官曰：“主上素日不服唐朝，今见诸臣共逼，方寸愈乱，明日卿等进宫，孤与群臣面议。即出国宝遣使请降，料主上亦不能阻拦矣。”次日，众臣入宫伏奏，言：“玉门关甚急，臣等共议降表，祈主上用国宝金押。”娘娘即将国宝付苏庆桂曰：“国宝在此，烦卿赍表亲到唐营，代主上一行。”庆桂叩头谢恩，率百官而出。突厥亦无可如何。

再说康和阿见唐兵连日攻城，不甚努力，料李靖必有阴谋，心甚不安。即于城中北靠山之处，立云梯十余文，以窥唐营虚实。见正南中营兵卒纷纷进出，不解其故。晚间令康利巡城，沐浴焚香，步罡礼斗，求示吉凶。是日正值甲申，康和阿礼斗毕，见主星不明，恩星无光，仇星结彩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将主灯扑息，康和阿大惊道：“吾命休矣！”遂隐几而卧。见主灯灭而复明，光大如轮，中有一神，儒冠道服，笑容可掬，谓康和阿曰：“元帅谨防甲申旬。”和阿惊觉，似梦非梦，似醒非醒，心中思道：今日即甲申，神示甲申旬日，须要谨防，莫非旬日之内，吾命当绝也？忽又思道：甲申旬中空午未，唐营中军正在午未之地，莫非唐兵暗掘地道，来攻我城耶？不等天明，即上云梯审视。见唐营外面，新土累累，忙令军士于城内午未之方，横掘深坑，引北池之水以灌之。心中喜道：“前日主灯忽灭者，正为此也。今此计既破，吾复何忧？神佑我也。”又谓众将曰：“吾心慈善，不肯妄杀一人。今为主上江山，不得不然。吾有毒药箭十万余支，着人皮肤，不论深浅，登时即死。此箭吾不肯擅用。今主上执固不降，唐兵又抵关下寨，倘地道掘开，吾军民玉石俱灰矣。彼既狠毒如此，吾又何必迂守古道哉！”遂分药箭军士等，传令道：“如唐兵攻城，放箭射之。”众军士听说药箭如此利害，巴不得唐兵攻城，以试其效。次日，果然唐兵又来攻城，城上不做理会。及唐兵进城，城上箭如雨下，果然唐兵死者无数。因此，唐兵都知药箭利害，连日不敢近关。

却说李靖令军士暗掘地道，不料开入城中，正遇水坑，被水冲来，淹死一千多人。坑中水阔，康和阿又命军士取柴草填之，发火烧燃，其烟直透唐营而出。李靖大怒道：“康和阿识我玄机，令人可恶！”遂演《遁甲天书》，得龙遁之格。忙召众将传令曰：“吾少日受龙宫之戒，抚恤生灵，等闲一体。今康和阿死守此城，阻逆天兵，圣天子临莅中国，有抚夷不及之忧；尔士庶久戍北番，有式微不回之恨。特敕尔多士，次日五鼓攻城，期在必克。前进者赏，后退者诛。”众将得令，各各回营，准备攻城。李靖又令焦文、焦武写战书数十道，射入城中。云：

明日吾兵攻城，不克不休。特谕城中百姓，各宜自爱，闭户勿出。我兵进城，断不伤害尔等。倘助兵斗战，玉石难分。特谕。

却说李靖于三更时分，披发仗剑，对北稽首，默想真武祖师模样，以神交神，渐渐神合其体。然后礼罡步斗，呼召六甲尊神、六丁玉女，密布彤云野雾。到五更时分，令军士推鼙甲车到城下，擂鼓大喊，城上军士各执药箭，只望火光人喊之处而射，不料火光愈射愈发。康和阿见火光不灭，又是大雾弥天，只叫军士放箭。比及天色微明，火光息尽，番兵于大雾之中，认草人为真，益发放箭不休。到了辰巳之候，雾犹不散，番兵箭已放完。李靖令军士各各

取了车上之箭，然后将鳖甲车堆起如山，却将药箭向城上射去，番兵中箭而死者，不计其数。李靖令军士登车上城，此时人人争功，个个向前。唐兵如蜂似蚁，番兵无路可逃，降者无数。康和阿父子欲出北关而逃。伍登与宝林追至。大叫曰：“吾奉军师将令，请元帅回衙相商，不必逃走。”康和阿自思道：主上又不肯和，吾岂可独降哉？康利曰：“父亲速开关而走，吾去挡住敌人。”拍马来战。康和阿自料难脱虎口，遂在马上自刎而亡。康利被伍登活捉而来，去报元帅知道。李靖闻报，同尉迟恭走马观之，抚尸而哭曰：“突厥不道，公何自苦如此！”令降卒同康利收尸，葬于北城山上，以旌其忠烈。军师、元帅率众将皆去行礼，番民无不举哀。

元帅然后入帅府坐定，众将参见毕，忽军士报道：“番主与苏庆桂赍国宝并降表、册籍，现在北关外，请元帅将令，开关放入。”元帅听了，叹息道：“突厥之降何迟，康元帅之死何早也。惜乎，惜乎！”李靖曰：“大数有定，人莫能逃。”不一时，苏庆桂上帐参见礼毕，将国宝并降表、册籍献上，致突厥之辞：“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修臣职。遣陪臣苏庆桂先求元帅赏令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尔主负国不服，亦已多年，罪在不赦。今既省悟，宜补盖前愆。闻尔主有三子，顺遣一子入京侍帝，庶尽臣道。”庆桂曰：“臣主既降，尺土之滨，莫非王巨。世子入京侍帝，理之当然，敢不从命？”元帅大喜，却令军士扶起庆桂，赐酒接风。庆桂辞曰：“闻康和阿已死，吾主尚未知，陪臣往吊之，然后复命。”元帅令木兰同往。康利见庆桂至，相持大哭。庆桂谏曰：

康和康和，谏君不悟。

被甲枕戈，身殉社稷。

匪若网罗，猗软休哉。

万古不磨，所获良多。

庆桂谏罢，木兰挽之回营。军士早已安排酒肴，木兰与庆桂同饮。庆桂曰：“久闻将军威名，获诸葛心法，善布奇门。陪臣少日，亦学此法，未能深悉其奥，恨势隔情睽，山间川阻，天各一方，徒深企慕。今见将军，果然名如其人，人如其德。”木兰曰：“庶长休得过誉，末将赳赳武夫，何须挂口。”庆桂曰：“愿将军不吝，言奇门之略。”木兰曰：“奇门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。一者太乙，仁德也。象春气之始蒙，由智而生也。二者象，阳生则阴死，阴生而阳灭，乃秋气之纵横也。三奇者乙丙丁，日月星之象，照临万物，体物而不可遗。万物无礼则乖，其势亦犹是也。门者，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八门是也。三奇游于休、生、开、景则吉，游于惊、死、伤、杜则凶。故八门阴阳相间以象人，三奇气清而象天。紫、白、赤、黄、碧、绿、黑

，九气转旋以象地也。三奇游于吉门，又遇紫、白吉气，为上吉；三奇得门而不得吉气。为中吉；得门得气不得三奇，为下吉。此外皆为凶局。”庆桂曰：“三奇之气，光明多吉。紫白、明暗相参，吉凶易见。至若八门之生死，何所表见？”木兰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德曰仁，四时之大德曰春，奇门之大德曰甲。奇与门，皆辅甲而行。然甲所畏者，庚杀也。故庚游于东，与甲相战，则曰伤门。庚游于南，则甲旺而庚衰，故曰景门。庚游于西，则庚旺而甲凶，故曰惊门，曰死门。庚临于北，则庚气泄而甲得其养，故曰休门，曰生门，曰开门。”庆桂又问曰：“九气之说，亦犹是乎？”木兰曰：“然。”庆桂曰：“九气之外，又有九星，何也？”木兰曰：“星者，气之聚也。气者，星之散也。甲临于乾、坎、艮三卦，有乾以制之，坎以养之，艮以培之。名曰师保傅，其气三白，故曰心，曰蓬，曰任。临于震曰冲。冲者，和而壮也。甲临于巽，则比木成林，故曰辅。临于离，则吐焰生光，曰英。临于坤、兑，则甲囚谢，曰芮，曰柱。临于中宫，曰禽。禽者，飞走之物，勤劳也。”庆桂曰：“陪臣向日见康和阿拜帅，占丁奇在巽，又得生门，以为有吉。康和阿今败而死，何故？”木兰曰：“丁，星奇也。巽与己同宫。六阳用事，星月无光。虽有吉门，终归于凶也。”庆桂下席而拜曰：“陪臣，小人也。今闻将军之言，始知星月之光，不及微微曙色；河水之大，不如漠漠海潮。愿与吾主永修边服。”

再说突厥在都中，闻哨马报来：“玉门关已失，元帅战死，康利被捉。”始自悟曰：“吾不听良臣之言，以至如此。”遂设康和阿灵座，致奠曰：
元帅虽死，言犹在耳。
寡人不悟，以致如此。
今从子志，尔躬渺没。
元帅有灵，来格来食。

突厥祭罢，大哭一场，文武无不流涕。忽然一阵清风，将香烛灭息，众皆曰：“元帅，人臣也，不敢受主之祭。”突厥即带三子并众臣，来玉门关，执边臣之礼，以见元帅、军师。后到康和阿坟前，哭之甚哀，群臣亦相向而哭。尉迟恭留焦文领兵十万，镇守玉门关，放额保、保龄、颀和来会突厥。突厥三子：长曰茂林，次曰云表，三曰英泰。尉迟恭命云表入朝侍帝，突厥不敢不从。尉迟恭择日祭二国阵亡将士，哭之情切，悲哀痛惜，突厥亦悲鸣不已。突厥送响银十万，以犒唐军。又设酒饯行。不表。

再表五狼镇百姓，闻木兰欲回，牵牛送酒，来营中罗拜。花子麻送妹子阿珍来营，木兰一一抚恤。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起行，番民哭声震地。木兰令镇民各回，另赠子麻多物。子麻与阿珍相泣而别，突厥送元帅至金牛关而

回。自此北番土地虽属突厥，兵权却归唐将，每岁钱粮平分，故太宗之盛，胡越一家，古今未有。要知后事如何。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靖松封书谢故人 太宗赐爵酬将士

却说朱木兰同元帅、军师、突厥并二国将士，祭奠二国阵亡官军。众将见元帅流涕，大家伤感。木兰来营中，对阿珍说道：“今见沙场之士，得回故里，实为万幸。须知浮生无定，荣辱何干？父生母鞠，全受全归，始为孝子。待回家见了父母，即便修真炼性，做个清静闲人，何必居名利场，醉生梦死，终无了局。”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凯歌，向南而行。朱明受了界牌关总兵之职，不得南回，与木兰挥泪而别。大军行了多日，过了雁门关，兵向五台山而来。

木兰对元帅、军师道：“末将向蒙山上靖松道人，赠我明驼出征，颇赖其力。今欲往山拜之，更索回书与丧吾和尚。”元帅准令，木兰单骑上山来，参谒靖松。那明驼见了靖松道人，也摇头摆尾，叫跳起来，如见故人之状。道人谓木兰曰：“之子不见，今已十余年。将军此时，沙场壮志，阵上雄心尚在否？”木兰曰：“境过成空，无复人我。弟子之心已灰矣？”靖松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贫道已修书一封，烦将军寄于丧吾，叫他依书而行，切不可效从前种种故态，与魔魁为伍。”遂将书交与木兰，木兰收好。靖松道：“吾师姓吴，名大杲，素慕将军之德，求将军踵门一娱。”木兰大喜，即同靖松下山。行不上五里，见修竹茂林，围绕一庄。庄前泉水袅袅成音。靖松指曰：“此庄名听泉庄，即吾家师所居也。”正说之间，一白发老人扶杖而出。靖松上前施礼曰：“此即弟子往日所称之朱将军也。”木兰慌忙上前拱拜，老人双手扶住道：“靖松皈依老氏，却又喜与老生讲儒理，不期将军过听，屈驾到此。”挽木兰至草堂而坐。木兰问曰：“弟子生性愚昧，不谙儒行，祈太夫子略示儒行之约。”吴大杲曰：“所谓儒者，学以立命，尽性为先。道以修身，敦伦为要。爱敬开仁义之源，孝弟居人道之首。于难制之时而制其行，于难存之地而存其心。故云：一念而善恶攸分，寸心而天人是判。”木兰问曰：“儒者矜言性善尚矣，弟子愿闻性道之始终。”大杲曰：“由太虚而有理，由理而有性，由性而有仁，由仁而有四端，由四端而生万物。万善，理为之本，性为之用。使万善有成功者，性为之本，情为之用。情之始生曰意，意兴而为念，念兴而为思，思见于眉目之间为想，想转而为虑，虑则畏心生焉。畏心生则懈心随之，怠心断之，惰心败之矣。夫情之所赖者曰才，才之所赖者曰气。才不足者谓之自暴，气不足者谓之自弃。才大者谓之刚，天时不得而夺之，人事不得而沮之。气足者谓之健，人欲不得而胜之，恶心不得而挠之。惟儒者知为善之最乐，敬以直其内，望至善以为归，恕以行乎外，所以道心为主。人心退听，故能返真

性，全天命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诘虚语哉！”木兰再拜曰：“太夫子之言心性，可谓至矣！但道一而已矣。性道、人道何所分判？”吴大杲曰：“惟喜静而厌动，若水之善聚则易清。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若仁之好生而恶杀。故曰性如海，仁如水。海纳百川，仁兼万善。海非水无以充其量，水非海无以会其归。海与水既不可分为二，又不可视为一也。如此，则仁与性可知也。性感而情动，若水之流；情动而生好恶，若水之波澜。善则摇星荡月，恶则溃堤覆舟。故曰：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儒者养性以智，存心以仁，遏欲以礼，制情以义，浑忘而化，谓之得道。道也者，因天之理，达之于物，而各得其宜也。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。故者，以利为本。”

木兰又问曰：“太夫子之言仁与性，可谓至矣。而《大学》教人则曰：致知格物，正心诚意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八者相循，互为体用，究竟以何者为先？吴大杲曰：“物有本末，当先正其心，知止而后能得也。事有终始，当先修其身，明德而后能新民也。譬之易理，顺则相主，逆则返本，正心诚意，致知格物。四者圣人穷理尽性之事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四者圣人至命之事也。尽性者，尽吾之性，成己也；至命者，至天之命，成物也。《易》曰：范围天地而下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不外乎是天命之谓性。人但知为天赋之理，而不知天之所以授吾以命者，又在性字之初，近二氏之学。谓孤守清寂为见性，存精养气为固命，而不知性不尽，则不能见。真性不见，终不能达天命。所以沦于气质之性，血气之命，何能造圣贤之域，入孔氏之室哉！”木兰问曰：“太夫子言尽性是尽吾之性，至命是至天之命，弟子愿闻其目。”吴大杲曰：“尽性始于尽情，忠君、孝亲、敬兄、信友、和室家，皆是尽情。情尽则无愧于心，而性亦尽矣。达性道之本，用情无有不当。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方谓之见性。推而极之，参天地，赞化育，为至天之命。圣人之能事毕矣。”

木兰又问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是尽情乎，是见性乎？”吴大杲曰：“非也。此是门人形容夫子与天地合其德，与四时合其序也。温而和厚，其象如春；良而易直，其象如夏；俭而节制，其象如秋；让而谦逊，其象如冬。恭则庄而严，敬而信，其象如天地。非孔子之德不足以当此，非子贡之才不足以言此。然恭字以处己言为体，温、良、俭、让以应物言为用。恭而安，成己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成物也。恭之为用大矣哉！”木兰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曾子独不言恭字，何也？”大杲曰：“恭者，公也。恭则不欺，公则无私。恭近于诚，公近于仁。忠恕之道，即恭字所发挥。恭字理微，忠恕字明而显。”木兰曰：“夫子一贯之道，究竟所指何为？”吴大杲曰：“汝善思善问，易与我往问吾兄？”木兰曰：“太夫子令兄在何处？”大杲曰

：“吾学兄也，姓陈名含菡，号介菡，庄后一里之地便是。”

于是，三人同望庄后而来。见松柏交荫，云封烟锁，蔼然仙居。及至庄前，见朱门丹户，壮丽非常。户外牛羊成群，车马罗列；户内花木繁植，清香传外。有三四个庄客，见了客来，拱手而迎。大杲问曰：“老员外可在家中否？”庄客答曰：“在池边观鱼。”三人步进院中，大杲叫曰：“兄知游鱼之乐乎？”陈介菡曰：“汝知予观游鱼之乐乎？”吴大杲曰：“鱼游而乐，子观鱼游亦乐也。吾观汝观鱼游亦乐。所乐者不同，而所以乐其乐者，则无不同也。”四人大笑，齐至中堂相见。礼毕，俱通名姓。介菡曰：“远客至此，有失迎迓，祈将军恕罪。”木兰曰：“晚生恐尊翁见叱，故借光而来。少聆清诲，以慰生平。祈尊翁不以武夫见弃，即为万幸。”吴大杲曰：“适与朱将军谈及《论语》一贯之旨，愚弟对答不出。老兄素明儒术，祈不吝斯道，发一言以示未悟。”陈介菡曰：“吾与尔皆妄人也。吾非夫子，汝三人非子舆，何得言一贯之道？岂不愧死！”吴大杲曰：“圣学备于《六经》，有德者必有言，人能潜心体会，亦可深知其奥。但有言者，未必有德。老兄精通《六经》，试言之，何害于义？”

陈介菡曰：“一贯之道，予不能知，但其理可测。尧、舜授受以中，孔门授受以一，曾子又教人止于至善。子思承列圣之旨，又教人以中庸。孟子则又道性善，其立言不同，所指则一。一者，理也，贯者，通也。一者，诚也，贯者，明也。一者，明也，贯者，照也。一者，太极也，贯者，四象八卦也。所谓一者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明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人得一以灵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故正心诚意，格物致知，中人以上之学问。修身正心，中人以下之学问。治国平天下，为至命之事业。一贯之理，大约不越乎是。”木兰又问曰：“正心诚意，切要之处在何处？”介菡曰：“畏人知而不为，谓人不知而为之，二者皆羞恶之心也。由此而推极之，自然慎独谨微。位天地，赞化育，皆从慎独谨微做出来。然则羞恶之心非他，天地来复之心也。君子敬以存之，小人肆以失之。故曰羞恶开仁义之源，敬肆为人禽之判。切要之处，可不言而喻矣。”陈介菡恐木兰不悟性命同出于同源，视齐家、治国为二轨，取笔画一图于纸，以示木兰：介菡指而教之曰：“此图虽小，可以悟大。圈中一点，庶士指为身中之心，中士指为心中之性，上士指为性中之命。《易》曰：仁者谓之仁，智者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木兰听罢，侧身下拜。介菡命家人排出酒席，四人共坐畅饮。

靖松歌曰：

月映波心万派清，水天一色共圆明。

静虚识得本来体，自觉蟾光到处生。

吴大杲曰：

心作权衡万事平，中多杂乱失真明。
镜空只为无私照，养得心源似水清。

陈介菴吟云：

念从熟处性从偏，一段灵明被物牵。
唤醒主翁频照察，防闲克治最为先。

朱木兰题曰：

人禽相判应须知，站立关头莫自疑。
全受全归为肖子，休教真种入污泥。

四人题罢，彼此相赏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用了早膳，相揖而别。

木兰骑上翼孝明驼，赶着元帅大军，缴令而行。行了三十多里，天使捧圣旨迎路升官，元帅率文武官将俯伏听诏。云：

奉天承运大皇帝诏曰：咨尔赵国公李靖、鄂国公尉迟恭，统率将士，远征北番，辛勤十余年。虽突厥悔悟自新，实卿等以德服力。据卿奏请，按籍加封

。

敕封：

赵国公李 太傅兼吏部尚书事 加锡
鄂国公尉迟 太保兼兵部尚书事 加锡
鄂国侯宝林 领湖广全省节度使
护国侯秦怀玉 领陕西全省节度使
鲁国侯程铁牛 领山东全省节度使
武昭侯朱木兰 领禁卫兼兵部左侍郎
镇北侯伍登 领雁门关将军
文德侯焦 领玉门关将军
武德侯焦 领金牛关将军
英德伯朱明 领界牌关将军
左将军李怀书
右将军李英玉

诏书宣罢，众将谢恩。再行月余，到了长安。太宗率文武出都而迎。君臣相见，虎啸龙吟，自不必说。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天禄焚香祝神明 丧吾悬书试门人

却说朱天禄自木兰出征之后，心中忧闷，病热转加。幸妻子杨氏善言劝解，尽心调理，过了一年有余。正值三春之候，梦至北番地界，与木兰巡探番营。见营中旗幡招展，刀枪乱动，抢出一将，十分凶恶，飞马赶来。大叫道

：“贼将休走！”天禄恐伤了木兰，挺身上前，大战三十余合。营中又抢出三将，拍马追来。天禄见势不好，勒马而逃。转过山坡，被伏路小军上前围住，后面番将追至，捉下马来，绑见突厥。突厥道：“且不要杀他，放在太阳之下，晒他一晒，渴死此贼。”谁知烈日如火，又渴又饿，浑身汗出如水。又见突厥出来骂道：“大胆的贼将，窥我营盘，自来送死！”手执马鞭向头上打来。猛然惊醒，是南柯一梦。果然周身汗出，湿透被褥。急唤醒杨氏，以梦告之。杨氏道：“此相公心梦也。然太阳照身，当作吉解。”天禄自此气血周流，筋骨活动，不上一月，精神如旧。

天禄即差人请丧吾和尚、醉月长老、香元禅师、慧参尼僧、铁冠道人、杨廷臣、谏于飞、陈荣袞、叶同观九位贤人，如期而至，皆与天禄作贺。天禄道：“晚生染病二年，不药而愈。欲往木兰山谢神，更求诸位贤辈联名具疏，为晚生求嗣。”众皆大喜，斋戒三日，备了香烛，同到木兰山而来。排开祭礼，天禄同九贤罗拜。焚疏化帛毕，十人盘膝而坐，众人四下巡酒。丧吾道：“贤侄此回，必定熊罴入梦，麟趾呈祥。”遂举觞称贺，众人亦皆向天禄庆祝。天禄又酬醉一回，齐缓缓而回。次年果生一子，名曰金兰。时天禄年已五十五岁矣，杨氏年四十六岁。

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，金兰年已九岁。一日，杨氏对天禄道：“昨夜梦杜鹃并翼而啼，恐非吉兆。”天禄曰：“杜鹃所啼者，布谷也。布者，施也，谷者，善也。言我夫妇所施皆善，必有余庆。”金兰曰：“父亲所言极是，以儿思之，吾姐今日必回。”天禄愕然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金兰曰：“杜鹃亦名子规，规者，回也。儿是以知之。”

再说朱木兰见了天子，即上表省亲。太宗见他童年出征，准其所奏。木兰命众将保花阿珍登车后行，分付小心伺候，自己骑上翼孝明驼。此驼一日行三千里，不上数日，到了家乡。天禄手挽金兰，正在门首观看，父子相见，悲喜交集。木兰叩头起来，抱着兄弟，步入内室，见了母亲，慢慢的诉说出征始末，于今天子赐爵封侯，官拜兵部左侍郎之职。天禄大喜，命众人忙排香案，叩谢天地，又设酒相贺。朱明妻子尹氏，见丈夫未回，啼哭起来。木兰慰之曰：“嫂嫂何太拙也。兄长现任界牌关总兵，况有家书为证，不日就有京报下来，并皇上诰命，难道也是假的？我纵说谎你，难道也谎我父母？即或兄长阵亡，我亦无独回之理。”尹氏听了，勉强入席而坐，终流泪不止。只待朱明差人接夫人到任，方才不疑。木兰亲送五十余里，挥泪而别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说木兰回家数日，问及父母，方知叶同观、杨廷臣、陈荣袞、慧参尼僧、醉月长老皆羽化升仙，即告知父母，来大悟山参见丧吾和尚。不料丧吾前知，接至半山而来。木兰就道旁叩头，丧吾指明驼言曰：“将军今不出征，留此

驼无用，送老僧罢。”木兰曰：“祖公既要此物，晚生敢不相送。”丧吾双手捧驼头大喝道：“记性尚在否？”那明驼将头点了三下。丧吾吟云：

见机不早有谁怜，空抱明珠向暗投。

解脱从前人我相，身归净土乐优游。

驼儿听了丧吾之言，又将头点了三点，丧吾命徒弟牵入后院去了。丧吾同木兰步入方丈，木兰将靖松之书呈上。丧吾将书子拆开封筒，伸指向封筒内一探，竟无片纸只字在内。丧吾将书挂在方丈门外，晓谕众僧道：

五台山白云庵靖松道人，千里寄书，问候老僧。老僧启书看之，内中渺无一字。尔等僧众，有能会其意者，老僧即让方丈，将本寺衣钵付你执掌。众僧自不敢争论。

方丈丧吾示。

这告示一出，寺中僧众一百多人，都猜疑不定。有两个入方丈禀曰：“道家戒荤不戒酒，莫非这道人年纪老大，醉后修书，将书信未曾放在封内？我若猜着了，这个方丈让我做几年。”丧吾道：“胡说！”那两个和尚光着两眼，看着丧吾，见丧吾不理，不敢做声，退出方丈去了。又一个和尚进来禀曰：“五台山离镇市甚远，朱将军又急欲回，买纸不及，只在封筒上写个拜上拜上。内中虽然无信，外面之字也就可以拆得。”丧吾曰：“一发胡说！”又一个进来说道：“必是朱将军在路上拆书盗看遗失了，也是有之。”丧吾将头摇了一摇，对木兰说道：“佛家尽是伶俐子，道家那有糊涂仙？我寺中僧徒虽多，今日看来，谁是佛家种子？将军素明禅机，可达靖松之意否？”木兰曰：“弟子素蒙祖公指教，靖松之意虽不能尽知，亦可识其大意。”即提笔书云：

道有何物，惟集于虚。

外实内空，不与物具。

往来开阖，信在中处。

视之若有，探之则无。

妄中有真，心言意语。

理妙难书，空空如如。

木兰写罢，双手送于丧吾。丧吾看罢曰：“靖松叫我如是如是。”即将木兰之言，遍示诸生。有两个愚和尚见了，私说道：“朱将军在路上偷看了来，却又在我师傅面前卖乖。可恶！可恶！”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木兰险遭花棍厄 太宗敕赐功臣宴

却说木兰自大悟而回，想起：铁冠道人临行赠书，救我性命。命从人备马来木兰山，拜谢铁冠道人。原来木兰山上有三峰，东一峰名奇云峰（今修真武殿

)，西一峰名齐云峰(今修玉皇殿)。齐云峰下有一石峰，名曰奇盘峰。铁冠道人因三峰险峻，有许多狐仙在此修行，却移庵于南山，即朱天禄祈嗣之处。木兰不知，却望三峰而来。见一道人皓发童颜，头戴九良巾，身穿黄色道袍，手执拂尘，飘然若仙。木兰上前稽首问道：“这山中有一位铁冠道人，姓张名良贞，他的茅庵在于何处？”道人答曰：“对面山上便是。足下何人，问他则甚？”木兰答曰：“他是我的故友，特来看望他的。”道人又问曰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乡贯何地？”木兰曰：“弟子姓朱名木兰，即山下双龙镇人氏，请问大仙尊姓法号，缘何仙居于此？”道人曰：“贫道姓胡名秉池，世居此地，久闻将军之名，今日有功回朝，得了高官显爵。到底天理昭彰，杀人偿命，今日自投罗网，来还我徒弟报应。”木兰见道人出口不逊，命从人带马向南山而行。

那道人发一道金光，将木兰罩定。木兰在金光之中，左撞右突，不辨东西南北。那道人大叫一声，十数个小狐，将木兰主仆一齐绑下。道人分付：将木兰放在齐云峰下。再发金光梵气一道，将木兰裹住。木兰被金光障了，二目不见天日，初见红光闪闪，黄白二光，恍恍惚惚。仔细看时，青绿二光，成一圆圈，红光周围如线，黄白二光分开，献出一团金光，光明如镜。镜中也有天地、日月、大地、山河。忽然念动，想起父母，就见父母在光中，惨容可惧。又忆起在北番征战之时，便见两下旗枪簇簇，喊杀连天。又想起阵亡之士，便见木萁、素云、祥布都来索命。那独手同五狐，也来追呼。转念五台山上，即见靖松道人并吴大杲、陈介葦，相居论道。此时或想朝廷，即见朝廷；或想天上，或想地下，金光梵气，从心所欲，即成境界。愈逐愈幻，不上三个时辰，将木兰心中一点性灵，俱已提出在外。这叫做以奴役主之法。道人见木兰如醉如痴，哈哈大笑：“好道行。我怕你心如铁石，原来也只如此！”再分付小妖：“每日用五色花棍打他三次，叫他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打了七七四十九日，送与饿虎为食，方才报我徒弟独手大仙之恨。”小妖领命，将木兰吊起，将从人囚在洞中。有六七个狠心小狐，手执五花棍，拷打木兰，打得木兰连声叫苦。打了七日，有一个伶俐小狐，名唤秋涛，对秉池曰：“木兰与张良贞世好，倘良贞看见，岂肯与我等干休？况木兰奇节过人，天仙之品，独手不知进退，助番为逆，被天雷打死，亦与木兰无干。祈祖师将他放了，以免后祸。”秉池大怒道：“木兰丧我五个徒弟，难道我就罢了？就是张良贞来，我岂怕他？况以命偿命，天理所存，尔毋过虑。”秋涛见祖师不依，退出洞外，走往山下竹林之中，避祸去了。有八九个小狐，听了秋涛之言，也相尾而去。

不一时，小妖进洞报曰：“对山铁冠道人，强将木兰放下，到也罢了，反

说祖师是无知野畜。朱木兰仗铁冠道人之势，也将我们狠打。”胡秉池听了大怒，赶出洞外，使一个飞石之法，望铁冠道人头上打来。道人用手一指，喝声道：“集！”那石落在地下，重有千斤，打入土中尺余。道人又发一个掌心雷，将奇盘峰分为两片，名曰开山破石之法，将胡秉池夹入缝中，用灵符锁住。取小石一块，上书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压在上面。口中咒曰：

一石分为二，二石难合一。

此山香火断，石崩妖出世。

自此木兰山四方朝谒不绝，香火大盛。这奇盘石，为西陵第一奇观。木兰谢了铁冠道人，请至家中，差人去请丧吾和尚，香元长老、谏于飞，齐来聚会。丧吾曰：“杨延臣、醉月等，皆已羽化登仙，惟吾数人尚在尘世。今日之会，亦是莫大缘法。然木兰代父出征，可谓孝矣；致身报效，可谓忠矣；临阵不惧，可谓勇矣。忠、孝、勇三字，如日、月、星三光，虽曰昭明，然最忌云雾弥天，晦日无光。木兰，木兰，须要晓得女子之所重者在节。节之一字，又分为烈操。处常曰操，处变曰烈。总是要全一个节字。如此，男为贞男，女为贞女。为圣为贤，为仙为佛，也只完得一个节字。士君子事业伊周，文学游夏，若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解。”木兰叩头受教。自此木兰仍复女妆打扮，杜门不出。

过了月余，营中衙将护送花阿珍回府。天禄出衙视之，车中上遍插龙凤旌旗，金字牌上上书“少保武昭侯兵部左侍郎”。又见花阿珍入内室，与木兰面相窥。木兰将出征始末，诉与阿珍，阿珍大喜，与木兰姊妹相称。拜天禄为父，拜杨氏为母。木兰教五蕴，净六根，回眼光，观灵台。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信有之也。

再说李靖、尉迟恭上殿朝见天子，奏曰：“北人战守兼善，臣等不能骤胜，致主上心忧。今陛下不以为罪，反以为功，出郭郊迎，臣粉身碎骨，不足以报陛下。”太宗曰：“卿等形容憔悴，须发枯白，盖身履异域，目视烽烟，朔气寒光，永朝永夕，十余年来，心力竭尽。明日朕当亲至凌烟阁，与二卿酬劳。”太宗又命魏征领饷银二十万，犒赏征北将士。李靖、尉迟恭谢恩而出。是日，太宗回宫，将元帅所呈功劳簿细看，见朱木兰功居第一，兵抢五狼镇，箭射李臣二次，智擒颉和二次，三败番兵，夜取界牌关，活捉保龄，反间康和阿，逼死木萁十二功劳。太宗思道：朕昨见他身体柔弱，年纪尚幼，就能立此大功。十四岁代父出征，昨日见了寡人，即上表回养父母，此人终当大用。朕一时见他孺慕情殷，准其所奏，明日功臣宴却无他在内。又看到伍登上，心中想道：三国时有一锦马超，膊阔腰细，眉弯目秀，俊而非常，伍登可以当之。怪不得人称伍娘子。又看尉迟宝林并焦文、焦武、朱明、程铁牛、李英玉、李

怀书、秦怀玉，太宗按籍依功行赏。不表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伍登省亲走湖广 太宗慕贤赐诏书

却说太宗在凌烟阁宴赏功臣，随召伍登、宝林曰：“二卿身膺重职，各宜就任，勿久居京都。惟雁门关更属要地，伍卿即日登程可也。”伍登伏地奉曰：“臣幼日被难，子敬父离，向日不知父亲生死，惟隐恨而已。今闻臣父在湖广为僧，欲先去省亲，然后上任。”太宗准奏，催尉迟宝林速到武昌，仍守汛地，又命伍登同行。二人辞了圣驾，望湖广而来。一路之上，各处官员迎接护送，好不威严。出了河南信阳地界，武昌文武在界牌岗俟候。进了公馆，大小官员都来参见。从人将手本接了，分付众官道：“侯爷在路辛苦，命尔等今日各回本署，二位侯爷要到大悟山参见丧吾和尚。”宝林在公馆内坐了片时，吃了点心，即检手本观看。忽见黄州营西陵县双龙镇千户朱天禄手本，旁边又写寅愚侄朱木兰名字，即令从人请天禄入馆会话。天禄入馆，伍登、宝林降阶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天禄曰：“小儿木兰，年少从军，多蒙二位叔父大人荫庇，愚弟感恩不尽。”宝林曰：“木兰才堪将相，智兼文武，功超我等之上，为皇上隆重之人。只是他宜作速进京，免主上提召。”伍登致敬曰：“吾父在大悟山为僧，承兄台栽培多年，愚弟心感久矣。”伍登道罢，即向天禄叩头，天禄连忙扶起。宝林曰：“木兰近日在家中做些什么？”天禄曰：“木兰近日以来，与阿珍茹斋食素，杜门不出。昨日闻二位叔父驾至，亦不肯来迎接，祈二位叔父海涵宽恕。”宝林道：“愚弟从双龙镇经过，单去叩见他，看他仍杜门不出否？”三人说了一夜。

次日天时，只带三四人上大悟山来，分付从人在双龙镇等候。到了大悟山，丧吾同焦周在山门迎接。宝林见丧吾明眸皓齿，如活佛降世，忙上前施礼，伍登叩头不止。丧吾扶起伍登，天禄也上前作揖，一同入方丈而坐。丧吾见伍登官星明亮，爵位尊显，山根黑气纵横；又上宽下削，膊阔腰细，非久福之相，难免杀身之祸，心下不乐。又见宝林询问禅宗，丧吾尽心曲谈僧家乐趣，有留伍登栖隐之意。奈伍登贪图仕进，置若罔闻。宝林在大悟游赏数日，同天禄辞去。伍登也要来问候木兰，一同而行。

不上半日，到了双龙镇，在观音寺歇马，即来天禄行中。叙礼已毕，不见木兰出来。宝林、伍登心下不悦，也不问他。天禄明知其意，排酒接风，宝林推杯不饮。天禄曰：“兄台不悦者，莫非因木兰未出乎？”宝林答曰：“令郎乃殿下大臣，小弟是边镇守将，势位悬殊，令肯出相见耶？”天禄不得已，将木兰行止，一一诉出。宝林、伍登听了，大惊曰：“木兰如此，古今奇人也。”入内室固请，木兰素服淡妆而出。相见礼毕，宝林曰：“将军在营中何等威风，今居闺内又如此闲静。真乃变化如龙，令人莫测。”木兰答曰：“侄儿女

扮男妆，皆不得已而为之。今日思之，殊非闺阁应分之事。所以不敢见客。

”宝林曰：“贤侄受天子重任，何以谢之？”木兰曰：“侄儿蒙昧天子并元帅、军师十多年，罪不可道，尚敢言官职哉？”宝林与伍登辞出，又与天禄说了些闲话，欲伍登到武昌游赏，伍登辞却，宝林向武昌而去，伍登向大悟而回。丧吾命徒弟去请谏于飞来，与伍登相见。丧吾私向于飞曰：“吾有一事，托贤弟为之，须受愚兄一拜。”于飞忙答礼曰：“兄长有何事委弟，弟无不从，何须如此。”丧吾曰：“怜我伍氏祖宗尚存一脉，现今伍登不日当有杀身之祸，贤弟可如此如此而行，庶能救伍氏之后。”于飞顿首受命。过了月余，丧吾谓伍登曰：“雁门关重地也，于飞叔父同尔上任，衙中内外之事，尽可嘱托，尔当以父礼事之。”伍登曰：“叔父若肯同侄上任，莫大之幸也。”又住了月余，于飞随伍登向北而行，丧吾送至半山而回。

再说太宗在朝，思念木兰功劳，降诏提他进京就职。使者去了未回，伍登上殿朝见，辞驾上任。太宗曰：“卿家省亲回朝，辞阙赴任，朱木兰如何不回来就职？”伍登不敢隐匿，径将木兰行止，一一奏明。太宗见奏，龙颜大喜，候天使回京，观其表奏，命伍登走马上行，不表。

却说谏于飞谒见尉迟恭，尉迟恭迎入帅府，礼毕而坐。尉迟恭曰：“向日弟欲保兄为官，兄执意不从，今日奈何又肯居伍登幕馆？”于飞曰：“弟闻五台山多贤，欲藉此一往，别无他意。”尉迟恭问丧吾等，于飞备述杨廷臣、醉月数人俱皆去世，惟丧吾、铁冠、香元尚在。尉迟恭亦加伤感，遂留于飞在府，不肯放他与伍登同行。次日朝见天子，保于飞为长安太守，于飞无法，勉强做了二年，颇有政声。太宗加升刑部御史之职，又做了二年。才人武曌，声名传外。

于飞恐负丧吾之托，告病归田，潜往五台山，会见靖松道人，与吴大杲，陈介菴曲谈性命之理。一日，论及阿弥陀佛四字，陈介菴曰：“君臣初际会为阿，臣谏君非为弥，君从巨谏为陀，民歌帝德为佛。”介菴又曰：“孩儿戏舞归家，急唤母亲曰阿。唤之不应，唤之愈急，甚至号泣追寻，曰弥。见了母面，投入怀中，此时母即是子，子即是母。曰陀。孩儿吃乳已饱，跳下地来，对母舞歌跃笑，曰佛。愚人夫唱妇随曰阿，夫妇交感曰弥，怀胎十月曰陀，生子能哭能笑曰佛。学道之人，收其放心曰阿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曰弥。明心见性曰陀，元神出舍曰佛。”于飞曰：“弟子知之矣。冬藏勿暴曰阿，春生勿杀曰弥，夏茂而华曰陀，秋结而实曰佛。譬之油草皆备，取火燃灯曰阿，置燃于不动不摇之处曰弥，油与草得火而明曰陀，火得油与草光照一室曰佛。”介菴大喜曰：“子真道学人也，何善悟至此！”于是于飞与三贤论道半年，始至雁门关。伍登迎入，以父礼事之。于飞道：“闻公子年已十五岁，学

问未成，老夫情愿教他诗书，保他日后名标金榜，不知侯爷意下如何？”伍登喜道：“叔父若肯如此用心，侄儿敢不从命！”即令公子伍烈择日入学，于飞尽心教训。不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木兰初上陈情表 丧吾吟偈回西天

却说木兰在衙中，将向日机房改为静室，供一尊西王母圣像，命花阿珍专司香火。忽家人报曰：“天使至。”木兰举香接旨。云：

朕念卿童年出征，树奇功于北国，耀武德于边疆，宏宣教命，实获朕心。哗于众口，曰忠，曰孝；裕于一心，曰智，曰勇。特爵卿为武昭侯，领兵部侍郎事。卿何久回不朝，致朕悬望。诏书到日，火速来京。钦哉，用命！

木兰接诏毕，望阙谢恩。即修陈情表文，付天使赍回长安。表见天子。太宗开表看云：

臣妾木兰，髫年气怯，性僻多病。祖父若虚，教读孔孟之书，因明忠孝之理。臣每对镜睹形，忧然浩叹，思功垂竹帛，名载丹书，幽闺弱质，何能望焉？祖死父立，伯仲依依，家运就衰，灾害互见。臣妾日事女红，织机度日。蒙鄂国公广宣圣意，擢拔善人，荐臣伯父天锡为长沙太守，授臣父天禄为西陵千户。臣妾冲年，心性靡定，乃窃学弓马。及军书甫至，父病不起，举家惊惶。妾思圣命严急，伯父远间，兄弟鲜有，遂效身如男，代父北征。幸天颜咫尺，番国君臣，拱手受命。臣妾具从戎之数，何功力之与有。皇上恩荣并重，锡臣侯爵，委任兵部。臣以幼女，远膺重命，未见戮于狄人，不遗羞于上国，亦云幸矣！岂可重上阙廷，不闺规自励，必为贞妇烈女所不齿，内阁大臣所贱恶。况臣矢志忠孝，目今亲老母病，第愿皈依佛教，以素终身，以为父母寿。圣天子裕己以孝，馭民亦以孝。臣妾拳拳孤忠，谅逢恩宥。

太宗看表，即诏封木兰为武昭公主，赐姓曰李。封天禄为善养侯，封杨氏为芳孟夫人，封木兰之弟为楚郡伯，赐黄金万两，彩缎千匹，四海风闻，传为盛事。

再说丧吾在大悟山上，梦见杨延臣、醉月、慧参、陈荣袞、叶同观等，约游天宫。次日，命人请天禄、张良贞、木兰、花阿珍、香元齐来大悟山。丧吾曰：“明日是我西归之日，今日与诸善人合尽一日之欢。可惜于飞贤弟，为我之事，北去未回。他日回来，尔等可代我致意。”即将寺中衣钵等项，尽付焦周执掌。众人见丧吾言语如旧，饮食如常，半信半疑。次日午时，丧吾参拜各殿佛像，入方丈与众位作别。焦周率众罗拜，丧吾盘膝坐于法座上，口中吟曰

:

风清月白竹窗虚，白发僧人诵古诗。

夜半不知银露冷，水天一色正当时。

丧吾吟罢，合掌当胸，悠然而逝。铁冠道人命葬于大悟山顶，修造石龕，永垂不朽。至今三十年一掃，丧吾在内，仍然面貌如生，正身端坐。此是后话不表。木兰与花阿珍见丧吾超脱之妙，倍加精进，笃志修行。不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木兰二上陈情表 太宗屈杀伍娘子

却说木兰一日问于铁冠曰：“弟子闻仙道长生，必如何而生可长焉？”铁冠曰：“木兰，吾谓尔人杰也，何中质之不若耶？夫天道运行，春生秋杀，夏茂冬藏。人生而壮，衰而死，何异焉？长生者不亦逆天而行，怪于人欤？所谓仙者，则天之道，体之于身，得之于心，死而不愧，奚能长生？子不见古之不死者，终归于死，今之长生者，终丧其生。斯岂仙道耶？故曰：气不可以长保，精不可以长固，神不可以长守。所可长固、长守、长保者，性也，天赋之命也。事天者为仙道。圣人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’不亦深而远乎？”木兰又问曰：“古之修仙，必云炼丹。而丹则有玉液、金液、木液之别，其理可得闻乎？”铁冠曰：“丹者，心也。炼心即是炼丹。玉液、金液、木液，则吾不知也。至若九转七返之说，愈属虚空，不过推求卦数之理。盖七乃火之成数，九乃金之成数。取火炼金，曰转，曰返，学道者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听其自然，岂肯劳心为是耶？”木兰唯唯而退。

又一日，铁冠谓木兰曰：“性命二字，各有天人之别。欲修天性，先化人性，欲立天命，先立人命。所谓人性者，气质之性也。气质性化，而天性可全。人命者，血气之命也。血气坚固，而天命可保。故曰四大假合。气以成形，五常不紊。理以成性，盖父母生形即兆，天性已赋，性依命立之谓也。诚则明，明则着，能变能化，命从性生之谓也。比如因天地水火气而生树，因树而生花，因花而生果，即是命中有性；因果而又生树，开花结果，是性中又有命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性命原于天，花果原于树。性有天气性、气质之分，命有天命、血气之别，花果亦岂有二乎？”铁冠曰：“有是树有是花，非树先而花后，待时而发耳。有是花必有是果，非花先而果后，气充而成耳。万物各有一太极。若树之有心，果之有仁。知此则知命中有性也；知此则知草木春生秋杀，天命也；春华秋实，天性也。至若灌溉太过，栽培不及，当生而不生，当华而不华，犹天性为人性所戕，天命为人欲所害，归之于气数，岂不哀哉！若夫果者逢春蒙泉，核开仁出，枝叶蔓生，知此则性中有命，可不言而喻也。花果则黄白者多香，紫赤者多臭，又气质之性，使之然也。物之气质不可变，人之气质则无不可变，此人之所以灵于物也。人之终不能变者，是尚未远于物也。”

木兰曰：“草木无土不生，性命双修，大道非戊己不成。《易》曰：君子

黄中通理。其说可得闻欤”？铁冠曰：“圣经第一义，便曰：在止于至善。非指心地，而言修性之初，下手切处也。知止而后能定、能静、能安、能虑、能得，是言心已明，而性已见矣。明明德于天下，必先治其国，齐其家，修其身，正其心，诚其意，致其知，此圣人尽性之事也。格物知至，意诚心正，身修家齐，国治平天下，此圣人至命之事也。圣人成己成物之功，如斯毕矣。今子言万物非土不生，大道非戊己不成，要晓得大学之道，总重在意诚二字。意者，土也，非戊己而何？《中庸》云：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慎字与诚字，虽有表里之分，至若慎独，则与意诚无异。意定则精神日强，而智慧日生；意不定则精神日竭，而智虑日衰。古人于心明性见之余，却注意于规中，温养元神，阴阳自然妙合，不假一毫人力，由意定之效验也。故上古真仙，谓意为黄婆，阴阳为男女，无神出现为产婴儿，岂有他哉！性命双修，大道止矣尽矣！”木兰曰：“弟子今受师命，如瞽目复明。但真意之妙，素所未知，祈师再委曲详言，弟子永远供奉。”铁冠曰：“尔要知真意耶？须看鸡之抱卵，猫之捕鼠，专心致志。念兹在兹。真意一现，恍惚杳冥，如云中之月，水中之鱼，乍见乍不见，必也。如慕名未会面的一个朋友，千里寻之，不得一见，恰在路上相逢，就要认亲面目，原来是这个模样。紧紧拉着，不肯放手。久之自然熟习，故曰铅汞相投，自然凝合。古人谓之玄关一窍，熟知即真，意之大定也。”铁冠乃歌曰：

心地了了，性天明明。

阴阳妙合，复命归根。

玄关意土，黄婆别名。

中央正位，自产胎婴。

铁冠歌罢，忽然香风阵阵，天花乱坠。俄两天雷大震一声，师弟二人俱向北而拜。自此，铁冠以后绝口再不谈道。

却说朱天禄偶沾寒疾，召木兰曰：“吾朱氏世代善良，崇儒重道，乐善好施。今汝又笃志修行，吾愿尔始终如一。汝弟年未及冠，汝当善教，使之有成。”更无多嘱，语毕而逝。木兰尽礼守制，衣衾棺槨尽如古式，卜葬于木兰山阴。未过一年，杨氏亦故，合葬于天禄坟右。木兰率弟金兰，居庐守墓。甫及半年，太宗并娘娘诏旨至，木兰就墓前举香跪接。

皇诏云：

朕念公主文武兼优，逸才堪羨。今年北番来朝，尚念公主之德，脸炙人口。朕思卿甚切，公主作速来京，以慰朕望。

娘娘懿旨云：

寡君思公主忠孝勇节，堪为宫中女师傅。皇上视公主如子，公主未尝视皇

上如父。公主宜速补前愆，来京省过，以慰皇上及寡君之心。钦哉，毋违！

木兰读毕，顿首谢恩。连夜修起陈情表章，付天使回京。太宗见木兰未至，心中不悦。只得开表看云：

臣儿木兰，罪孽深重。不自天绝，祸延考妣。于月日变出仓猝。臣儿窃自思维，向因亲老多病，改面北征，纪年而回，意承欢于膝下，以乐父母之余年。无如父之形愈老，母之病转笃。今也罔极之悲既兴，风木之恨更切。思殉亲于九地，用情恐伤太过，聊守制以三年。读礼自愧未深，特室筑于场，尽寸心而抚幼弟。依灵致奠，忆笑语而想音容。君父之召虽殷，臣儿之情难释。俟成祥之日，诣阙谢恩。皇上宏仁若天，皇后博载若地，量情赦宥。

太宗看罢，称羨不已。

再说钦天监李淳风，夜占乾象，见妖星居于紫薇垣中。次日上殿奏曰：“臣昨夜见妖星现紫薇垣中，请万岁尽除官中新进之妃。”太宗准奏，曰：“将宫中新进女子三百余人，尽行放出，只留才人武曌在内。”太宗又命李淳风当殿卜筮，太宗亲自行礼，得天泽履第三爻。其辞曰：

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凶，武人为于大君。

李淳风奏曰：“乾，君德也，兑，少女也。少女邻于君右。夫曰眇不可以共视，曰跛不可以共履，宜远而不宜近之人也。若狎而玩之，是不可履而履焉。譬如虎尾，必有咥人之凶。武人为于大君，将来弄权误国，乱唐室天下，必武氏之女也。斯人现居宫中，大约面貌柔善，令人狎褻；心必阴恶，所谓庸违象恭者也。”太宗听奏，默然回宫。次日，迁武才人出宫为尼，令他皈依佛教，参学性理，自然慈悲应物，方便处事，明善恶报应之说，俾作良善女子。不料武曌身虽为尼，却与学士张昌宗、许敬宗苟合，并未持戒茹素。

过了一年，太宗又召李淳风，问以妖星之事。淳风奏曰：“妖星虽离禁中，但其形未化。万岁宜修德以禳之，切不可乱诛好人。”张昌宗恐又累及武曌，密奏曰：“武与伍字异而音同。镇北侯伍登，手握重权，素有伍娘子之称。近闻此人以交通突厥，有谋逆之意。万岁何不杀此人以杜后祸？况且上天垂象以示万岁，宜乘其未动而先灭之，免生后祸。”太宗即下诏伍登来京，诬以谋逆之罪，斩之于市。下诏曰：“如有保留伍登者，同逆拟罪。”是日，日色惨淡，大风乱吹，大臣疾首不敢言，国人共伤之。张昌宗奏曰：“谋逆之人，妻子同诛。”太宗点首，即差卫兵往雁门关，杀其全家。是夜，太宗入宫，怏悒不乐。次日，命收伍登尸首，以礼葬之，封其墓曰：“镇北侯伍登。”

再说谶于飞送了伍登起程，伍登以家事托之曰：“侄奉天子召进京，修藩臣之节，大约三四月可回。衙中一应事务，求叔父料理。”于飞唯唯而应。过了半月，于飞入内衙，对夫人曰：“公子伍烈，今年流年不利，我欲同他往五

台山进香，以免灾祸，大约数日可回。”夫人命军士数十人，护从于飞而行。到了五台山，重与靖松、大杲、介菴谈论，忽有雁门关中将军，差人报曰：“主将被诛，夫人与全家被杀。求师爷保公子远走勿回。”于飞即命从人散去，同公子伍烈民服而行。走回湖广，藏于大悟山中。后来于飞以女妻之，生三子，曰玉，曰琼，曰玖，皆显贵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表木兰闻伍登死于武氏之祸，伤感不已。闻于飞回，往见焉。问曰：“吾子受丧吾之托，北游数年，可谓信矣。既见五台山诸君，学必有进焉，弟子愿受教。”于飞曰：“子何好学之甚也。吾闻心易于陈氏之子矣。《易》曰：近取诸身，乾为首，坤为腹，震为足，艮为手是也。若内取诸心，圣人能行之而不言，陈氏之子能言之而不能行，子庶几勉之。夫圣人刚师不屈，其德配乾；利万物而不息，其德配坎；静而莫之能感，其德配艮；动而万物各遂其生，其德配震；气安而舒，天下顺之，其德配巽；虚而明不私照，其德配离；博厚配坤；滋万物而不姑息，其德配兑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此圣人之易也。夫物芸芸，各归复其根，象帝之先，此老氏之易也。寂然不动，无为无化，扰而不惊者，此释氏之易也。有诸内者形诸外，孝则必忠，故不欺，得乾之道也。慈则必让，故不争，得坎之道也。知耻者必廉，故不贪，得艮之道也。仁者必公，故不私，震之道也。弟者必和，故不怨，巽之道也。礼者必明，故不疑，离之道也。信者必宽，故不忧，坤之道也。义者必断，故不惧，兑之道也。”

木兰曰：“君子不患不及，而患太过。敢问太过之极若何？”于飞曰：“至孝近于儒，至忠近于愚，慈近于卑，让近于侮，谦近于贫，耻近于退，仁近于过，恭近于劳，弟近于柔，和近于流，礼近于乱，明近于暗，信近于执，宽近于扰，义近于杀，断近于猛，此太过之极也。若极而又极，则其品愈下，奸恶不可胜道矣。不偏不倚，惟圣者能之。”

木兰曰：“惧其太过而抑之，当如之何？”于飞曰：“孝宜敬，忠宜净，慈宜教，让宜严，廉宜守，耻宜强，仁宜勇，恭宜辨，弟宜执，和宜介，礼宜节，明宜浑，信宜权，宽宜理，义宜武，断宜文。”木兰曰：“圣人之道，一而已矣。若是乎，目之多欤？”于飞曰：“自理而言之，则曰一。一散而为万殊。自性而言之则曰虚，虚归于夫有。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夫圣人之心，静若太虚，何意、固、必、我之有？以吾言之，即绝字、毋字亦着不上。”木兰曰：“弟子闻之：至忠不容于国，至孝不容于家，清士不容于野，达人不容于世。吾是以忧之，吾子将何以教吾焉？”于飞曰：“惟忠也而后不容于国，孝也而后不容于家，清也而后不容于野，达也而后不容于世。吾是以乐吾之乐焉，吾将何以教子焉？”木兰再拜而退，再听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木兰三上陈情表 太宗建庙旌贤良

却说太宗自杀伍登之后，颇生退悔，遂疏斥张昌宗，不许在军机所行走。忽一夜梦一大鸚鵡，自天而下，日月对照。鸚鵡集于李树上，将李树花叶尽行披落。太宗召许敬宗，以梦告之。敬宗曰：“鸚鵡自天而下，又日月对照，披落李树花枝，将来乱唐室天下，定是武昭公主木兰也。李淳风言此女居于王宫，隐隐指出木兰是陛下受重之人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且卦辞云：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。曰眇，曰跛，是其外体不全，而能视能履，非真眇真跛可比。今若履虎尾而不惧，必有啣人之凶，将来为祸于子孙，窥窃神器，武人为于大君也。木兰女扮男妆，出征十二年，立十二功劳，非武人而谁哉？岂不知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陛下奈何学妇人之仁，而不究当前之祸？今元勋俱已老迈，后进之士志气清明，上下归心，有如木兰者乎！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料敌制胜，协和众心，战则必克，有如木兰者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涉猎三教经书、历代政治，默识心通，有如木兰者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敬宗不复语，太宗曰：“朕非不忌武昭公主，但爱之亲若骨肉，恶之视若仇(佳七佳)，恐非仁者所为。前日误杀伍登，文武大臣疾首寒心，朕非不知，岂可无罪而又杀木兰？”敬宗曰：“天有妖象，民有语言，武昭公主乱唐室天下，臣为万岁后代计耳。万岁恐臣民讥议，谀以美言，召至中途，毒杀之可也。令使臣诈称中风而死，夫谁得而知之？如木兰再不奉诏，加以抗旨之罪，命节度使尉迟宝林囚之来京。中途绝其饮食，说他惧罪而死，众口塞矣。”太宗大喜，命张昌宗召木兰。昌宗受了密旨，竟往湖广西陵而来不表。

再说李靖屡屡告老致仕，太宗留之不住，回山修道而去。尉迟恭辞回田庄，寿享八十五岁，无疾而终。皆因太宗庇护才人武曌，屈杀伍登之故。

再说张昌宗奉旨来至西陵，木兰排香接诏跪。旨云：

朕与后春秋鼎盛，后每念卿有公主之名，未见公主之面，即皇宫幼女等，皆倾心慕悦。公主守制，料已三年，诏书到日，易服成祥，随使臣来京，慎勿抗命。

木兰读罢，张昌宗施礼而言曰：“万岁视公主如亲骨肉，公主宜早作速进京，以慰圣意。”木兰曰：“前日尔逢君之恶，屈杀镇北侯，天下人人共怨，今欲诳我进京，在中途绝我性命。若不念尔受天子之命，斩尔佞臣，以泄伍登之愤。”吓得张昌宗不敢做声。木兰说罢，即入内室，连夜修起陈情表文，次日出来，喝曰：“张昌宗何在？”张昌宗连忙跪下：“启公主，奴才在这里。”木兰曰：“我这陈情表文，你赍之回朝，代我朝见圣上，道臣儿不肯进京，恐明彰君过。”木兰即望阙而拜曰：“父兮母兮，生我鞠我。乳哺劬劳，曷其有极。为今之故，尽了性命，身死心安，毋遗君患。窃窃孤忠，天人共

鉴。”木兰道罢，解衣露胸，手执宝剑，将胸骨破开，用手扯出心来，叫声：“张昌宗，看我赤心如日，岂肯行叛义之事？”吓得张昌宗叩头不止。须臾鲜血进尽，木兰气绝。金兰欲杀昌宗，铁冠止住曰：“若杀朝廷使臣，有伤木兰之忠。”执剑将木兰心割下来，盛入盒内，令张昌宗怀之进京。昌宗众人鼠窜而逃。花阿珍见木兰既死，附尸恸哭欲绝，回入房中，自缢而亡。铁冠道人同谏于飞葬木兰、阿珍于木兰山麓，二人就木兰山左白云洞中，炼性不出，不知所为。

一日，谏于飞割鸡卵款客。见青包黄外，黄外青中，黄中另有一光明小窍，奋然流涕。谓铁冠道人曰：“惜乎！木兰一死，吾道其穷矣乎？人但知鸡卵之形，可以象天地，而不知卵形如太极，其象在天地之先，混沌未开之时，中有金光，如卵之黄也。黄中小窍光明，如太极之根。渐而青气充足，其壳始坚。由卵而生鸡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与人相同，始为后天卦象。”于是二人相与作《道心说》。其文既成，思杨琰（廷臣之子）出仕武岗，为人重厚简默，堪为载道之器，遣人以文遗之。杨琰得书，焚香跪诵。其略云：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危微之辨，精一执中。谓遏欲可以革人心，善矣，而犹有未善也；谓诚意可以见道心，至矣，而犹有未至也。盖人心动于外，凭乎血肉之心；道心静于内，生乎自然之心。以在内自然之心，制在外血肉之心，则人心不待克而自克，道心不期明而自明矣。昔者颜子欲学圣人，始于人心上用功，则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时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及夫子诱之，归于道心，则曰：“如有所立卓尔，而向之弥高弥坚，在前在后者，恍然自失矣。老氏曰：以心观心，心外无道，琢磨人心之语也；以道观道，道外无心，安养道心之语也。不然，佛者曰：“外想不入，内想不出，非人心、道心之切要欤？盖心体本一也，而其用则有二焉。一之于内，而不二乎其外，道心得矣。二乎其外，忘乎其内，人心作矣。所以圣人画卦，离南坎北，震东兑西，而八卦之中，不着一笔。盖道心与太虚同体，无可着笔之处。故云：未画时先有易，须知无象是先天，岂浅鲜哉！庄子喻道心为何有之乡，故其言曰：嗜欲深者天机浅，尔其游心于淡，含气于漠，顺物自然，而毋容自私焉。庄子可谓知道之用也。惜乎以清虚为道源，以仁义为附赘，而不知仁即道心之体，虚即道心之用，未有仁而心犹有不虚者也，未有虚而心犹有不仁者也。惜乎庄子有圣人之智，而无圣人之才也。

杨琰看罢，再拜而起，日诵不休。晚有所得，于是镌之于石，置之南岳山中，以昭后世，永垂不朽。

再说张昌宗行至六七里到了驿旅河，将盒儿打开，取心向水中漂洗。心中之血，滴出如丝，顺水流百余丈不断（今木兰山有洗血河，山右有木兰潭）。张

昌宗每日早晚，对盒焚香再拜，方上马而行。到了长安，捧表献盒于天子。将木兰之事，细细奏明。太宗闻奏，发立汗下。启表细观，内云：

臣儿木兰，闻至孝之子，不忍忤亲之心，宁敢犯其色乎？至忠之臣，不忍视君之过，宁敢长其恶乎？然至孝而见疑，申生受骊姬之谤；至忠而获罪，周公歌鸛鹑之诗。说者谓天实为之，以成二子之忠孝，臣窃以为不然。盖申生之罪，可以死可以不死，周公之谤，可以辨可以不辨。迺者镇北侯伍登叛义仪诛，使伍登而果有是心也，肆其尸于市可也，奈何陛下旋杀之而封之？岂恶其生而爱其死欤？使伍登而无是心也，陛下虽荣其墓宅，未足以慰伍登之魂焉。臣则曰天实为之，以报伍登之隐微。盖伍登有可杀之理，而无可杀之罪；陛下有杀伍登之权，而无杀伍登之实案也。孟子曰：善战者服上刑。是善杀人者，人终杀之。然则伍登之死也，理有当然，事有必至者也。臣儿不幸亦善战，故臣之死，亦必如伍登之死也。嗟乎，伍登见疑于君上，在己已为非忠，复彰君之过失，于理尤为非顺。臣拊心自忆：向也服干戈而履异域，女道既已有乖；今也诣阙廷而受极刑，闺范殊为不雅。不若向赤日而矢赤心，傍亲莹而守亲训。方寸之物，对君上可以无惭；七尺之躯，依父母犹能无愧。昔日之爵禄可辞，今朝之白刃可蹈。陛下念臣立心忠孝，不能成忠孝之令名；尽性天道，不能获天道之荫庇；持身事父，不能全父母之遗形。天实为之。莫之致而至，命也，臣死复何恨！

太宗看武昭公主所奏，言言天理，字字良心，真性相感，自然泪下，哀痛不已。再将盒儿揭开，金光射目，一颗舍利子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。即命杜如晦、王珪持原盒赍回西陵合葬，谥武昭公主为贞德公主，题其坊曰：“忠孝勇烈”。又命崇其墓，须高百尺，周五百步。又诏地方官春秋隆以祭曲，封其弟金兰袭受侯爵。后来武则天在位，录封太宗所杀伍氏之后，差人掘李淳风之墓，不见其尸。荣封木兰朱氏之后，又赐号昭烈后，又赐金书。对联云：

人夸烈女心如石，我爱将军勇过男。

后来公主在木兰山，屡屡显圣，不可具述，至今香火不绝。后人诗叹曰

：

至孝由天性，知微勇即生。

当时传盛事，后代仰忠贞。

望月形初见，三秋气共清。

山与人俱永，亘古挹芳名。

又有诗赞曰：

木兰耸翠两峰青，降落真灵作女型。

竭力致身期尽性，闺中明德有余馨。

却说界牌关总兵朱明，闻木兰身死，解印回家，披孝守墓，三年不倦。一夕，梦花阿珍叫曰：“公主至矣。”朱明跪拜曰：“将军近日无恙否？”公主答曰：“吾已奏明上帝，保尔为值殿功曹，当与我同游上界。”次日，朱明告知妻子尹氏，无疾而终。

再说杨琰闻木兰已死，丧吾诸人亦皆去世，惟谶于飞、铁冠道人尚在。恐大道无传，即致仕回家，到白云洞中，谒见二公。于飞迎而谓曰：“子何来迟？”琰曰：“侄儿贪取仕进，尘心不净，读二位叔父所付道心之文，思往事如梦境，特回家听讲，祈二位叔父不吝斯道，以省侄儿之愚昧。”于飞曰：“子有疑则问，以共相启发耳。”琰问曰：“据叔父所云，一心分为二用，但不知人心、道心必如何，才分清界限？”于飞曰：“子静坐思之，觉一派妄念，千头万绪，总在心面上滚来滚去，这就名为欲界。尔于此时，任他纷纷乱乱，一心守住主人，久而久之，觉妄念灭尽，心内如如在在，又觉此心非心，竟是一个光明境界。于光明界内，又觉有一个主宰，不动不摇。古人云：外无私欲，内合天理，允执厥中者，此也。又云：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真。象帝之先，亦指此也。但此时虽云自见道心，切不可自谓有得，着一毫意念在内。若有意念，即为着了实相。古人云：外着实相，内心即乱；内着实相，真性不空。不空则真性不灵，真切实语也。”琰曰：“儒者之用心以诚，道家之用心以虚。诚则有主，虚则不窒，敢问二教同异之间，相去若何？”于飞曰：“圣人恐人用诚字太过，则近于固执，故继以明字；太上恐人用虚字太过，则无实际工夫，故继之以一字，其间并无同异之处。”琰又问曰：“道家云降龙伏虎，有是事乎？”于飞曰：“心灵如龙，念猛如虎，心静则龙降，念止则虎伏。”琰曰：“如何分先天、后天？”于飞曰：“心静念止是先天，心动念驰是后天。”琰曰：“佛家言性全是谈空，不知其中亦有实际工夫否？”铁冠道人曰：“大悟山焦周和尚得丧吾心法，贤侄何不去问于彼？”

杨琰即回家备礼，向大悟而来。焦周闻之，迎入方丈相见。礼毕，琰见焦周座间置《论语》一部，琰笑曰：“和尚念儒书何用？”周曰：“悟禅。”琰曰：“在何句上悟？”周曰：“在毋意、毋固、毋必、毋我上悟。”琰曰：“忍无而不无，若何？”周曰：“有若无。”琰曰：“若不有而有？”周曰：“空空如也。”琰拜曰：“吾师真不愧为丧吾徒弟。”是夜二人同榻而卧，次日五鼓，众和尚来撞钟擂鼓，焚香课诵。焦周起来，亦向经堂礼佛称扬。杨琰心中想道：不知焦周亦诵何经？急忙起来，轻步至焦周背后一看，却念的是《中庸》。琰问曰：“子念《中庸》何为？”周曰：“悟禅。”琰曰：“从何句起？”周曰：“天命之谓性起。”琰曰：“从何句终？”周曰：“无声无臭至矣。”琰曰：“《中庸》实际在何句？”周曰：“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”

”杨琰深为拜服曰：“吾欲延师于家，接谏于飞、张良贞同至合下，盘桓论道若何？”周曰：“吾亦欲会二公久矣。”遂欣然下山，四人相见，依长晚序坐，谈心数日。有时念及木兰、丧吾诸人，未免有一番伤感。

一日，琰问曰：“学道人以何字为先？”铁冠曰：“以我字为先。”琰曰：“我字左右皆戈，人心怀我字，则满腔皆是私念。又轻人自恃，正人君子不来亲附。若操戈而立，戕人自戕，不足有为。人能克除我字，则心公而直，公则不私，直则不屈，仁道近焉。叔父云以我字为先，是此意也。”铁冠曰：“此性学之论我字也。凡有命学，在性中立命，也要在我字推求出来，方是大学问。”杨琰静居七日，参悟不出，出见铁冠、于飞、焦周三人，同观太极图。杨琰大悟，向三人叩拜曰：“弟子闻命矣。我字中间一横象太极，二纵象两仪，四八象四象。仔细玩之，五行八卦皆备，斯其为我乎？”铁冠喜跃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谏于飞乃击桌而歌曰：

天地三才互相依，一身万法皆为备。
身中有个太极圈，圈中一点是性命。
总于心内自修持，千言万语说不尽。
涵养不睹不闻时，动静关中心常定。

铁冠道人乃歌曰：

不无不有正当中，潜修真性似潜龙。
养就明珠飞腾日，风云雷雨赞化工。
赞化工能显神通，接引众生出牢笼。
但教心地常清静，三乘妙法此为宗。

焦周和尚乃歌曰：

文佛心印偈三千，妙法无为亦无言。
性空何用持戒定，戒定只缘要心坚。
能于诸相不留心，更向何处问真诠。
真诠一句为君说，念头止尽是先天。

杨琰乃歌曰：

性天心地两无分，一体同参见月明。
月明只为光能照，静里乾坤别有春。
对镜不迷为炼性，炼性常如活死人。
此法空中有实相，黍珠一点是元神。

四人歌罢，彼此相赏，以后诗词，难于尽录。后来于飞八十四岁乃终，铁冠道人九十六岁而终，焦周一百二十岁而终，杨琰八十二岁而亡。人称“西陵四老”。本朝康熙年间，大悟山又出一僧，名冲元和尚。明心见性，说法度人

。先示归期，端坐而化，葬于素山寺后。木兰山出一计道人，能知过去未来，白日飞升。二公皆与四川巡抚姚公为密友。往来诗词，不必细载。

跋

淙生平敬慕协天圣帝，若天地、父母之无日不在心目间。凡遇灵迹，片语单词，珍若拱璧。兹得新降马祖所演《木兰奇女传》，并蒙赐诗寄示，因得与于是书校刊之役。世但传木兰代父从征一节，未能晰其颠末。历今千余年，非马祖文奎之笔，其孰能知之，而孰能传之？传则曷为例？以传奇俗说，不嫌于褻其体乎？曰：此马祖救世之苦心也。世人迷真逐妄，与谈经训典籍，辄欠伸视，日早暮不能耐，或更无从得书，与不能通其词句，则教泽有遗憾焉。兹导以传奇俗说，而实以忠孝勇烈。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，相与街谈巷说，皆令惊心动魄，而激发其志气。有感喟欷歔，而相继以泣者。其为书探原天人性命之理，剖示鬼神幽冥之故，贯通三教玄微之旨，旁及术数修炼家言、外道妖邪之术，总显出一忠孝勇烈之奇事，以引人于道。盖其用意至深远矣！

伏惟圣帝忠义参天，为千古第一奇人。陈承祚《三国志》，只传其略，后得王实甫《三国演义》，补葺封金秉烛等，读者勃勃有生气。顽廉懦立之效，捷于风草。世儒漫以不见正史为毁，史家剪裁以示体要，势难备载，见闻亦不无阙略。若但据正史，挥斥一切，书之得存焉者寡矣！人之不幸而泯没者多矣，岂可训乎？予久欲着论驳正而未果，心怦怦不能释。若乃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以成奇节，今得星官之灵，着为奇书。又得忠义参天之第一奇人，以为之序，龙与稗官野史不同。则是书诚足以信今传后。而木兰将军忠孝勇烈之气，千载如生。非独为闺阁之英奇，实足以愧须眉而作其振奋也已。是为跋。

大清道光七年小阳月上浣之吉淦川周汇淙敬撰